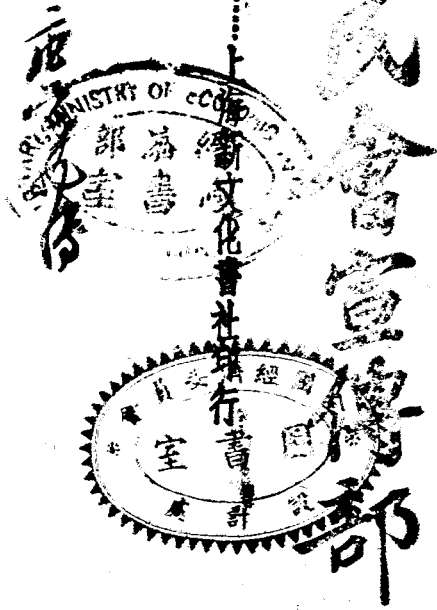


本國文學史



4810
3105

舊序重備憶 實善新編
人琴澹榮弟 爰斯文杜
又目今 乙丑春日 汪允聖 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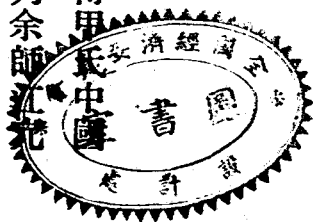


本國文學史

緒言

甲子冬。上海新文化書社經理囑余編本國文學史。並以林傳甲文學史授余參考。余以時間倉卒。不能應允。及見林製敘文。乃余師江兆虎博士手筆。次日見江師。告以輯書事。江師謂林製甚佳。惜作于清時。多與現代潮流不合。盍加筆削。重刊問世。未嘗不可。余然其言。因以林製爲藍本。而作是編。

編者識



本國文學史目錄

緒言

第一章 文字學之變遷及文藝之概論

第一節 論未有書契以前之世界

第二節 論書契創造之艱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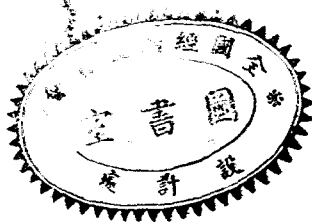
第三節 論書契開物成務之益

第四節 論五帝三王之世古文之變遷

第五節 古文藉許書而存

第六節 六書之名義區別

第七節 六書之次第



第八節 古文籀文之變遷

第九節 籀文以後之變遷

第十節 大篆小篆之變遷

第十一節 傳說文之統系

第十二節 篆隸之變遷

第十三節 篆隸與八分之區別

第十四節 隸草之變遷

第十五節 北朝南朝文字之變遷

第十六節 唐以後正書之變遷

第十七節 文藝之發生

第十八節 詩歌爲最早之文藝

第十九節 詩歌之發展

第二十節 小說之發展

第二十一節 戲劇之發展

第二章 古今音韻之變遷

第一節 羣經音韻

第二節 周秦諸子音韻

第三節 漢魏音韻

第四節 六朝音韻

第五節 經典釋文音韻

第六節 廣韻

第七節 唐韻

第八節 集韻

第九節 宋禮部韻

第十節 平水韻

第十一節 翻切

第十二節 字母

第十三節 雙聲

第十四節 六朝反語

第十五節 三合音

第十六節 東西各國字母

第十七節 宋元明諸家音韻之學

第十八節 清代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諸家音韻之學

第三章 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

第一節 虞夏商周名義訓詁之變遷

第二節 列國風詩名義訓詁之變遷

第三節 春秋戰國名義訓詁之變遷

第四節 爾雅兼收周秦諸子之名義訓詁

第五節 方言之訓詁名義變遷最繁

第六節 釋名攷經籍名義可據

第七節 廣雅萃集漢儒箋註名義訓詁

第八節 唐顏師古匡謬正俗

第九節 南唐徐鉉說文新附字

第十節 陸佃埤雅之名義

第十一節 朱子究心名義訓詁之據

第十二節 宋儒名義訓詁之疏密

第十三節 駢雅之潤色詞章

第四章 以治化爲文以詞章爲文說

第一節 皇古治化無徵不信

第二節 唐虞治化之文

第三節 夏后氏治化之文

第四節 殷商治化之文

第五節 幽歧治化之文

第六節 文武治化之文

第七節 秦始皇治化之文

第八節 漢以後治化詞章之分

第九節 六朝詞章之濫

第十節 唐人以詞章爲治化

第十一節 五代之治化所在

第十二節 遼金治化之文不同

第十三節 宋元治化之廣狹詞章之工拙

第十四節 明人之治化詞章誤於帖括

第五章 羣經文體

第一節 經籍爲經國經世之治體

第二節 周易言象數之體

第三節 周易文言之體

第四節 周易支流之別體

第五節 尙書今古文辨體

第六節 尙書家爲古史正體

第七節 禹貢輟地志之體

第八節 洪範爲經史之別體

第九節 詩序之體

第十節 三百篇說略

第十一節 淫詩辨正

第十二節 周官爲會典之古體

第十三節 儀禮爲家禮之古體

第十四節 禮記勅叢書之體

第十五節 春秋勑編年之體

第十六節 三傳辨體

第十七節 經學隨時而變體

第六章 周秦傳記雜史文體

第一節 逸周書爲別史勑體

第二節 大戴禮爲傳記文體

第三節 國語創戴記之體

第四節 國策兼兵家縱橫家輿地家諸體

第五節 世本創族譜之體

第六節 竹書紀年仿春秋之體

第七節 山海經與禹貢文體異同

第八節 穆天子傳非本紀體

第九節 七經緯文體之大略

第十節 神農本草創植物學文體

第十一節 黃帝素問靈樞創生理學心理學文體

第十二節 司馬法創兵志之體

第十三節 家語與論語文體之異同

第十四節 孔叢子創世家之體

第十五節 晏子春秋創諫疏奏議之體

第十六節 呂氏春秋創官局修書之體

第十七節 漢以來傳記述周秦古事之體

第七章 周秦諸子文體

- 第一節 管子勑法學通論之文體
- 第二節 孫子勑兵法家測量火攻各法文體
- 第三節 吳子文體見儒家尙武之精神
- 第四節 九章算術文體之整潔
- 第五節 墨子發明科學新理之文體
- 第六節 老子創哲學家衛生家之文體
- 第七節 莊子文體真僞工拙之異同
- 第八節 列子創中國佛教之文體
- 第九節 文子之文體冗雜
- 第十節 商君書創變法條陳之文體
- 第十一節 韓非子創刑律之文體

第十二節 公孫龍子叔辨學之文體

第十三節 鬼谷子創交涉之文體

第十四節 鶡冠子不立宗派家之文體

第十五節 諸子僞書文體之近於古者

第十六節 諸子佚文由近人輯錄之體

第八章 史記漢書三國志四史文體

第一節 史記爲經天緯地之文

第二節 史記通六經自成一家之文體

第三節 史記本紀世家文體之辨

第四節 史記世家列傳文體之辨

第五節 史記十表創統計學之文體

- 第六節 史記列傳文體之奇特
- 第七節 褚少孫裴駟司馬貞張守節諸家增補史記文體
- 第八節 歸震川評點史記之文體
- 第九節 漢家做史記之文體
- 第十節 漢書地理志之文體
- 第十一節 漢書藝文志之文體
- 第十二節 漢書西域傳文體
- 第十三節 班昭續成漢書八表并天文志之文體
- 第十四節 後漢書紀傳後附論贊之文體
- 第十五節 司馬彪續漢書志之文體
- 第十六節 三國志文體之規例及正統所在

第十七節 裴松之注三國志之叛例

第九章 諸史文體

第一節 晉書文體爲史官奉勅纂輯之始

第二節 宋書文體皆因前人之作

第三節 南齊書文體多諛辭

第四節 梁書陳書文體成一家之言

第五節 魏書文體惟官氏志最要

第六節 北齊書文體自成一家規模獨隘

第七節 北周書文體欲復古而未能

第八節 隋書文體明備十志尤稱精審

第九節 南北史仿史記紀傳之文體

第十節 新舊唐書文體之異同

第十一節 舊五代史文體仿三國志新五代史文體仿史記

第十二節 宋史文體之繁舛

第十三節 遼史文體之簡要

第十四節 金史文體中交聘表最善

第十五節 元史文體多疎舛

第十六節 明史文體多不實

第十七節 編年文體溫公通鑑似左氏朱子綱目似公穀

第十八節 三通文體之異同

第十章 漢魏文體

第一節 賈山至言爲奏議之特體

第二節 賈誼治安策爲陳政事疏之文體

第三節 鼂錯言備邊諸書文體近似管子孫武子

第四節 枚乘七發與諫吳王書文體略同

第五節 董仲舒明經術文體爲策對正宗

第六節 淮南子文體似呂覽

第七節 漢武帝時文學之盛

第八節 漢宣帝時書疏之文體

第九節 元成哀平之文體匡衡劉向劉歆揚雄爲大宗

第十節 光武君臣長於交涉之文體是以中興

第十一節 明章以後之文體

第十二節 張衡天象賦兩京賦文體之鴻博

第十三節 馬融鄭康成經學家之文體

第十四節 漢末黨錮諸賢之文體

第十五節 蔡邕中郎集多碑誌爲諛墓之始

第十六節 曹魏父子兄弟及建安七子之文體

第十七節 諸葛武侯出師表之文體

第十八節 孫吳文體質實非晉宋以後可及

第十一章 南北朝至隋文體

第一節 西晉統壹蜀吳之文體

第二節 東晉播遷江左之文體

第三節 五胡仿中國之文體之關係

第四節 晉徵士陶潛文體之澹遠

第五節 蘇蕙、胡迴文之體

第六節 南朝宋室顏、謝、鮑三家之文體

第七節 南齊永明體之纖麗、祖冲之之精實

第八節 蕭梁諸帝皆能文

第九節 昭明文選、勅總集之體

第十節 劉勰文心雕龍、勅論文之體

第十一節 鍾嶸詩品、勅詩話之文體

第十二節 蕭梁文士之盛、文體之綽

第十三節 徐陵玉臺新詠、勅詩選之體

第十四節 北魏文體近於樸質

第十五節 北齊文體顏之推出、入釋家

第十六節 北周蘇綽六條詔書文體之復古

第十七節 隋李諤論文體書之復古

第十八節 隋王通中說之文體

第十二章 唐宋至今文體

第一節 總論古文之體裁名義

第二節 唐宋八家文體之區別

第三節 唐初元結獨孤及諸家始復古體

第四節 韓昌黎文體爲唐以後所宗

第五節 柳子厚文體與昌黎異同

第六節 韓門張籍李翱皇甫湜文體

第七節 杜牧文體爲宋之蘇氏先導

第八節 五代文體似南北朝而不工

第九節 宋人起五代之衰柳開王禹偁穆修諸家文體

第十節 宋文以歐陽修爲大宗

第十一節 蘇氏父子兄弟文體同異

第十二節 王安石曾鞏之文體

第十三節 北宋道學家文體亦異於語錄

第十四節 南宋文體宗澤岳飛陳亮文天祥謝枋得之忠憤

第十五節 遼金文體至元好問大備

第十六節 元人文體孱弱

第十七節 明人文體屢變宋濂楊榮李夢陽歸有光之異同

第十八節 清代古文之流別

第十九節 民國之文學革命

第十三章 駢散古今分之漸

第一節 唐虞之文駢散之祖

第二節 有夏氏駢散相合之文

第三節 殷商氏駢散相合之文

第四節 周初駢散相合之文

第五節 逸周書駢散相合之文

第六節 周牌駢散相合之文

第七節 左傳駢散相合之文

第八節 國語駢散相合之文

第九節 戰國策駢散相合之文

第十節 孔孟荀諸子皆駢散相合之文

第十一節 老莊列諸子皆駢散相合之文

第十二節 管晏諸子駢散相合之文

第十三節 孫吳諸子駢散相合之文

第十四節 墨子駢散相合之文

第十五節 韓非子剏連珠之體

第十六節 屈宋騷賦皆駢散相合之文

第十七節 呂氏春秋駢散相合之遷

第十八節 李斯駢散相合之文

第十四章 駢文又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之別

第一節 總論四體之區

- 第二節 漢之駢體至司馬相如而大備
- 第三節 楊雄仿司馬相如之駢體而益博
- 第四節 後漢班固張衡之駢體
- 第五節 後漢蔡邕之駢體
- 第六節 潘勗冊魏公九錫文之體
- 第七節 魏曹植之駢體
- 第八節 六朝駢體之正變
- 第九節 徐庾集駢體之大成
- 第十節 唐初四傑之駢體
- 第十一節 燕許大手筆之駢體
- 第十二節 李杜二詩人之駢體

第十三節 陸宣公奏議爲駢體最有用者

第十四節 元白溫李之駢體

第十五節 宋初西崑駢體步趨晚唐及北宋諸家異同

第十六節 南宋駢體汪藻洪适陸遊李劉諸家之異同

第十七節 元明以來四六體之日卑

第十八節 清代駢文之盛及民國駢文之廢

本國文學史

第一章 文字學之變遷及文藝之概論

第一節 論未有書契以前之世界

乾坤肇奠。萬彙渾噩。人羣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故有屯盈之象。而蒙昧者未闢。需用者亦弗備也。羲皇而後。社會進化。凡後世民生日用之器。皆具物型。方其初飲食衣裳網罟耒耜宮室舟車。皆未之備。以今日文明之民。置身其間。不能一日安處。不但書契一端。尤爲闕典也。惟人爲萬物之靈。有聖者出。制器尙象。始由草昧進於文明。數千年來。仍日進而不已焉。野人可進而爲君子。夷狄可進而爲中國。皆書契以後之世宙也。

第二節 論書契創造之艱難



伏羲氏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合自然之象。以類萬物之情。今觀八卦。有衡畫而無縱畫。制作簡質。欲象形而未能。乾天坤地。艮山兌澤。震雷巽風。坎水離火。僅舉天地萬物之著者而畫之而已。象數之理。後人愈推而愈密。聖人制作之初。未能精備也。易之爲道。變化無方。非一成而不可易也。結繩書契之制。不可盡考。孫星衍周易集疏引鄭康成曰。結繩者。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又引鄭氏曰。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蓋結繩記事。猶不足昭符信。書契則刻於木邊。各持其一。可分可合。後世券約執照之類。皆有騎縫號印。以備存根。內而政府。外而商務。皆遵用之。則古制之善者。雖數萬里外必相同。雖數萬年後必不廢。今之苗民。尙有鐵箸烙成文字之券。古制可考也。

第三節 論書契開物成務之益

書契以前無徵不信。故太史公史記託始於黃帝。許慎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官以乂。萬民以察。蓋取諸夫。夫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明教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書契旣成。中國文明。遂造端於黃帝之世。如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著調歷。風后制握奇陳法。榮爰鑄鐘。大容作雲門大卷之樂。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揮作弓。夷牟作矢。共鼓化狐爲舟楫。邑夷作車。岐伯作內經。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處方餌。其元妃西陵氏女嫫祖教民蠶。古籍雖不足盡信。然斯時之社會。確已日進於文明矣。

第四節 論五帝三王之世古文之變遷

許叔重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由此觀之。古文不盡由倉頡作也。晉衛恆四體書勢云。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與許說異。韋續字源言包犧氏獲景龍之瑞。作龍書。少昊金天氏以鳥紀官。作鸞鳳書。神農因上黨生嘉禾八穗。作穗書。黃帝因卿雲見。作雲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夏后作鐘鼎書。皆隨所見而製者也。墨池編言務光辭湯禪。爲雉葉文。古今篆隸云。周文王因赤雁脚書。武王因丹鳥入室。作鳥書。又因白魚之慶。作魚書。日人中國文學史。卽據此以爲中國文字之起源。考孝經援神契言三皇無書。字源所言。多未可信。今考宋薛尚功之

鐘鼎款識。其商鼎一類。多與周鼎之文異。則謂五帝三王之世。其文不變。亦不足信矣。特其變遷之跡。世遠年湮。而無古籍可考耳。叔重言字如孳乳而寔多。則其上下數千年間。古文亦由漸而增矣。

第五節 古文藉許書而存

說文言古文者。謂倉頡所作古文也。先小篆而後古籀者。尊漢制也。以小篆爲質。兼錄古文籀文。所謂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則小籀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則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一二三之本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弋式式也。蓋所謂古文而異者。當謂之古文奇字。此金壇段氏之說。愚按古文而異者。當爲倉頡造字以後之變遷也。

第六節 書之名義區別

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故曰六書。許叔重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意言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記事，令長是也。段氏謂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而字形盡於此矣。字各有音，而聲音盡乎此矣。有轉注假借，而字義盡乎此矣。異字同義曰轉注，異義同字曰假借。有轉注而百字可一義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數義也。鄭衆注六書象形本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其次第未可考。是以舍鄭而從許焉。

第七節 六書之次第

漢書藝文志小學家，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爲造字之本也。其

次第與許書小異。象事卽指事也。象意卽會意也。象聲卽形聲也。鄭樵通志曰：六書以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此數語言次第最明晰。疑周禮保氏鄭注，或係後人所倒亂。見王筠說文釋例。通志曰：獨體爲文，合體爲字。象形指事，皆獨體也。會意形聲，皆合體也。四者爲經，造字之本也。轉注假借，二者爲緯，用字之法也。漢志以六書爲造字之本，惟叙六書之次第較之許氏爲便也。西洋以埃及爲最古，其古文皆象形，字有蟲魚馬牛之象，其國之金字塔石柱至今猶存，美洲墨西哥亦有象形文字，張南皮以爲華人所立，蓋象形爲造字之權輿，固中外之所同也。

第八節 古文籀文之變遷

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其文與古文或異。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公作大篆十五篇，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

童之書。然則其姓不詳。紀傳中蓋史官不言姓。猶孔子之稱史魚。後人之稱史遷。皆不言姓也。史籀大篆。其文與古文異者。詳於許氏十四篇之中。其已改者。許氏別之曰籀文。其未改者。仍曰古文。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作。蓋史篇以官名。猶籀文以人名耳。許書引史篇者三。爽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甸下云。史篇讀與岳同。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知。則大篆之下。兼有解說。自漢以後。亡佚幾盡。許氏所謂籀文九千字者。其遺文只此數語耳。

第九節 籀文以後之變遷

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周政不綱。諸侯皆去其籍。不至秦始皇而始焚書也。中庸孔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列國皆以大篆爲通行之字。未嘗變也。七

國時秦孝公趙武靈王皆變亂先王之法制。許氏所謂田疇易晦。車涂易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今攷六國異聲異形之字。不傳於後世者。國滅而文字隨之也。古之渤海西夏皆創字。不傳今波蘭字亦滅。漢興。言論語者。有齊魯之異。春秋傳左氏楚人。其書皆楚人之辭。公羊氏齊人。其書皆齊人之辭。鄭樵所謂一家之言也。後世六經諸子中。往往有字形音讀與說文異。且說文所謂收者。大抵皆六國遺文。楊雄因攷輶軒之方言。多識奇字。蓋六國之書。就大篆而損益之。非離六書而自造一體也。

第十節 大篆小篆之變遷

秦始皇并六國。大一統。凡六國法制異於秦者。皆更之。則六國文字異於秦者。亦罷之矣。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書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古文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秦人得天下。以

秦文同天下之文。其損益舊制。亦猶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也。今以大篆小篆。比而觀之。籀文繁而小篆簡。人情孰不憚繁重而趨簡易乎。史籀較古文已簡易。小篆則更簡易矣。治六經者。皆究大小篆而已。未有上溯蝌蚪鐘鼎者。蓋好古者學之。非必人人學之也。

第十一節 傳說文之統系

說文秦上以後。鄭康成注三禮。各引一事。建初中。曹喜邯鄲淳韋誕。皆以篆法授受。吳嚴陵字曼才。好說文。晉愷令呂忱上字林六卷。附託許慎說文。見法書要錄。後魏江式之論書表。梁黃門侍郎顧野王撰玉篇。陳書稱蟲篆奇字無所不通。亦有得於許氏也。唐之李陽冰善小篆。上與李斯齊名。謂之筆虎。蓋唐以說文立博士。習之者多也。林罕謂文中之古籀。爲呂忱所增。其說未是。宋則有郭忠恕之汗簡佩觿。夏竦之古文四聲韻。張有

之復古編。鄭樵之六書略。戴侗之六書。故其大旨皆不違於許氏。其間傳述之功。則以南唐二徐爲最。楚金之繫傳。鼎臣之校理。世所謂大徐小徐也。元明以來。訓詁之學漸微。則語錄性理間之也。元之楊恆劉泰戴侗周伯琦舒天民。明之趙古則楊慎陸深朱謀瑋張位。所說轉注。言人人殊。不可毛舉。近人臧氏禮堂著說文引經攷。嚴氏可均說文天算攷。說文聲類。皆有專門獨到之功。孫氏星衍攷三體石經。校倉頡篇。皆以許書爲根據。段氏玉裁注說文解字。竭數十年之力爲之。精實通博。非前之傳說文者可及。雖紐氏樹王。訂其誼例。鄒氏伯奇。作札記糾其牴牾。而段氏之書。終爲治說文者所重也。桂氏複說文義證。微引羣言。不加斷制。致後人有類書之譏。王氏筠說文釋例。條舉許氏原書所稱引而部分之。便於學者。及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出。幾欲畢智竭精。使後不可加矣。憶乾嘉諸老。如錢

氏玷病廢後。猶左手作篆。江氏聲生平筆札。皆用篆書。其篤好非常人所及。夫古人小學之一。今人皓首或未能窮焉。則時代限之也。茲篇述變遷大意。其各家要旨。俟經學說文學專科詳之。

第十二節 篆隸之變遷

秦始皇禁挾書。不禁識字。勢不可也。既用小篆。而用於奏事及刻石告功。復作隸書以施之。徒隸者。豈欲開通黔首之智慧哉。亦勢不能不變也。古者天子治畿內。環四方所至。皆五百里。文告易通。字雖繁重。猶可用也。秦并天下。賦役獄訟。文牘繁興。則不得不以隸人佐書。隸人但求記事。不得不日趨簡易。下杜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曰隸書。爲秦書八體之一焉。漢人碑刻石經所用之字。謂之漢隸。婁機撰漢隸字源。王念孫撰漢隸拾遺。所以別於秦隸。

也。鍾王變體。謂之今隸。遂合秦漢而稱古隸焉。今隸卽今日楷書之元胎也。庾元威創散隸。謂以散筆作隸書也。後世徒隸。益務簡易。公牘文字。俗體日滋。如準作准。驗作驗之類。吾不知其變遷所極也。

第十三節 篆隸與八分之區別

秦之八體。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蟲書。曰摹印。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獨未言八分。歐陽修遂以八分當隸書。紀曉嵐據梁肩吾之書品辨云。謂庾氏云隸書。卽今時正書。梁之正書。卽今之楷書也。唐六典及張懷瓘書斷上卷。列八分於籀篆之後。隸書之前。則八分豈遂爲篆隸變遷之樞紐乎。何許慎說文略而不言也。書斷言秦始皇見王次仲文簡略應急。甚善。遣使召之。於時代未合。唐唐元度論十體事。謂後漢帝時上谷王次仲作八分楷法。則與程邈隸書有別。而晉書衛恆四體書勢。則言王次仲始作

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又言梁鵠謂邯鄲淳謂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宏法也。此說出於晉書。且在書斷之前。宜其可信。則八分之法。更在漢隸之後。古籀之法。變遷已盡。詎可駕於秦隸之上乎。如謂隸書卽正書。則八分卽可謂楷法乎。是以仍從說文序目爲次。退入分附隸書之後。庶幾篆隸變遷之迹可攷焉。

第十四節 隸草之變遷

許書言秦初有隸書。又言漢興有草書。草書者。又隸書之變也。漢趙壹曰。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爲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也。晉衛恆四體書勢。亦云不知作者姓名。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

巧。又言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得其法也。

第十五節 北朝南朝文字之變遷

魏鍾繇。晉衛瓘。乘古篆之衰歇。漢隸之式微。由草書行書變而近於正書。當典午統壹。吳蜀時。文教固儼然定於一也。永嘉一亂。南北隔闕。南朝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及智永。虞世南。衍爲南派。北朝則索靖。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葛衍爲北派。唐初歐陽詢。褚遂良。其源亦出於北派。南派幾不顯。及太宗善王羲之書法。南派顯而北又微矣。趙宋閣帖盛行。北派愈微。惟集古錄論南北書。言南朝士氣卑弱。書法以清媚。

爲佳。北朝碑誌之文辭淺鄙，又多言浮屠，其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耳。蓋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也。賤牘繁而減筆多，復古愈難。北朝拘謹拙陋，而古味盎然。近人書法，競尙北魏，亦風氣爲之也。

第十六節 唐以後正書之變遷

東坡論唐六家書，永禪師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散，歐陽率更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褚河南書清遠蕭灑，微雜隸體。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爲神逸。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東坡於唐代書法變遷之跡，論之最精。而武墨劉夔等私意造作之字，則置而不論也。北宋書家，東坡及黃山谷米襄陽，大抵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或詆其稜角怒張，則失之過。蔡襄李時

雍亦有聲於世。宣和時徽宗留意書法。得杜唐稽一人。書法不傳。高宗南渡。不力圖恢復。乃作評書之文。爲翰墨志。玩物而已。大旨所宗。惟在義獻。彼何不援羲之之言曰。區區江左。固以寒心乎。其後裔趙孟頫。遂覩面仕元。所書御服諸碑。頌揚大元盛德。不自知其數典忘祖矣。攷文字之變遷。亦興亡之大鑑戒乎。附注正書以後變遷最異者爲洪武體或謂之宋字之者少碑版亦無用之者僅爲手民專家之學也

第十七節 文藝之發生

達爾文進化論。謂人猿同祖。莊周謂馬生人。吾人可信人由下級動物進化而來。而廣義之文藝於下級動物已具有之矣。蓋文藝由感覺而生。動物或因求偶而和鳴。或因受刺激而悲鳴。此種鳴聲。卽含文藝之意味。再進而言之。則文藝發生在于初民時代。當時人民或因飽腹嬉游。感自然

之美麗。卽發讚歎歌慕之聲音。或因飲食男女欲望之不足。卽發悲哀婉轉之聲音。均自然和諧。可以感人。引起同情。此文藝之起源也。又進而言之。自文字製造後。人類感樂慰苦所發之聲音。得由文字表之。至此而完全之文藝發生矣。今之論文學者。大都以文藝爲文學。余雖不欲文學範圍有如是之狹。然亦不非難之。蓋學術分類。愈分愈狹。研究者易於着手。本編既搜羅甚廣。故將文藝之變遷置於文字學之變遷之後。特重文藝之意耳。

第十八節 詩歌爲最早之文藝

萬物多情。求其友聲。以已聲求友聲。則詩歌起焉。我國庖犧畫八卦。制樂器。立樂名。故歌曲之興。必于邃古。卜子夏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

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朱熹詩集傳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夫樂由于詩而制，伏羲之扶來，神農之扶持，祝融之屬續，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故詩歌於伏羲時已有矣。又最早之詩歌爲斷竹，其辭曰：斷竹，斷竹，飛土逐突。劉彥和以此歌作於黃帝時，今審其辭意，則知其爲開民時代之作也。然則詩歌爲文藝之最早者，不亦宜乎。

第十九節 詩歌之發展

唐虞時代，典章文物，均有可考。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自知唐虞之史爲信史也。唐堯有大唐之歌，虞舜追南風之詩。虞書帝庸作歌，皋陶賡歌，舜作

卿雲歌。夏后氏時有塗山氏之歌。桀時羣臣見一鼓牛飲者三千人。相持作歌。商之盤銘。桑林禱辭。周之採薇歌。麥秀歌。要之體裁皆無大差別。孔子刪詩。北方之詩歌集大成。屈原創離騷。南方之詩歌別成一體。後項羽垓下之歌。劉季豐沛之歌。皆英雄之傑作。漢立樂府。歌詠雜興。河梁贈答。傳爲五言之始。實則古詩十九首已爲先聲矣。東方生七言之作。今已不傳。而後人多以柏梁詩爲七言之祖。未必盡然。迄至沈約以四聲製韻。而永明體以興。有唐一代。古今詩格成立。而詞之濫觴。當推李白之憶秦娥。菩薩蠻。及張志和之漁歌子。爲古樂府流衍而來。至宋可云造極。元人之曲。爲詞流衍而來。當時所稱雜劇是也。由元至清。詩歌無大變化。民國文學革命。胡適之嘗試集出。而詩歌變爲白話體矣。

第二十節 小說之發展

小說之名。見于劉歆七略。張衡謂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然藝文志所載。出于戰國。若伊尹鬻子等說。故小說之名始於漢。其實則列子莊子孟子等書。均有寓言小說矣。漢之小說。可分爲二派。曰雜記類。如西京雜記。漢武故事等書。曰誌豔類。如教坊記。雜事秘辛等是。自漢以後。神話大盛。如拾遺記。搜神記。搜神後記。續齊諧記。北齊還冤志等書。均荒唐之談。鬼說怪小說。唐代小說。除神話外。有談社會者。如芝田錄。唐語林。有談義俠者。如虬髯客傳。英雄傳。小說已云進步。五代雖亂離之世。然亦能保存漢唐之流風。宋人詞爲特長。而小說別無發展。元代小說分章回敘述。最膾炙人口者。施耐菴之水滸傳。羅貫中之三國演義。然胡應麟詆之爲鄙俚。謝肇淛斥爲士君子所不道。何其迂也。其外有邱處機之西遊記。王弇洲之金瓶梅。合水滸三國演義爲四大奇書。惟金瓶梅描寫獸慾太甚。至全書精

采處反爲所掩。明代小說衰落，無足記載。清代小說復興，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敏齋之儒林外史、蒲留仙之聊齋志異、袁子才之子不語，其外有鏡花緣、花月痕、官場現形記，均有名之作品也。至民國文學革命後，西方文學傳入中國，小說之繁多實爲空前，可謂又開一新紀元矣。

第二十一節 戲劇之發展

樂府一變而爲詞，詞再轉而爲曲。元之戲曲，卽爲雜劇。劇之起源甚早，當在上古。上古有巫，巫爲歌舞以樂神。商伊尹有巫風之戒，周時頰谷之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楚伶優孟扮楚相孫叔敖，楚王見而大惑。戲劇之萌芽已可考矣。漢有俳優，用以樂人。自漢以後，俳優則間演故事。若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始於北齊。至唐而所謂歌舞戲者，始多概見。宋代劇戲發達，趙令時作商調鼓子調，然無演白。金有絃索調，然彈唱不易。董

解元作西廂。較鼓子調而有白矣。彈詞之名亦於此始。曲有南北二種。元金入中國。所用胡樂。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卽北派也。王應稍後變新體。號爲南曲。元集戲曲之大成。元曲百種。風行于今世。明代湯若士之四夢。清代蔣士銓之九種曲。李笠翁之十種曲。均劇本之佳者也。今也西方戲劇傳入。譯述創作。均紛紛爭鳴於海內矣。

第二章 古今音韻之變遷

第一節 羣經音韻

生民之初。必先有聲音而後有語言。有語言而後有文字。詩歌之作。應在書契以前。但求其音之叶。不求其文之工也。尙書非有韻之文也。變之典樂。依永和聲。其音韻之始乎。皋陶賡歌。明良康喜起熙之詞。皆韻文也。商周風雅頌存於今者。蓋二百篇。作詩者雖未必檢韻以求叶。然攷古音者。

惟據古詩及有韻之文，足以互證。易彖辭如初筮告再三瀆之類，蓋屋沃古通也。爻辭如需于血，出自穴，皆在屑韻。長子帥師，弟子輿尸，皆在支韻。則古今所同也。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求燥同韻，與箕子麥秀歌相同，則古今迥異也。曲禮首章，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思辭哉，同韻。其餘韻文散見於禮經之中者，則不可枚舉矣。儀禮士冠禮婚禮之醮詞，考工記之梓人祭侯辭，栗氏量銘，皆有韻之文也。春秋左傳中之箴辭童謠，輿誦諺語，亦有韻之文也。故近世考古韻者，取羣經有韻之文，折衷於毛詩，而後諦煌以上之元音，乃復顯於世，蓋經專門之業也，不以古音讀古書，於古義究多扞格處也。

第二節 周秦諸子音韻

楊升菴古音略例，取易詩禮楚辭老莊荀管諸子有韻之文，標爲略例，頗

得古韻要領。至於老子朝甚除。日甚蕪。倉甚虛。脈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慎據韓非解老篇。改夸爲竽。謂竽字方與餘字叶。柳子厚詩仍押盜夸。均誤。今考說文。夸從子。大聲。則夸之本音。不作枯瓜切。明矣。莊子。鸞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慎讀誅爲之由切。不知彙之古音。胡正與誅爲韻也。荀子。第二十六篇曰。賦。有禮賦。知雲賦。蠶賦。箴賦。鼎。立於風。騷之囿。爲有韻文之大宗。管子。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語。最傳誦於人口者。亦因有韻而便記憶也。升菴遠謫滇南籍。搜剔古書自娛。近代音韻。鉅子繼起。楊氏之書式微矣。創始之功。蓋不可沒。今人厭薄舊學。於音韻之繁難者。尤不暇究心。然攷古音變遷之大略。固治國學者所當務也。

第三節 漢魏音韻

漢高皇大風之歌。漢武帝秋風之辭。以及魏武帝橫槊賦詩所用之韻。皆

與今韻爲近。非若三代以上之音。佶屈聱牙也。漢文選古文苑之詩賦。及箴銘頌讚之屬。其有韻之文。多於羣經諸子。有焦氏易林之數。全書用韻尤多。故考證漢韻。較考證經韻尤易。惜唐人自撰唐韻。漢人未嘗自撰漢韻也。周秦以前之古音。惟漢儒能解。而漢人之古音。惟近代經師能解。因漢魏以考周秦。如重譯然。如郵路然。漢魏音韻既古。故漢魏之文。音節亦古。非六朝八家之所能及也。凡將急就。漢人小學書皆韻文。今日古意猶未盡失也。

第四節 六朝音韻

魏晉間李登作聲類。雖以聲分類。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未嘗謂之韻也。陸機文賦曰。采千載之遺韻。蓋韻由晉人采集而成。東晉呂忱之弟呂靜始爲韻書。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至宋周彥倫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齊

梁之際。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爲文善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世呼爲永明體。蓋約與王謝詞華高瞻。足以提倡一世。然合於當時之聲調。及江左之方言。未嘗通諸古訓。作賦彌巧。研經彌拙。使古今語言之歧異。若華裔之不相通曉。此其弊也。然沈約以後。四聲之學。歷陳宋元明清而不能變。且燕粵齊秦。其地相去不啻數千里。或數萬里。道路睽隔。俗諺各不相同。然俗諺雖不同。而其音韻則未嘗或異。推原其故。未必非周沈諸家之力也。

第五節 經曲釋文音韻

陸德明生於江左。其彙輯前人之音。以釋經曲之文。則不盡吳音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大凡切音有音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類隔。未

嘗不可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諱。亦私爲改易。疏本多有之。幸本書無恙耳。陸氏所見經典之本。與賈孔諸人不同。強此就彼。實有未安。夫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字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異。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說文冲讀若動。書惟予冲人。釋文直忠切。古讀直如特。冲子之音。猶童子也。字母之學。明者闇者。闇者引千言而解一音。闇者憚其煩苦而弗習焉。此音韻之學。終不大顯於世歟。

第六節 音韻

韻書存於今者。廣韻最古。然廣韻之原本。今亦不存。惟後世累有修改。皆以廣韻爲鼻祖。故見重於世耳。初隋陸法言以呂靜夏侯該楊休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等六家韻書。各有乖互。因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膺辛德源薛道衡八人。撰爲切韻五卷。書成於仁壽元年。迨唐儀鳳

二年長孫訥言復爲之注。後郭知元關亮薛峘王仁煦祝尙邱等遞有增加。天寶十載陳州司徒孫愐重爲刊定。改名爲唐韻。後嚴寶文斐務齊陳道固又各有添字。宋景德四年以舊本偏旁差訛傳寫漏落。又注解未備。乃命陳彭年邱雍等重修。大中祥符四年書成。賜名爲大宋重修唐韻。今日與麻沙刻本並存於世。則廣韻一書自隋迄宋屢有修改。不辨孰爲原本也。

第七節 唐韻

唐人以陸法言切韻試進士。孫愐又重定爲唐韻。及宋人廣重修韻。而唐韻亡矣。然徐鼎臣校許氏說文。在重修廣韻以前。所用翻切。一從唐韻。河間紀遲叟作唐韻考以爲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下字必同部。謂爲之音和。間有用類隔之法者。亦僅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

下一字。參互鉤稽。輾轉相證。猶可得其部分。乃取說文所載唐韻。翻切排比。析歸各類。乃知唐韻部分。與唐韻同。但收字多寡不等耳。有此書而隋唐宋音韻變遷之跡。猶可考也。

第八節 集韻

宋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建言陳彭年。邱雍所定廣韻。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爲之典領。此集韻之例言也。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則稱仁宗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隹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是集韻成於溫公之手也。其書平聲四卷。上去入各二卷。共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

字。視廣韻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二字。蓋字如孳乳寔多。音韻亦寔多矣。後世韻府之屬。蔚爲類書。韻編之例。用於圖史。一則廣博而人不厭其繁。一則精實而人皆樂其易。皆便於檢察。有裨考證也。英人習中國語言文字亦有漢音韻府卷繁

第九節 宋禮部韻

宋禮部韻有二本。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五卷。附貢舉條式一卷。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則毛晃父子所增也。宋初程式用韻。漫無限制。故閩士有以天道如何仰之。彌高爲叶音者。景祐以後。撰此書。著爲令式。迄南宋不改。然收字頗狹。頗爲俞文豹吹劍錄所譏。孫諤黃穉。厚黃啓宗。張貴謨。吳杜皆屢請增收。而伯岳亦作九經補韻。以拾其遺。然每有陳奏。必下國子監看詳。再三審定。而後附刊韻末。或有未允者。如黃啓宗所增躋一作

齊鏢一作矜之類。趙彥衛雲麓漫鈔尙駁詰之。蓋既經廷評。又經公論。故較他韻書特謹嚴。毛晃蒐采典籍。依韻增附。又韻略之例。凡經有別體別音者。皆以墨闌圈其四圍。亦往往舛漏。併釐訂音義字畫之誤。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訂正四百八十五字。其子居正復續所遺。增一千四百二字。父子相繼。用力頗勤。但不知古今文音韻之殊。往往以古音入律詩。借聲爲本讀。所謂引漢律斷唐獄者耶。

第十節 平水韻

今日通行之韻。上下平各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大抵因平水韻之舊耳。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次第先後不同。而部分未改。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併上聲拯韻入迴韻。遂成今日通行之韻焉。後人往往以平水爲劉淵考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間

許古序乃知平水書籍王文郁所撰。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則文郁書成於金哀宗時。非宋人也。劉淵刊王水平水韻略而去其序。故黃公紹以爲劉淵所撰也。元明以來。承用已久。雖洪武正韻。以帝王之力。不能奪焉。康乾時之佩文詩韻爲官韻。沿習不改。而音韻名家。專以討論古韻爲功。不復以今韻爲學。惟詞章家資以爲用也。大成集成。鏤銅板於前。合璧全璧。縮石印於後。層壘堆積。有類高頭講章。專供獮祭。世俗以王劉黃陰之均爲沈約韻。蓋未攷變遷之故也。

第十一節 翻切

左傳之丁甯爲證。國語之勃鞞爲披。國策之勃蘇爲胥。實爲翻切之始。漢之許鄭釋音。究形聲之原。從偏旁之正音。或轉音。不過曰讀如讀若。從某聲而已。及曹魏之初。孫炎始爲翻切。王弼注易。亦有翻切二處。蓋古人但

以一音釋一音。孫王乃合兩音以釋一音也。譬之鐘爲鐘聲。鼓爲鼓聲。鐘鼓並作。則自成一種音節。又譬如黃色藍色。並著於素質。則成綠色。同一顯而易見之理也。但孫氏創翻切。僅見於爾雅音義。而未明其原。故魏之末。翻切盛行。而高貴鄉公。猶不能解。反以爲怪也。孫炎之學。未精。宜乎西域字母之學。乘其敝而入中國也。

第十一節 字母

孫炎言翻切不言字母。至六朝僧神珙始作三十字母。珙有反紐圖。出於唐元和以後。或云唐初僧舍利作三十字母。後有僧守溫者。益以六字。今所謂見溪那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娘舌上音。幫滂並明重唇音。非敷奉微輕唇音。精清從心邪齒頭。照穿狀審禪正齒。影曉喻匣是喉首。來日半唇半齒音是也。中國字母仿西法。猶日本字母借中文也。悉

曇梵偈儒者不言然字母之學於彼教無與也。神珙五音聲論及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附於玉篇傳於後世。然隋書經籍志已稱婆羅門書十四音貫一切字。漢明帝時與佛書同入中國。釋藏譯經字母自晉僧伽婆羅以下。可攷者尙十二家。則字母亦不始於神珙矣。

第十三節 雙聲

中國以雙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其理一也。反切之音同母者謂之雙聲。同部者謂之疊韻。疊韻之字易知。如堂皇雍容之類是也。雙韻之字。古人多用爲形容詞。如丁冬芬芳之類是也。詞章善用疊韻雙聲。取其音節之諧也。古人不但疊韻之字可爲韻。雙韻之字亦可爲韻焉。經韻之難合者。皆雙聲也。試取三百篇之不合於疊韻者。以雙聲通之。自無不合者。又何必增立轉音今韻種種名目乎。終南之詩。裘與梅哉爲韻。羔裘之

詩候與潘淪爲韻。皆雙聲也。七月之陰與沖韻。雲漢之臨與躬韻。蕩之誥與終韻。小戎之驂與中韻。皆雙聲也。養新錄以爲轉音。不若謂之雙聲。尤合。疊韻諧和必同韻。雙聲之諧和。則自此韻歧入彼韻。習熟則易知之。

第十四節 六朝反語

等韻盛於齊梁。陸法言之切韻。卽反語也。兩文字互相切謂之反。取反覆之義。亦謂之翻。如同泰之反爲大。桑落之反爲索卽是也。兩字切一字。磨切而出聲謂之切。德紅之切東。徒紅之切同是也。亦謂之紐。有正紐。有倒紐。有旁紐。不越一反也。名異而實同耳。以三十六字母貫穿天下無窮之字。切韻以同母出切。以同韻定聲。而本音生焉。千載後音讀差訛。可藉反切而考其元音。且向無同音之字。亦可以反切取其音。然後世用反切者。或所用上下兩字不合。則所切之音亦不合。此其未盡善者矣。蓋兩音併

一音猶西人兩字母併一語。故其用猶狹而不廣也。

第十五節 三合音

鄭夾漈六書略謂華有二合之音。無三合之音。梵有二合一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因舉牽縛之二合。囉馱曩之三合。悉底哩野之四合爲證。沈括夢溪筆談亦謂梵語薩嚩訶三字合言之。卽楚詞之些字。清乾隆時御定清文鑑。左爲滿書。右爲漢語。漢書之左。譯以漢音。用漢字三合切韻。漢書之右。譯以滿書。爲取對音。滿書之聲。多漢字所無。故以三合取之。又推及蒙古西域。而同文韻統。并天竺西番之字。咸考合焉。宜當時聲教之遠矣。

第十六節 東西各國字母

今日東西各國。皆以字母爲文。第一字母。東人作了。西人作A。則東西之音皆同。讀之如阿。中國滿文十二字頭。第一字亦作阿。嚳昔阿字。爲陵阿。

之義。收入歌韻。前清欽定音韻述微。收入麻韻矣。古音麻韻之字。皆與魚虞相從。字母出而中國始有麻韻也。阿字其天然之元音乎。日本落合直文著言海。凡外來語言。皆表而異之。中國地大人繁。梵詞蠻語。古時流傳至今者。文人學士。且習焉而不察也。今日東西新名詞。侵入中國。不但文字變。言語亦變。上海有洋涇濱語。不中不西。卽西人學華語而未成。華人學西語而未成者。所組織也。此亦文字大同之始基也。日本字母。出於中華。泰西字母。皆源於羅馬。中國一字。日本併合數字母而始成。英法德俄用羅馬字母。而併法各異。且英美同文。而言語微歧。法比同文。而言語微歧。德意志各聯邦。文字同而言語微歧。他日世界大同。必有世界共同之文字語言。出而統一之。庶幾毫無隔閡也。

第十七節 宋元明諸家音韻之學

宋吳棫字才老韻補五卷爲學者發明古韻之始。別有詩補音楚辭釋音。據其本文以推古讀。故朱子有取焉。韻補則引書五十種。下逮歐蘇諸作。與張商英之僞三略。旁及黃庭經道藏諸歌。故參錯冗雜。漫無體例。惟棫書雖牴牾百端。後之言古音者。皆由此推闡加密。故仍居功首焉。元人熊忠撰古今韻會舉要。拾李涪餘論。力排江左吳音。今韻古韻茫然無據。東韻收窗字。先韻收西字。雖舊典有徵。而未免有心駭俗。不便施行。明洪武正韻。樂宋諸臣私臆竄改。非復古也。楊慎撰古音叢目五卷。古音獵要五卷。古音餘五卷。古音附錄一卷。古音略例一卷。轉注古音略五卷。慎在明人中博洽多聞。故蒐輯秦漢古書。頗爲賅備。惜才大而心未細。往往爲後人訾議耳。陳撰毛詩古音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言必有徵。典必探本。焦竑以外。無人能通其說者。雖卷帙無多。其精實殆過於楊慎也。

第十八節 清代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諸家音韻之

學

顧甯人音學五書爲當代治古音者之圭臬。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皆精核。唐韻正二十卷。則不免是古非今。古音表二十卷。頗變亂舊部。韻補正一卷。絕無叫囂之氣。正其失不攻其短也。亭林謂欲復三代之制。必自復古音始。此則可言不可行也。顧氏但分古韻爲十部。江永古韻標準凡平上去各十三部。入聲八部。以詩三百篇爲詩韻。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爲補韻。視諸家界限較明。其弟子戴震受音韻算數之學於江氏。而復古之志益銳。所著聲韻考。力辨反切始於孫炎。不始於神珙。亦猶所著勾股割圓記。謂弧角不始於西人也。段玉裁著六書音韻表。分古韻爲十七部。大端畢備。王引之更分之爲二十一部。則分析之條理愈密也。顧

江戴段王五家音韻統系所在也。毛西河古今通韻易韻之類。雖博涉羣書。有裨考證。而穿鑿附會。蓋亦多矣。

第二章 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

第一節 虞夏商周名義訓詁之變遷

堯典禹貢湯誓武成。同爲史臣紀事之作。王者御製之文。孔子以四代合爲一編。文之繁簡各不同。蓋二千年中。名義訓詁之變遷者已多矣。堯舜以後。帝號遂去。王者取一貫三才之義。天下所往也。意者后啓於謳歌訟獄之來歸。遂上尊號爲王。而商周因之也。都兪吁咈疇咨之辭。三代之書所罕見。蓋言語亦隨時代而變矣。星鳥星火。虛星昂之文。徵之夏小正。節候猶同。及合月令觀之。而歲差大著矣。禹貢九州之制。至於殷則稱九有焉。至於周禮職方。亦稱九州。而規畫迥異焉。由孟子觀之。貢助徹之名。

屢變於井田膠庠序之名。屢變於學校。鄒魯學者當時已屢勞考辨矣。天時地理人事無不變。則訓詁之變遷亦宜也。書曰無或侮張。爾雅釋詁。詁張誑也。蓋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示人也。古訓變則當以今訓釋之。今人以欺誑之誑字入於俗語。無有以侮張二字入俗語者。古訓已失也。初字見於虞書。哉字用於周書。爾雅釋詁。皆謂之始也。春秋元命包謂孔子以爾雅爲周公所作。後人以爲孔子子夏所增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邾郡梁文所考也。今日攷四代訓詁之異。爾雅其爲大宗乎。而四代之名義不同者。或雜見於禮記。周監於二代。其與二代相同者。則禮記仍之。而弗言焉。

第二節 列國風詩名義訓詁之變遷

周南河洲。二水中分。中陸地可居者也。召南之江沱。水別出而復合。其間

之陸地亦大洲耳。洲與沱各異而實同也。綢繆之三星，心宿也。七月之流火，亦心宿也。三星與流火，名異實同也。關關之訓，惟周南有之，其餘國風無此語也。權輿之詁，惟秦風有之，其餘國風無此語也。其訓之通行於今者，亦不無變遷。如萋萋者葉也，離離者黍也，後人借以形容草色焉。桃之夭夭，瓜瓞綿綿，有不識字而能言之者，近於俗語，爲吉祥之祝詞，故耳。維葉莫莫，其葉湑湑之類，惟經生解之，詞人所弗用也。遂荒之荒，淫威之淫，釋詁皆謂之大。三代以下，荒淫二字，惟施於桀紂幽厲之君，何大之有。讀古書不明書訓不可也，泥古訓而施之於今亦不可也。

第三節 春秋戰國名義訓詁之變遷

春秋至戰國，曾幾何時，而王道陵夷，世運遂因以大變耶。姬者周室之國姓也，春秋時，鄭莊晉文，先後稱雄，姬姓猶有生色。句踐滅吳，子嚙亡燕，姬

姓不綱。姬姓且降爲妾御之名矣。君者統皇王后辟公侯伯子男而言也。戰國時商君孟嘗君之類。且用爲陪臣之專名矣。東周君西周君且爲亡國之稱也。左傳稱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公羊傳稱吳人謂善爲伊。謂道爲緩。與中國名義訓詁迥異。當日應有專書攷證也。今吳楚土音無此語久矣。吳地入楚。楚地入秦。疆域統合而名義亦合也。古人用字貴合時。不尙高古。尙書用茲字。論語用斯字。皆時代之異也。

第四節 爾雅兼收周秦諸子之名義訓詁

爾雅非附於羣經也。萃周秦諸子傳記之名義訓詁。以辨異同而廣見聞者也。如釋天云暴雨謂之漶。釋草云卷施拔心不死。此取楚詞之文也。洪江以卷施閣名。釋天云扶搖謂之森。釋蟲云蒺藜蝓蛆。此取莊子之文也。北集誌更生也。釋水云灋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云西至西王。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灋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云西至西王。

母釋獸云小領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

比不行。其名謂之鱓。頭小口尖鱗細尾無歧有黑白數種又有名鱓星鱓南力有比翼鳥焉。不比不

飛。其名謂之鷦。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蟹。此

取呂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送食而送望。釋地云河出崑

崙墟。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詁云天帝皇天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公溥介

純夏懽。釋天云春爲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釋鳥爰居雒縣

此取國語之文也。如此之類不可毛舉。郭氏注爾雅兼注方言山海經。故

學博而通。邢昺之疏亦詳而實。今人讀周秦諸子而不解。必據說文爾雅

以明古義焉。清邵晉涵之爾雅正義邢懿行之爾雅義疏遠出邢上而郝氏尤勝蓋明於聲音文字之原本也

第五節 方言之訓詁名義變遷最繁

方言舊本相傳爲楊雄撰。郭璞解。今有東原戴氏疏證。攷漢書楊雄傳及

藝文志皆無可據。學者疑之。然漢末應劭以來。稱述無異辭。亦無庸致疑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及嬴氏亡。遺文無見之者。蜀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閩翁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今卷首曰黨曉哲知也。楚人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又曰虔儂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健。楚或謂之齷。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由此觀之。其方言有通行至今者。如以曉爲知。今楚語作曉得以鬼爲儂。今俗以黠爲弄鬼是也。黨朗虔儂。詞人用爲駢偶之材料。懇字齷字。不檢字書者。不能一見而知其音義焉。今俗語有音無字者。意者或方言之難字。久而失傳也。今閩語謂眼曰眸子。三尺之童卽知之。吾見吳楚之讀孟子者。於眸子處必口授曰。卽眼也。歸閩見塾師教周易爲多白眼句。必口授曰。此眸子也。夫六經之文。皆當時之俗語。今日六經之古語。或分存於

各省俗語中，習用之字音，人以爲俗，罕見之文字，人以爲古，吾不知孰爲古孰爲俗也。方言之三卷，寫字，對字，采及朝鮮，今雖同文，而見屬於日本矣。然中國前屬琉球，越南讀漢文，而生異義，造新字者，尙無專書可攷也。

第六節 釋名攷經籍名義可據

漢去古未遠，劉熙釋名，雖未必盡得古人名物之實，致傷於穿鑿，然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論之意，兼可知器物之古音焉。如楚辭九歌，薜荔拍兮，蕙綢。王逸註拍搏辟也，搏辟二字，今莫知何物，觀是書釋牀帳篇，乃知席搏著壁，上謂之搏辟，孔穎達禮記正義，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謂之衽，是書釋衣篇云，衽，檐也，在旁，檐，檐然也，則與玉藻言衽當旁者，可以互證。釋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埤，又足證毛詩詁訓傳之訛，其所資於考證不一而足也。後漢書劉珍傳稱珍撰釋名五十篇，以

辨萬物之稱號。其書名相同。姓又相同。鄭明選作秕言。頗以爲疑。然歷代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不得以此當之也。今江氏聲爲釋名疏證及續釋名並典核。

第七節 廣雅萃集漢儒箋註名義訓詁

漢儒箋釋羣經。古義大顯。各守家法而不相通。魏張揖官博士。綜兩京之羣言。依爾雅之舊目。倉頡滂喜訓纂說文方言之類。皆括於茲編。如釋詁卷首。古昔先創。方作造朔萌芽。本根蘖。鼂率昌孟鼻業始也。所臚列較爾雅尤博。隋秘書學士曹憲爲之音釋。避煬帝改博雅。故有二名。揖別著埤倉古今字詁。皆不傳。漢魏訓詁名義。獨賴此書之存。近世漢學者寶之。高郵王氏念孫爲之疏證。原原本本。功倍於邵郝之治爾雅。然有廣雅所見之書。而今已佚者。有廣雅之佚文。而王氏自他書搜摘者。釋觀有彥字馬

字劫等已佚王氏采集韻補之。足見漢魏之際。卽有此名稱。相沿至今而名不變也。至於以姐爲母。則本說文。蜀人謂母曰姐之視。今人以姐爲姊之專名。則正今日變遷之大異者也。廣雅疏證卷十爲念孫子引之所著。鳥獸草木之名。爲專門之學。王氏父子各有專長。蓋動植名物。非但通訓詁者所能詳攷也。

第八節 唐顏師古匡謬正俗

唐人辨別字體者。莫精於顏元孫千祿字書。而辨別字義者。莫備於顏師古匡謬正俗。師古名籀。以字行。其書前四卷。凡五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條。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攷。據極爲精密。惟拘於習俗。不能知音有古今也。顏氏生平精力所萃。在漢書註。條理通貫。徵引詳實。洵班氏之功臣。而匡謬正俗。則羣經之總類。其

用尤廣焉。毛西河引書序倅厥寶玉。解春秋衛俘。詫爲特見。不知此書所已引。後人以一人智力。數十載之歲月。置身於數千年數千萬卷之中。必欲爲古人所不能。則勿以攷古爲功。而以知新爲要也。唐人之書可資考元應之一切經音義釋慧苑華嚴音義與佛教無涉治經者多用之所引古書多今日未見者

第九節 南唐徐鉉說文新附字

新附字。祇本蕃書俗所奉之天神。僧字爲梵刹之教徒。漢以前所未有。不宜孱入。倉籀篇中。璀璨琲璫等字。日增。可知世人風俗之侈。蔬字茗字。齧字。糖字。糲字。皆後世日用之食品。劉夢得作詩。字必求合於六教。猶見古人之矜慎焉。其新附爲文賦所常用者。如喚字。嘲字。迢字。蹉跎二字。諛字。韻字。翻字。翎字。腔字。映字。曙字。昂字。穩字。倒字。低字。停字。掠字。亦不勝枚舉。而商人所常用之。售字。價字。港字。皆不能不增入也。賭字。增入。賭風日

滋吳韋昭所謂賭及衣物者。古今如出一轍焉。鼈或作龜。列子六鼈殷敬。順釋文曰。卽巨龜也。唐人命名。猶有龜年。宋人猶號龜山。而鼈字所引用者。不過楚辭之鼈戴而已。今人以龜爲俗忌。又以鼈爲吉祥語。是亦不曉名義之故也。

第十節 陸佃埤雅之名義

埤雅爲爾雅之輔。然訓詁闕焉。惟名義獨詳。其說諸物。大抵略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務求得名之所以然。昔吳陸璣撰毛詩草木蟲魚疏。去古未遠。攷證猶易。佃之爲書。更有難於璣者也。今埤雅之目。爲釋魚。釋獸。釋鳥。釋蟲。釋木。釋草。釋天。次第不倫。疑非完本。神宗時佃召對言及物性。進說魚說木二篇。後乃益加筆削。初名物性門類。後注爾雅畢。更修此書。易名埤雅。其說旁稽典故。通貫諸經。務求博洽。不免於泛濫。

後羅願所著爾雅翼亦然。故人譏其不可盡据也。

第十一節 朱子究心名義訓詁之據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之精微。論語要義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註疏。有不可略者。諸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註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註疏如何棄得。此朱子自讀注疏之證。具深譏不讀注疏者也。語類又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答黃直卿書。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字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答王晉輔書云。禮書縮訓爲直者非一。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朱子重訓詁之學如此。大學中庸之章句。亦漢儒之名家法也。薛良齋且以此詆朱子矣。

第十二節 宋儒名義訓詁之疎密

古人定名義通訓詁原取便通曉不更求其深晦三代之名義訓詁漢儒以爲古而重煩箋釋漢儒之名義訓詁宋儒又以爲古而不得其解也觀宋人語錄之詞皆近於俗語蓋今日距宋時代較近也北宋初邢昺孫奭專力名義訓詁邢氏之疏爾雅孫氏之疏孟子皆列在學官郝蘭皋起而奪邢氏之席焦里堂起而議孫氏之書宋人之於訓詁自不逮近人之密亦風氣爲之也陸九淵讀宇宙解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事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此其天資絕倫躬行實踐不可以名義訓詁之疎而議其短也人有能有不能故孔門因材而教分四科焉治漢學宋學者交相誹諷必使天下之學同出一途而後快亦昧於德行文學分科之旨矣

第十三節 駢雅之潤色詞章

明人之文。嘗建言復古矣。欲復古文。不得不搜剔古字。於是奇詞奧句。皆摭摘而爲類書。而便勦襲陳言。摹秦仿漢。鉤章棘句。而蕪雜煩冗之弊。滋矣。朱謀璋之書。固淹貫羣籍。由訓詁以至蟲魚鳥獸。皆依爾雅目次。然爾雅部居不雜。已爲類書權輿。駢雅則竟降爲類書矣。學問之事。後人便於前人者。有類書可檢也。故古人鴻篇鉅製。必積年累月而始成。有類書則儉腹者。亦可俯拾卽是。唐宋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山堂考索。玉海之屬。皆引據原書。不易一字。後人可據此以校古書。輯佚文。明人乃取材於一字一句。用亦狹矣。嘗見貌爲漢魏文者。取駢雅置案頭。署其檢曰代字術。作文畢。則以古字代入之。一舉筆而文字改觀矣。古字當據古書。否則援哉生明之例。如舊歷云初一初二。易其詞曰哉一哉二。豈可通乎。務雕飾而不顯其詞者。其流弊不至此不已也。

第四章 以治化爲文以詞章爲文說

第一節 皇古治化無徵不信

易傳僅溯自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亦燬於祖龍之一炬。後人更無由復睹。羲皇以上之人。非後世文士所堪。卽經傳所載。皇古之事。謂其締造艱難則可。謂其治化明備則不可。佃漁之風尙。今存於烏拉打牲之民族。畜牧之生計。今存於蒙古游牧之部落。抑酋長時代。如清之滇粵土司。臺灣番社。回疆阿奇木乎。文字旣作。萬事維新。故造字以十口爲古字。在彼時父老相傳之事。早已言人人殊矣。惟士人則推十而合一焉。求其近於理而可信者。著以爲經。以傳於後世。是以草從古則苦。木從古則枯。水從古則涸。古制之在今日。幾若朽材。不可任棟梁。廢渠不可爲灌溉也。竹書路史列在乙庫。茲弗暇講習焉。

第二節 唐虞治化之文

尙書之古文僞也。

詳羣經文體篇中

今文則傳述家法，信而有徵。孔子刪書，斷自

帝典。後儒因以觀陶姚之治迹焉。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徵之帝典，則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宋儒真西山大學衍義，以此著爲君主之法律。然堯舜之治化，豈一端而已乎。欽若授時，則以閏月定四時焉。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焉。此測天之文也。嶠夷南交，昧谷幽都，皆察其民情物候，以便控制。此志地之文也。命官惟百，四岳羣牧，各有職守。禹平水土，后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垂作共工，益治山澤，伯夷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命九官而天下治。此知人之文也。宋儒務爲持源握要之論，漢學家好爲典章器數之學，皆各得其偏也。讀經師其意，惡可舉一而廢百耶。

第三節 夏后氏治化之文

禹之治化。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漢唐之盛。其版

圖不過如是也。雍州球琳琅玕之產。實出于闐。汪氏士釋之說如是故貢道淨於積

石焉。今青海地合黎弱水。今爲居延。南海黑水。今爲瀾滄。鄒氏伯奇之說如是蒙古青海

西域衛藏緬越諸地。皆禹跡所至也。李文貞按天度以計里。以蒲坂爲樞。

則禹貢荒服。東起遼東朝鮮。南至閩粵。西訖瀾滄。北至克魯倫河。爲鄒徵

君禹貢五服地圖所本。紀曉嵐譏文貞爲閩人。不欲自外於禹域。然槃槃

大陸。禹甸如此其廓也。沿江海。達淮泗。禹不但以治河爲事。且發明航海

之學焉。三苗之伐。爲漢族拓殖民地也。惟作僞者未能言其功烈之偉。徒

以兩階舞羽爲文德也。

第四節 殷商治化之文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夏邑不綱。治化不行。湯之弔伐。既異於堯舜。讓善亦異於禹啓。傳家爲君主得權位之創例。殷商新政。或有可觀。商人尙質。記載多略。孔子殷人也。感故國淪胥。述商頌焉。命歷序引孔子之言曰。吾作春秋。故退修殷歷。當孔子時。殷商治化之文。存於世者較多。商書者。孔子錄之以存其實者也。讀盤庚三篇。知殷之英主皆求新。而習俗之守舊者。實爲難治而梗化。於是乎文告始繇矣。受辛失德。作朝歌北鄙之音。靡靡之樂。尙何言哉。

第五節 幽岐治化之文

周自公劉復由夷狄而進於中國。大雅曰。篤公劉。既溥且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至於古公亶父。乃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焉。避狄患也。魯頌曰。后稷之

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則其治化之成績也。成周思先王盛德。幽風之後。雅頌作焉。北魏亦託始黃帝之裔。淳繼傳世於朔漢。至毛立始有治化。遂統國三十六。遼史太祖贊亦云。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始立制度。置官屬。凡此可見退化之國亦可進化也。

第六節 文武治化之文

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政者治化也。布在方策者文也。周易述象數之理。周禮綜官司之職。周書記命誥之文。周頌奏詩歌之韻。皆當日布在方策者也。遺文尙在。治化已衰。不能力行之咎也。文武之法。因於殷而隨時損益者也。成康以後。時勢有變遷。治法亦當變通以求合。徒泥守前規。未有不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東周之衰。其政已不行於諸侯。孔子爲邦於虞韶夏時。殷輅皆取而折衷之。亦不能墨守周制也。周末擁七城。苟延日夕於七雄之際。比之丹淵降爲諸侯。

杞宋之號爲舊國。曾何異乎。

第七節 秦始皇治化之文

秦始皇并天下。天下思亂。待時而動。然泰山刻石。猶自稱不懈於治。瑯琊刻石。有器械一量同書文字之文焉。芝罘刻石。有亭滅彊暴。振救黔首之文焉。東觀刻石。有黔首改化。遠邇同度之文焉。碣石刻石。有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之文焉。會稽刻石。有防隔內外。禁止淫佚之文焉。

第八節 漢以後治化詞章之分

漢初蕭曹知治化者也。隨陸知詞章者也。自作史者。以名臣循吏列傳於前。儒林文苑列傳於後。於是治化詞章遂判而爲二。漢武帝威力所及。東起元菟樂浪。西訖烏孫疏勒。北拓陰山。南及滇笮。昆明夜郎。罔不同漢冠裳之俗。是時司馬相如枚皋東方朔之流。皆以詞章潤色鴻業焉。揚雄劉

歌詞章之學者也。後漢列文苑有二十有二人。亦詞章之學者也。然漢去古未遠。所爲詞章。亦渾厚樸茂。不傷雕飾。雖詞章亦屬古然。

第九節 六朝詞章之濫

魏晉以篡弑爲堯舜之道。人心死矣。士氣靡矣。陳思王植以浮薄之才。弋時譽。使其涉帝位。則爲陳後主耳。宋徽宗耳。其詞章亦不若魏武之深沈。魏文之典重。其求自試。求通親親兩表。稍有豪爽之氣。晉宋以後。此等文亦不多見矣。典午統壹南北。羊杜皆明治化之本。其後山濤王戎和嶠之流。已自居清品。及阮籍嵇康劉伶畢卓出。而舉國若狂焉。郭欽江統。但言戎狄之當徙。不知中國士民。不流爲文弱。何戎狄之足畏乎。國之弱也。自弱也。國之亡也。自亡也。不自強而歸罪於外侮。何耶。東晉偏安。清談自誤。王謝庾殷。固知國恥焉。宋高祖起炎漢餘裔。其厭薄俗儒。同符漢高。然不

學無術。不足挽頽風。以勵末世。顏延之謝靈運。乃以其文煽一世。齊之王融謝朓周彥倫。梁之江淹任昉。劍孝綽。皆咀嚙聲偶。以爲文也。及陳之庾信。徐陵。江總。則媿青妃白。儷體益工。其在作品中。如儒者之小慧。佛法之下乘也。

第十節 唐人以詞章爲治化

學人尊兩漢。文人詩人則尊盛唐。文之偶儷。初唐四傑。莫之能違。韓退之。柳子厚起而文法一變。上紹孟荀。以及司馬相如揚雄之作。其專力文辭。蓋駸駸乎抗跡古昔矣。詩之柔靡。亦六代之風氣使然。李太白杜少陵起而詩律一變。青蓮盡其奇。工部大其體。萬方多難。不有以鼓吹之。則民心將不知有國矣。韓柳李杜。豈僅自悲其身世哉。所遇者奇。而詩文所流露者益奇。然潮州柳州之粵俗。化爲今日兩廣之名區。夜郎巴夔之絕邊。亦

化爲今日川黔之郡縣。謂詩文皆治化之文可也。陸宣公之文。駢文也。其奏議委曲詳盡。古文家或不能及焉。杜牧罪言。爲屈賈以後之巨擘。選入家十家者。若之何置而不錄也。文體不同。各肖其人。安見詞章之士。不可以言治化乎。

第十一節 五代之治化所在

宋人修五代史。未列儒林文苑諸傳。流俗遂疑爲五季之衰。不但無治化之文。且並詞章之士亦少。此何足以知五代乎。五代時周王朴之平邊策。南唐歐陽廣論邊鎬必敗書。皆質實無華。有裨治化。詞人才士。如羅隱。梁震。韓偓之流。苟全性命於亂世。亦矚然不滓也。蜀主孟氏。偏安之主也。刻石戒百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今刻石徧海內。不能易其一字焉。此非治化之文歟。五代士人。最無恥者。莫如馮道。雖然。馮

道於治化有偉大之功焉。唐長興三年始刻九經板。馮道請之也。近人讀古書。視宋本如拱壁。五代本則罕聞焉。馮道請國子監鑄板大啓學界之文明焉。後世聚珍縮影。日漸發明。圖籍風行。學者便之。治化益臻。明備君子不以馮道爲人而廢其法也。

第十二節 遼金治化之文不同

遼太祖本紀。神冊五年。始製契丹大字。天贊三年。詔龔闕邊可汗故碑。以契丹漢字紀其功。金史章宗本紀。載明昌五年。以葉魯谷神始製國字。詔依倉頡立廟例。祀於上京。又選舉志。稱進士科以策論試國人。用國字爲程文。陶宗儀書史會要。則稱金太祖命完顏希尹撰國字。其後熙宗亦制字。以希尹字爲大字。熙宗字爲小字。幸遼金之文不便通行於內地。且遼金有文字無學術。無書可讀。而文字用之不廣也。否則倉頡之文。將見奪

矣

第十三節 宋元治化之廣狹詞章之工拙

宋人繼五代之纂統。合十國之版圖。東南盡海。東北不踰白溝。西北不踰環慶。西南不踰大渡河。元人版圖北抵欽察阿羅思。西拓回回祖國。渡海收富浪。南通爪哇海及馬八兒諸國。規模遠大。爲曠古所未有。宋儒言治化。莫若程朱。元之許衡吳澄。亦慨然以聖賢自許。明人痛元人列儒爲第七等。謂元時儒教幾亡。不知元之盛時。耶律楚材以契丹人業儒。賚典赤。贍思丁以回回人業儒。宇文公諒以塞北人業儒。贍思以大食人業儒。儒教不惟不亡。而且推行益遠焉。元史列女傳中。若也先忽都。若觀音奴。妻卜顏的斤。咸知大義。蓋儒道治化所及者深矣。宋代古文。歐蘇曾王諸子。爲元代所無。然元人詞曲。平仄通押。亦復古韻之一端。須另言之。歐洲知中國爲

東方文明大國亦自意大秒波羅入仕元室始波羅西歸著有日記今英法皆傳誦之

第十四節 明人之治化詞章誤於帖括

明人治化不逮漢唐比之於宋則有進也。北宋棄燕雲於化外。南宋棄兩河於化外。明太祖以匹夫攘蒙古。明成祖以君主守絕邊。至於大漠以北。流沙以西。明人所以終不得志者。蓋帖木兒崛起。爲蒙古中興主。統回部印度而括之。明人闇於外交而不曉敵情也。明初劉基宋濂皆灼知閩閩疾苦。留心治道。非專意詞章也。帖括程式既頒。驅天下讀書士子。咸就其範圍。帖括之士。思想腐敗。其何能治國乎。

第五章 羣經文體

第一節 經籍爲經國經世之治體

羣經皆治事之文也。當其時用爲經國經世之法。既卓著其效。遂以爲可

常行而無弊也。爰著之以爲經。然聖人通經達權。未嘗分經義治事爲二。則經術卽爲治術。後世卑陋者。徒以明經拾書紫。榮高尙者。徒以鍵門不出皓首窮經爲事。於是經籍幾於無用。而激切者。且欲付之烈燄矣。天造草昧。有經籍始有文物。庖犧作卦畫。俯仰天地。未能密測。夏有連山。殷有歸藏。策數無徵。周易作而古易廢。書兼四代。歷史必述古今治績也。後之漢書。唐書。視此矣。書則上下二千年。詩則縱橫十五國。商人有頌。商之列國。豈少風詩。然周人僅錄本朝者。詳於近世文明各國耳。禮經惟周禮。爲國政大端。儀禮爲家政大端。禮記則多屬修身之事也。春秋挈其綱。三傳著其目。皆孔子所見所聞所傳聞也。虞書夏書商書商頌而外。無一不從周制也。

第二節 周易言象數之體

象數者。實指事物而言。非空言也。八卦皆實象也。策數皆實數也。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則古率之粗疎也。堯典尙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當期之日。必堯以前之歷數。比羲和所得更疏也。漢人說經者。知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然漢人但知漢以前之策數。聖如孔子。亦但知周以前之策數也。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損歲餘。以益天周。元郭守敬。推求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此命周日二十四小時。爲一萬分之率也。比之四分日之一。減七十五分矣。清康熙時。憲書以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爲歲實。雍正所定時憲新法。其小餘爲五時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今秒數又有微差矣。夫算率之方。五斜五徑一周三。自遠不逮後人之密。易數其當動不居之數乎。澤火革。治歷明時。爲示民發政施令之期。一部廿四史。歷法七十餘家。康雍之間。歷法有

所改革也。

第三節 周易文言之體

文王演周易。周公作象。仲尼繫之以辭。又於乾坤二卦作文言焉。阮文達曰。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聲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水濕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先天後天。偶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

第四節 周易支流之別體

易之爲道。以陰陽也。太史公論六家要指。冠陰陽於儒墨之上。聖人以神

道設教。故推天道以明人事焉。左氏浮夸。於卜筮已好爲奇說。漢宋分歧。京房焦贛之入於災異。陳搏邵雍之附會河洛。其支流大派也。晉王弼之說以老莊。程朱之說以儒理。則幾於正流矣。其後支派愈多。言天算必曰河圖爲加減之原。洛書備乘除之法也。言地理者必曰八卦以定八方也。而俗所謂堪輿家。又用之以配羅經焉。再下則奇門壬遁之邪說。義和拳之妖術。亦假八卦以爲祕訣焉。舉世皆趨於大過之棟橈矣。鄒特夫曰。京房以六日七分爲一卦。一年周六十卦。餘坎離震兌四卦爲方伯卦。不值日。已屬不通。然十二卦之消息。猶以陰陽與寒暑相比附。邵子元會運世更迂闊矣。黃石齋三易洞璣。以六十七年配一卦。四千餘年而一周。則天地開闢六十七年而後有生物。又六十七年而後有飲食耶。况羲農以後四千年。斷無佃漁之聖人。其普理可謂大矣。

第五節 尙書今古文辨體

尙書辭義最古。漢拾秦燼之餘。今文出於伏生之口。古文出於孔氏之壁。篆隸各殊。傳寫譌誤。異文歧讀而不相通。然孔壁遺經。猶非今日蔡傳所謂古文也。至西晉梅賾。古文晚出。六朝江左。漸多傳習。唐人作正義。用孔傳專行。與世莫知其僞。宋人推求。疑其不類。見朱子全書。元之吳澄。竟欲舉而刪之。明梅鷟詳考古文之來歷最詳。清閻百詩。惠定宇。復詳證之。譚經者皆信其爲僞矣。毛西河乃作古文尙書冤詞。以立異說。何耶。程縣莊作冤冤詞。以攻毛氏。而爭端因以大闢。攷据家之中。又各立門戶焉。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爲過。以文體觀之。今文艱深奇奧。而古文平易淺近。今文多載天算地輿實學。古文則半屬空文。其出於後人僞託無疑矣。

第六節 尙書家爲古史正體

劉知幾史通曰。尙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尙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尙書璇璣鈴曰。尙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其後又有漢尙書魏尙書。今不傳。然知幾以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年月失序。爵里難詳。爲尙書家所短。不知尙書紀大政者也。猶春秋常事不書也。今歷史新裁。亦不詳帝王之年號。公卿之爵里。蓋非大義所在也。堯典以下。每篇必紀一事之本末。宋之袁樞。因通鑑以復古史之體。建安史學。駕平龍門。疎水而上矣。陸桴亭謂紀事本末不可不讀

廿四史備查可也。其推重建安更在事實齋之前。遊人

第七節 禹貢剡地志之體

禹貢爲地志鼻祖。其所紀已爲陳迹。分列九州者。猶今日世界地理。必以六州大陸分卷也。名山大川。舉其著者。猶今日世界地理。必以高山巨流列表也。厥田之饒瘠。厥貢之同異。猶今日世界地理。必以居民物產爲要也。導山之文。可徵山脈。導水之文。可徵水系。其餘礦產道途。亦言其略。五服遠近不同。要荒之族。或類羈縻。詳於中原而略於四裔者。貢獻所不及者。不載也。漢書地理志以郡縣分部。仿禹貢九州之法也。桑欽水經。以水之原流分部。仿禹貢導水之文也。至於文義簡括。則由當時簡冊繁重耳。後世一縣之志。輒數十卷。一府之志。輒數百卷。一省之志。且數千卷。詳則詳矣。專紀人事。不切於地理。亦博而寡要也。

第八節 洪範爲經史之別體

尙書文體。洪範一篇。最爲奇古奧博。崔東壁既深信之。陳東塾復致疑焉。竊以爲天不錫鯀。九疇而錫禹。大抵古人神道設教之言。如元鳥生商。履帝武敏歆之意。漢儒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及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於是經術遂降爲術數。史官無識。竟以五行列傳。妄推災異。

第九節 詩序之體

尙書之序。出於依託。且近於複。詩序之說。亦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康成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其後韓愈。王安石。程明道。各據其揣度之辭。爲古人定評。鄭夾漈。復昌言排擊。而朱子和之。黃震篤信朱氏。所著日抄。亦申序說。元明以來。迄無定議。然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其源甚明。觀唐書藝文

志知韓詩亦有卜商序然韓詩遺說傳於今者與毛迥異何耶四庫書目提要參考諸說定序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錄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矣

第十節 三百篇說略

詩三百篇一變而爲楚騷荀賦再變而爲五言七言後世名作如林莫不胚胎風雅豈薄伐玁狁與子同仇諸什如聞羌笛胡笳拔劍欲起焉此塞上之體也讀彼黍離旄邱之葛諸什如臨廢壘蕪城植髮如戟焉此弔古之體也讀檜楫松舟皎皎白駒諸什如將乘桴攬轡遠遊廣覽焉此紀行之體也又讀晝瘁以仕表忠愛之熱誠又讀夙夜在公知職分所當務皆直廬之體也又讀爲鬼爲蜮憂讒人之高張又讀投畀豺虎傷疾惡之已甚然衡門泌水有招隱之樂焉築場納稼有田家之樂焉我思古人有

讀書之樂焉。

第十一節 淫詩辨正

宋人王柏作疑詩疑。據列女傳爲說。刪行露章。又刪召南之死醫。邶風之靜女。鄘風之桑中。衛風之氓。有狐。王風之大車。有麻。鄭風之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墀。丰風。雨子矜野。有蔓草。溱洧。秦風之晨風。齊風之東方之日。唐風之綢繆。葛生。陳風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固哉迂哉。王柏之惑也。自有六籍以後。第一怪變之事也。柏知奮筆於孔子刪訂之後。而歸罪漢人之竄入。果何據耶。甚至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大褻。不知溱洧笑諠。樂而至於淫。澤陂滂沱。哀而至於傷。雖不得比於關雎。然考風問俗者。必不能諱其惡也。王柏刪淫詩。飾惡之尤者也。治以宋朝法律。

當與縣吏隱匿聲妓同罪。雖然淫詩皆託詩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女爲悅己者容。猶士爲知己者用。王猛張元韓延徽郭侃之才。不用於中國。誰之過歟。孔子去魯而之楚衛。孟子居鄒而適齊梁。亦鄒魯之君相不能用聖賢耳。王風魯頌。文體各殊。說春秋者。且謂聖人黜周王魯焉。其然豈其然哉。

第十二節 周官爲會典之古體

周官者大周會典也。古之六官。或類清之六部。六官之長。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清以尙書侍郎當之。其餘則司員而已。會典詳列官人數。及其職守。與周禮同。觀歷代職官表。清內務府官。爲周禮天官之屬者居多。顧亭林曰。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知此義。所謂宮中府中俱

爲一體是也。周公定制，以致太平。闢寺爲中國三代弊政，與其治其標，不如拔其本。黃梨洲待訪錄，直斥嬪御人多，則闢豎不能不多，則周禮乃誨淫之書也。漢文帝除肉刑，獨不除此，蓋未盡善也。冬官已闕，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句法奇變，字法古雅。明人郭正域批點攷工記，蓋論文而不詁經也。然其文非秦以後可僞託矣。戴東原攷工記圖，阮文達車制圖考，皆有專書，以攷工藝也。

第十三節 儀禮爲家禮之古體

世所謂家政學者，宋以前謂之家禮。周人則統於儀禮，或名士禮。蓋冠禮之篇，或稱士冠禮。昏禮相見禮，皆士所宜從事也。鄉飲酒之禮，鄉射之禮，尤見古人地方自治之有法焉。既飲酒以聯其歡，又習射以爲守望之助。士之在鄉里，顧不重歟。聘禮，覲禮，附其後，則由家修而進於廷獻也。喪服

之制。古今不同。儀禮則周室一代之制耳。然儀禮在羣經中。文體最爲奇奧。古人讀禮之法。略有三端。一曰分節。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是也。二曰繪圖。張惠言儀禮圖。遠勝於宋人楊復之圖也。三曰釋例。江永儀禮釋例。任大椿弁服釋例是也。然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士冠禮第一節後題曰右筮日。第二節後題曰右戒賓。此雖與宋元人評古文法略同。然讀書之條理。必如是。不可廢也。

第十四節

禮記勸叢書之體

孝經附見

漢志有中庸說一篇。在戴記之後。是中庸固有單行本久矣。戴氏所記。出於漢初河間獻王所得。故各爲一篇。體例不一。意者所得必非一時。或不出於一人之手。不但大學中庸一篇可爲一書。卽如曲禮專爲修身之教法。檀弓文簡而晰。又近於古史之體。宋末謝枋得嘗批點之。蓋論文體不

論經術也。月令之體似夏小正。或因其同於呂覽。疑爲不韋所作。且大尉亦爲秦之官名也。蔡邕月令章句之名。爲朱子學庸章句所本。此外深衣一篇。解說紛紜。單行本亦多。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等篇。皆敷演潤色。駢偶用韻。其文體特異。文心雕龍徵聖篇曰。儒行。縛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觀燕居閒居二篇。尤與孝經文體相似。如出一手。孝經者。特戴氏叢書所未收之一種也。後人以三禮合刻。四書合刻。五經合刻。皆叢書之體。戴記則發其端而已。

第十五節 春秋剞編年之體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獨言孔子作春秋。蓋詩書易禮皆孔子述先王之法也。春秋者。孔子所見之事。先王所未見也。孔子不作。則後人無所考證矣。故作春秋者。孔子之苦心也。其編年亦孔子之剞體也。劉知幾論春

秋雖有夏殷春秋之目。大抵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未必如孔子之編年也。孔子叙其生平自十五至七十。皆編年體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因事之自然秩序焉。至有不書日者。則義從蓋闕。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紀事之體也。陳蘭甫謂穀梁日月之例。多不可通。是也。孔冲遠曰。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例者。卿卒日食二事而已。今按左氏以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與小斂乎。日食而官失之。孔子舉而書於冊。猶告朔餼羊之意也乎。衰鉞褒貶。各騰異說。俟經學大義詳之。茲但論其文體耳。

第十六節 三傳辨體

公穀說經者也。左傳紀事者也。公穀長於論理。斷制有法度。而紀事稍遜焉。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然伏生尙書大傳不盡解經也。

左氏依經而述其事。何不可謂之傳乎。左氏之文。其氣雄渾。其才博瞻。尤善論戰事。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其都邑疆域山川諸表。以硃墨合印沿革之圖。如視諸掌。讀左氏春秋習兵家言者。必不可少矣。朔閏一表。視杜預春秋長歷爲密。古文家出於左氏者多。出於公穀者少。故左繡之類。專論文而不論事焉。公穀之文。不過林西仲古文析義略舉數篇。批點以時文之法。亦未盡公穀文體之要矣。公羊家以漢儒董仲舒號爲純粹。然王魯之言。遂啓何休之偏說。穿鑿附會。失孔子作春秋之本旨矣。然新夷狄之偉論。固足以警我中國矣。

第十七節 經學隨時而變體

經籍文字。皆當時語耳。歷世數百年。則視爲高古而不可盡解。故古人作傳以緯經。易之文言傳繫辭傳說卦傳。春秋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皆由

傳而進於經者也。書之孔安國傳、詩之毛亨傳，皆附於經以行也。東漢去古稍遠，於傳文不可盡解，乃爲箋注以明其訓詁。歷魏及晉，注者漸多。唐去漢漸遠，讀傳注猶嫌其不備，或文深而不可猝解，又爲之正義以發明之。宋去古益遠，憚訓詁之繁，乃研究大義，以述聖賢立言之旨，初學便焉。安石經義出，而舊說如芻狗。朱子集傳集注出，而舊說束高閣矣。明人大全撫宋元注釋，不能上求古訓，亦時代限之耳。近日去宋亦遠，而宋人所注，講師且爲高頭講章以演說之，此亦文言一致之端矣。

第六章 周秦傳記雜史文體

第一節 逸周書爲別史叅體

史者別於經者也。別史又別於正史也。陳振孫以書之上不列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者，謂之別史。周書列於經部，則周之正史也。逸周史之爲別

史亦猶漢記晉記之別於漢書晉書也。隋唐藝文志皆謂晉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家中。則汲冢之號。其來已久。雖真僞不可決言。然尙書之僞古文。既號爲孔壁遺經。而汲冢之書。獨不進於經部。同出於晉代。而有幸有不幸焉。劉知幾史通。謂其與尙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人好事者所增益也。攷知幾所云篇數。與漢書藝文志同。今本比班固所記。惟缺一篇。史記武王克商。與此暗合。許慎說文。馬融注論語。皆稱引之。則漢時久已通行。汲冢之號。乃後人所增耳。河間提要。仍列於別史。南皮書目。列之於古史焉。觀李燾所跋。知宋本已脫爛。不易讀。今人必依盧文弨抱經堂校本。並折衷陳逢衡補注。朱右曾集訓校釋。丁宗洛管箋。便誦習焉。

第二節 大戴禮爲傳記文體

禮記不稱禮經。漢儒之矜慎也。大戴禮之別於禮記。猶逸周書別於周書也。然目錄家猶繫於經部。禮記之後者。亦以其文體略相似也。其篇目最著者。莫如夏小正。漢人取月令而刪夏小正者。夏時遠秦法近耳。夏小正農書之祖也。古人因中星以驗農時。夏以上有堯典。夏以後有豳風。漢襲秦正朔。不用夏時。亦以歲差懸遠也。然夏小正終不可廢者。測歲差必多據古書也。孫淵如校戴德傳刊之。畢秋帆爲之考注。洪震煊爲之疏義。行夏之時之道。又大著矣。曾子介孔孟之間。獨無專書。阮文達撰曾子注釋四卷。卽大戴禮之十篇也。

第三節 國語創戴記之體

左傳附於春秋之經文者也。國語則與左氏俱迄於智伯之亡。周魯齊晉

鄭楚吳越。凡八國事。說者以爲春秋外傳焉。左傳編年。國語分國。文體各不同。國語分部。似出於國風。然國風爲有韻之文。國語則無韻之文也。國語之體裁。實爲晉書載記之所祖。然陳壽三國志亦同此意。明末譯職方外記。以及魏默深撰海國圖志。皆以國分部者也。邇日史學家與地家著述益多。大致界限。世界史用左氏例。編年及紀事本末之體。不以國分部。世界地理用國語例。分國仍用紀事本末之體也。古人國語。但述海內各國。今日國語。必括海外各國。蓋晉書載記。已有匈奴羌羯諸種人也。後世史家傳外國等於臣僕。不如例爲載紀。如列強角立之可畏也。國語創載記之體。實爲明統馭宙合之不易也。

第四節 國策兼兵家縱橫家諸體

戰國之士善用奇。故其發於文者亦奇。劉知幾曰。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

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然觀劉向所校序稱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則向本衷合諸國之記。刪併排比。以成此書。其文則戰國之士所爲也。戰國文體。本近於矜才使氣。但處其時無尙武之精神。則國不能自強。士不能自立矣。或縱或橫。苟非曉暢兵機。熟諳地勢。必不能傾動諸侯王。而睥睨萬乘也。漢之賈太傅。唐之杜牧之。宋之陳龍川。明之唐順之。清之顧景范。魏默深。皆祖戰國策士之文也。

第五節 世本創族譜之體

班固稱司馬遷作史記。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今世本已亡佚。惟有孫馮翼所輯世本一卷。雷學淇校輯世本二卷。奏嘉謨世本輯補十卷。雖未必盡復舊觀。然大端可見矣。史記據世本抄錄。夏殷周秦世次皆可攷。

見厥後史家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旁行斜上。便於觀覽。亦族譜之體。實仿世本而爲之也。宋人譜學最詳。歐蘇之法。後世沿之。鄭樵通志有氏族略。皆詳其得姓之始焉。續通志之氏族略。則遼金元之世本。戰勝我族者也。川黔土司之傳邊錄。見辰州府志。則苗獠之世本。我族所戰勝也。

第六節 竹書紀年仿春秋之體

僞古文尙書。多取材於史記。僞竹書紀年。則取法於春秋。竹書所紀之事。雖在春秋以前。然其文體則學春秋而未能也。古史惟尙書一家耳。苟有編年之書。孔子將修之。與春秋相銜接。何以尙書春秋。體裁迥異乎。竹書出於汲冢。其來歷已不可信。金盤石鼓。猶爲歲月所銷磨。况竹簡埋古冢中。經千餘年卑濕之氣所蒸蝕。雖不與桐棺俱朽。亦斷爛不可收拾矣。且蝌蚪奇字。漢時惟揚雄識之。晉以後識者何所據耶。宋時僞三墳僞晉乘。

楚檣杙相繼出書世愈晚所託於古者愈不可信竹書雖僞視此已爲古矣所記啓殺益太甲殺伊尹荒誕不足據然謬論流傳適爲後世之君擅殺大臣者所藉口春秋作而亂臣懼竹書作而賢人死一眞一僞一正一邪不能並立於天壤文體雖同宗旨不容不辨

第七節 山海經與禹貢文體異同

山海經相傳出於禹益治水之時今眞僞不可知然劉歆七略所校上來已古矣其文閎誕透誇不若禹貢之眞實簡質其旨奇怪傲儻不若禹貢之平易正直蓋禹貢限於域中山海經極於荒外有讀之者亦等諸小說耳然山海經文體有與新地理志相吻合者如山海經首言南山經之首曰隴山第二節曰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皆節節相連續可尋其山脉潘黃巖李誠撰萬山綱目其條理與齊次風水道提綱同山者水之源

也。中庸所謂草木生之，禽獸居之，詳言物產，固地志之公例也。古有今無之物甚繁，不足異也。讀赫胥黎之天演論，知動植消耗之故矣。人首而有尾者，大抵皆猿類也。大荒以外，傳聞歧異，且滄海桑田，變遷已甚。地質家謂日本古昔毗連亞陸，英倫古昔毗連歐陸，火山裂之，海水撼之，自然地理亦有變矣。然則猿世界之際，山海情狀，安知不如彼所云乎。

第八節 穆天子傳非本紀體

天子曰紀。卿大夫士曰傳。史臣之通例。穆天子何以稱傳乎。抑穆天子時之西域傳乎。其文爲小說。然郭璞注本相傳至今。雖僞書亦漢人述周室之軼事耳。齊王儉作漢武內傳，亦可謂之漢天子傳矣。今人譯華盛頓傳，不仿堯舜本紀之名以紀之，亦內中國畛域之見未化乎。且君主時代，天子統有海內，南面受諸侯之朝，未聞別有所朝也。穆天子朝西王母，意者

西域之大國當巴比倫興盛之時乎。尙書缺殘春秋未作不得信史而證之耳。

第九節 七經緯文體之大略

七緯儷七經而行。猶天子五緯儷經星而行乎。羣經猶經星之恆度也。緯則絡繹於經之間耳。其中多孔氏遺言。七十子所記述。其文體有簡潔如論語者。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緯之文也。戰國以後。術士或以怪誕之說。雜於其間。秦始皇時。盧生有亡秦者胡之讖。秦始皇之焚經。或惡其言之不祥歟。漢儒篤信緯候者最多。於是面諛者改計爲符瑞。哀平之際。頌莽功德者。實繁有徒。光武中興。不免囿於習氣。至隋焚讖緯。幾無完書矣。唐人五經正義。時有稱引。宋人且欲盡舉而刪之焉。近日易緯存者。乾坤鑿度二卷。稽覽圖二

卷辨終備一卷。乾鑿度二卷。通卦驗二卷。乾元序制記一卷。是類謀一卷。坤靈圖一卷。皆永樂大典本。近日攷據家益搜集類書。而緯書漸備。其文之純者。皆合羣經之體焉。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又合於鄒衍之說。爲新地志鼻祖矣。

第十節 神農本草創植物學文體

孟子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首列神農二十篇。注曰。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桑。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今觀神農本草。僅爲醫家考求藥性所用。不知其爲農學之大宗。植物學之教科書也。秦始皇禁挾書。獨鑿藥種樹之書。傳習弗衰。後之儒者。忘周公無逸之訓。孔子足食之教。士農分送。而耕讀自娛者。或嗤其村鄙焉。齊民要術救荒本草之類。非藏書家無得見者。博治

士讀農家言亦只爲考据詞章之用而已。近農學植物學全球人類所注目。而中國夙稱以農立國者。猶仍太古之耒耜焉。農學植物學之書。猶待譯於外國。恥孰甚焉。不及此以興農學。吾懼莽莽中原。鞠爲茂草矣。

第十一節 黃帝素問靈樞創生理學心理學文體

黃帝內經見於漢書藝文志。無所謂素問靈樞也。內經十八篇。而素問二十四卷。靈樞經十二卷。或分或合。俱與內經篇數不符。然後漢張機傷寒論。已稱引素問。則素問雖僞託。亦必出於周秦。靈樞則文義淺短。與素問之言不類。杭世駿跋尾。謂靈樞似竊取素問而鋪張者。呂復亦稱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其旨義互相發明。蓋其書雖僞。而其言則綴合古經。具有原本。譬之梅賾古文雜采逸書。聯成篇目。雖抵牾罅漏。然精警語頗多。何可廢也。况古昔生理學心理學未顯。獨賴此二書以存其梗概。誠傳記之

有實用者也。

第十二節 司馬法創兵志之體

周書無兵志。周禮夏官其兵志之始乎。夏官詳於職官之數。職官所掌兵法則略而不及。夫用兵所恃者法也。無法則兵不可用矣。司馬法第一篇曰仁本。蓋粹然儒者之言。第二篇曰天子義。蓋湯武秉鉞以後。非真人龍戰。未能堅草野推戴之心也。第三篇定爵。所以著功罪也。第四篇嚴位。第五篇用衆。皆詳言行陣之法。司馬法在今日。已成陳迹。軍情萬變。固非常情所能測。尋行數墨之士所得記也。古人文武未分途。是以官司馬者。皆知兵大將。非如今日兵部尚書侍郎。由他部升轉。詞臣科道。循序以進也。今日軍法。安得知兵能文者。援筆以記之乎。

第十三節 家語與論語文體之異同

論語爲羣經之準繩。而孔子家語。僅比於儒門諸子之傳記者。非以論語眞而家語僞乎。其目雖見於漢書藝文志。然自唐人顏師古以後。皆知爲魏人主肅所僞託。特其中排比古事甚多。亦未可遽廢耳。故時與左國荀孟戴禮史記相出入。夫孔子論語。門人記其論難之語耳。學而述而。篇名都無意義。不過若詩歌之舉首句也。鄉黨一篇。且記朝廷之事焉。家語相魯第一。所言皆相魯事也。始誅第二。惟誅少正卯及父子同狴二事焉。劉知幾史通題目篇所謂煩碎也。然則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者。蓋後世之文體也。論語之文簡而要。唯聖者能之。家語之文詳而暢。中人以上皆可及也。家語執轡篇。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今東西北爲緯。與今日異。然所謂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皆深明種性與地理之關係。蓋三代以前。研究民生日用者。皆切實也。

第十四節 孔叢子創世家之體

孔叢子舊說爲孔子八世孫孔鮒撰。鮒爲陳涉博士。固孔氏傳記僅延於秦燼之餘者也。漢志儒家有孔臧。意者其孔鮒藏書之意乎。隋志始有孔叢。今本所載皆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順之言行。凡二十一篇。蓋仲尼之後。子思以下皆能思其家學。聖人之澤之深。所及之久遠。誠足以世家矣。豈待龍門之表異乎。彼史遷者亦不過紀其實而已。朱子謂孔叢子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陳振孫亦言其書記鮒之沒。決非鮒撰。竊謂書名孔叢。必非一人之手。子思以下子孫世世賡續之耳。周秦之際。孔氏一線之傳。猶幸有此書可證焉。家語爲王肅僞託。後人不能廢。此亦同一例也。清孫星衍撰孔子集語。博采諸子百家之言。分別而條理之。亦孔叢子之類也。蓋書雖成於近代。文皆本於周秦故也。

第十五節 晏子春秋創諫疏奏議之體

春秋列國賢卿大夫。諫草之未焚者。晏子一人而已矣。其卷一卷二諫章。凡五十篇。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焉。景公飲酒。夜聽新樂。燕賞無功。信用讒佞。欲廢適子。祠靈山河伯等事。晏子皆諫焉。漢唐論諫之名作。往往合於晏子。讀其書。知國無諍臣。則不能自立焉。晏子春秋題目最長。叙事極明。後世諫疏。前一行必云爲某某事者。其體卽原於此。又有卷三卷四問六十篇。則近日召對紀言之體也。後世名臣嘉謨入告。往往讓善於天子。其次則殿廷策對。循例揄揚。敷演空論。不切於事情。徒取楷法之工。以博上第。其下者則飾亂世爲昇平。爲逢君殃民之蠹賊。更無論矣。

第十六節 呂氏春秋創官局修書之體

古有左言右史之官。以司記載。未聞有執政大臣。廣招遊士。以成一書也。

秦相呂不韋著呂氏春秋。其名似私家撰述。其實已成官局修書之體也。官局修書之體如何。不過整齊排比而已。呂氏十二紀。每紀五篇。八覽。每覽八篇。六論。每論六篇。是特整齊排比而已。漢淮南王之成鴻烈。唐武后時張昌宗之修三教珠英。宋眞宗時王欽若之修冊府元龜。皆用此術也。能文之士。不能自立。爲權門效筆墨之役。亦可恥矣。後世權臣著述。往往萃門士故吏而爲之。故有目不識丁。而政書盈帙者矣。此專制時代之怪現象。可笑亦復可憐也。

第十七節 漢以來傳記述周秦古事之體

漢袁康之越絕書。趙曄之吳越春秋。皆斷代分國以專記一時一地之事也。史記無列女傳。劉向乃創爲之。後漢書遂以列女入正史矣。劉向又有新序說苑二書。多記秦以前事。皆傳記之可信者也。漢之傳記已佚。而近

人輯錄者。陸賈楚漢春秋。伏無忌古今注。及蜀漢譙周古史考各一卷而已。晉則有皇甫謐帝王世紀。宋則有羅泌路史。皆傳記近於可信者也。清馬驥之釋史。崔東壁之考信錄。皆言三代事。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宜其爲世所鄭重也。漢以後傳記。記漢以後之事者。書目充棟。不暇備徵。今日撰中國歷史者。蹊徑各別。雖周秦古事。亦注意今日政策焉。然後知修史之才。與讀史之法。皆歸於致用而已。

第七章 周秦諸子文體

第一節 管子創法學通論之文體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攘夷狄。猶周公之兼夷狄也。東晉偏安。謝安猶號江左夷吾者。尙能保漢族之獨立耳。管子爲法律家鼻祖。今所傳管子二十四卷。

曰道曰天曰地曰將曰法何邃密如此乎又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周秦傳本有孫子算經唐人列於明算科意者或孫武子所撰也多算勝少算不勝兵家之常耳善言兵者今日豈可不通行軍測繪耶是以古人五曹算經尤重兵曹四元玉鑑九重官司招兵也梁積之法莫精於此孫子又言火攻有五曰火人曰火積曰火輜曰火庫曰火隊實啓近日炸藥礮彈魚雷之祕讀火器眞訣拋物線說益驚後人測算之密焉然孫子言上風下風及風起之法皆測候學之要務也孫子發明兵家各科學其用甚廣近世武科不識存默寫孫子亦倩書吏代之孫子十家注最通行日本人小宮山綏介著孫子講義推爲空前絕後之作焉

第三節 吳子文體見儒家尙武之精神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爲千古儒將之冠起爲曾子之門人故儒服

生於戰國。故曉鬯兵機。吳起之書。皆與文侯武侯應對之辭。迎機利導。其答如響。文機亦奇變不可思議。孔子之門有仲由。曾子之門有吳起。皆儒家不可少之人物。蓋尚武之精神。出於天賦。所以矯賤儒庸懦之習也。其圖國篇言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合於孟子人和之旨。蓋國者民之積也。吳子言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深知後世喪國之道。必由於不和。料敵篇深知六國之性情。及其地之廣狹。民之強弱。治兵篇謂以治爲勝。又謂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尤爲扼要。論將篇純於正。應變篇盡其奇。勵士篇著其效。文體則壘斷岡連。自成一體也。

第四節 九章算術文體之整潔

六經惟周易之爻象。文體整齊。九章算術。大抵周官保氏之遺法。而周秦之際。習算者以爲普通課本耳。其九章猶易之八卦也。其算題猶易之各

爰也。其術曰云云。猶易之象曰云云也。文體整齊。說亦簡質。象數之理。遂覺奇奧而難通。唐之李淳風奉勅注釋。其功與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同。明經明算皆實學也。况方田通於農學。粟米通於商務。古昔未有錢交易以粟米商功便於工程。勾股便於測量。民生日用。無一不與算數機關。惟九章次第。未便初學。蓋古人分部之未善也。古人立六書九數於小學。後儒輒視爲皓首難窮之事。則空文誤之也。厥後借衰之理。暗合於借根。方程之正負。實通之代數。勾股之法。亦通於三角八線焉。雖新法日多。然古人椎輪創始之功。不可沒矣。清代算家著述高古者戴東原李尙之羅茗香焦里堂皆神與古會然不若梅氏之明曉

第五節 墨子發明科學新理之文體

墨子翟之經說。多明算術格致之理。其文古奧。多不可句讀。經上云。平同高也。直參也。合於海島算經。兩表齊高參直之術焉。又云端體之無序而

最前者也。此所謂端者，卽幾何原本之點，序猶東序西序兩旁之謂也。幾何所謂點無長短廣狹是也。最前者，幾何所謂線之界是點是也。又云圓一中同長也。幾何所謂自圓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是也。經下云：臨鑑而立景倒，謂窪鏡也。又云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謂突鏡也。鄒特夫著格術補，卽發明墨子之精意。成光學之專書也。經說下又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陳蘭甫疑爲西人起重之法。林氏謂挈者與地球吸力相反，故須有力。引者重學斜而之理，力被分而減小也。昔人以此證西學爲中國所固有，實則斷爛不可讀。科學當以新法爲準也。兼愛之說，在現行政治經濟制度之下，似難達到圓滿目的。苟物質文明發達，廢除私有財產，無游民，無廢事，一切不平等變而平等，兼愛可實現矣。

第六節 老子創哲學家衛生學家之文體

老子李耳。作道德經五千言。文體高潔。自成一家。固中國哲學之著作者也。竊以爲老子之學。楊朱爲我所從出耳。其視一身之外。萬物百姓皆芻狗也。老子但知爲我。視五色五音五味。皆由外來而非我所固有也。吾意老子其苟全性命於亂世者乎。故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善於用柔。其言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小則得多。則惑。其志亦足悲矣。老子既欲以柔勝剛。弱勝強。則居心不得不陰險。彼所謂居其實者。何往而非自私自利之見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老子之言不由衷。亦可見矣。

第七節 莊子文體真僞工拙之異同

莊子之學。出於老子。而文尤奇警。猶孟子之學。出於孔子。而文尤奇警也。管川文學史以莊子與孟子並稱戰國之文。恢譎雄偉。雖儒家之純實。道家之清淨。猶不免爲習俗所移。莊周識見高妙。性情滑稽。矚其筆鋒。神奇變化。匪常情所

能測。荀子解蔽篇謂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然莊子之文亦不一致。閩南鄭氏井觀瑣言曰。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攷其文字體制。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字。亦不類西漢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常觀馬蹄跋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大宗師等篇。殊不相侔。閩中林西仲氏作莊子因。仲懿氏作南華本義。皆分段加評。逐句加註。西仲之書尤爲塾師所重。然近世孫文定曾文正皆嗜莊子之文。文定南華通亦評其起承轉合。是撥乎應。使人易曉。世人忌西仲之書。通行海內。多詆其淺陋也。

第八節 列子創中國佛教之文體

列子之文。雄奇不逮莊子。而靈幻過之。列子蓋有佛家之思想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孔子許其得之而不盡。

者也。彼西域輪迴之說，未入中國以前，林類已脫然超悟矣。列子之文，如女媧之補天也，愚公之移山也，非所謂神通廣大者歟。蛇身人面，牛首蛇鼻，非所謂法象莊嚴者歟。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鷓鴣鷹鳶爲旗幟，非所謂皈依馴服者歟。姑射神人，吸風飲露，似天女之散花，中山鬼物，隨煙上下，似夜叉之披髮，不獨紀周穆王之化人，以西域爲樂國也。列子之寓言，猶天竺之象教也。列子卽人心營構之象而言，以盡世情之奇變，非造作邪說以誣世也。釋典之文，如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光博，維摩之奇肆，皆可屬於列子之附庸矣。

第九節 文子之文體冗雜

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也。後人因范蠡師計然，姓辛，字文子，遂誤兩人爲一人。柳子厚文集有辨

文子一篇。稱其旨意皆本於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詞。又互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今刊去謬惡濫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是其書不出一手。唐人固已言之也。唐人尊老子爲道德真經。莊子爲南華真經。列子爲冲虛真經。文子爲通元真經。亢倉子爲洞靈真經。道家著述。幾與論孟並重。文子之文。亦與老莊並重矣。

第十節 商君書創變法條陳之文體

古今言變法者多。能犧牲一身。以成事業。終致國富兵強者。商君一人而已。商君之學似孔子。不外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二語。商君之壘令算地。皆足食之訓也。戰法畫策。皆足兵之訓也。商君之精言曰。聖人有必信之

性又宥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又曰：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此皆民信之訓也。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商君有之。故曰：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商君之文，條達而善辨，明敏透闢，鋒鏗四射，使君主不得不信，而後人民亦不得不信。於是商君乃得行其志焉。王安石上萬言書，其明敏透闢，不讓衛鞅。惟民信未孚，故秦更法而強，宋行新法而弱耳。宋人變法之初，不能信賞必罰，昭天下之大信，是聚斂而已。豈足以致富強。雖能文如荆公，亦具文耳。

第十一節 韓非子刑律之文體

申韓之學，本於黃老，蓋變本而加厲也。申不害之書不傳，觀韓非子定法篇，似舉申不害公孫鞅二家之法術，合而一之，皆以爲未善也。韓非子謂舜之救敗，是堯之失，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

也。此老吏斷獄深文致罪之辭。韓非子施之堯舜。亦奇矣哉。然可以破古人矛盾之說。亦千古之特識也。韓非子八說篇。凡仁人君子有行有俠之得民者。皆以爲匹夫之私譽。實啓秦政坑儒臣殺功臣之端。而韓非子亦不能自免也。歷朝黨禁。竭天子之力。以與匹夫爭。彼執法之臣。不得不柔媚以事上。苛察以制下。而刑律因以日繁。韓非子言曰。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也。韓非子欲息文學而明法度。苟得其志。將盡天下之異己者而誅鋤之矣。吾讀韓非子之文。吾幸韓非子之不用也。

第十二節 公孫龍子叔辨學之文體

論語言正名。中庸言明辨。袁周諸子。鄧析尹文惠施。公孫龍遂成名學一家之言。嚴子幾道。譯穆勒名學。卽同此家數。同此文體。今鄧析尹文。韓非

原書惟公孫龍之書較爲完備。其書大指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淮南子謂公孫龍粲於辭而質名。揚子法言亦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與莊列談空者抗。陳振孫以淺陋迂僻譏之。未允也。其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見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乃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其明辨大抵如此。

第十三節 鬼谷子荆交涉之文體

鬼谷子之名始見於隋志。漢志縱橫家。蓋出於行人之官。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今皆不傳。胡應麟筆叢謂東漢人本蘇張之說。會粹而爲之。託名鬼谷。然其文固周秦之文也。高似孫稱其一闔一關。爲易之神。一翕

一張爲老子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其文淺近。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其言益奇。其道益隘。差爲得真。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緯。要非後世所能及也。鬼谷子裨闔飛箝等篇。不過時人矯詐之常態。讀其書如見其肺肝然。雖然。交隣之道。惟國勢相若。乃可以公法相持。信義相孚。否則寓干戈於樽俎之間。騰騁筆墨。肆爲恫喝。叩關而至者。皆鬼谷也。然我能自強。無隙可乘。則彼所挾抵觸之術亦窮矣。

第十四節 鷓冠子不立宗派家之文體

鷓冠子楚人。居寒深山。以鷓爲冠。號曰鷓冠子。宋陸佃爲之注解。且稱其書雖本於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辭奧旨。亦每每而有也。竊謂戰國時諸子。各立宗派。鷓冠子獨不立宗派。誠有當毋固。

毋我之旨。未可以雜家斥之也。韓昌黎讀其文。則謂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氏所驗不同如此。夫韓柳皆號爲古文鉅子。其志趣亦略相同。歐陽文忠曰。文章自古無憑據。其信然也。

第十五節 諸子僞書文體之近於古者

嘗觀姚氏際恆古今僞書考。深服其甄別之嚴。兵家之六韜。道家之關尹子。法家之鄧析子。雜家之燕丹子。皆僞而近於古者也。今觀六韜。相傳出於太公。而精嚴不逮孫。吳然三國時蜀先主觀之。已與諸子相提並論。關尹子相傳。周尹喜撰。其書中如一息得道嬰兒。葢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此文藻。然其書爲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則當出於六朝以前。鄧析之文。節次不聯屬。似掇拾之本。燕丹子

則抄錄史記而爲之是也。數子者文體猶近古。子華子諸僞書雖存於四庫。其文體不足論矣。其尤僞者如尉繚子之類。書雖存。習之者亦少。

第十六節 諸子佚文由近人輯錄之體

守山閣刊本慎子一卷。尹文子一卷。皆校錄其佚文爲附卷。尸子輯本則有兩家。章氏宗源輯本則有二卷。刊入平津館叢書。任氏兆麟輯本則有三卷。刊入心齋十種。唐馬總著意林五卷。周秦之佚文。或賴以存百分之一二。近代馬氏國翰玉函山房叢書。搜集佚書。子部尤夥。周秦以前。片言單語。珍逾拱璧焉。然零星掇取於類書注釋之中。必不能復還故觀。亦無從論其文體。惟慎子尹文子尸子已成卷帙者。雖舊文殘缺。其崖略猶可見耳。慎到之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尹文子則謂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學者弗言。尹子之勸學處道。則幾於正矣。讀古佚書。學近

人輯錄體例亦不外徵引詳實整齊排列耳。

第八章 史記漢書三國志四史文體

第一節 史記爲經天緯地之文

孔子作春秋絕筆五百年有漢司馬遷繼起作史記史公之特作史者萬世之師也太史公自序托始於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歷唐虞夏商世序天地周秦爲司馬氏及漢之建元元封間遷父談爲太史公位丞相上司文史星歷之事遷生龍門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選仕爲郎中奉使西使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乃發石室金匱之書上起軒轅下終天漢其於本紀年表月表皆以天時爲之經歷書又總合古今甲子以紀年月焉諸侯王之世家以邦國

爲之緯。河渠書又總合江河派別以與水利焉。雖一家之言。實天地間之絕作也。後世太史所謂編修纂修協修者。不但叩以渾蓋黃赤而不辨。且有終其身未嘗撰一字入史箴者。斯則爲太史公之牛馬走而不足矣。

第二節 史記通六經自成一家之文體

史記五帝本紀引用帝典。夏本紀引用禹貢。殷本紀引用商頌。周本紀引用春秋。禮書樂書。則比於禮記樂記。日者列傳龜策列傳。雖近於易。然聖賢重民事而遠鬼神。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史公之作史記。亦先詩書而後卜筮也。通六經之精意。成一家之著述。網羅羣編。胥歸一貫。班固乃詆其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此特文人相輕之意氣耳。史遷叙二帝三王之事。較尙書家尤爲詳備。豈可遽議疏略乎。代遠年湮。不能詳考。故史公之略商周而詳秦漢者。猶孔子略夏商而詳周室也。

至於牴牾之處，亦由經傳各有異義耳。班固又謂史記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知史記於孔子進於世家，老莊申韓則同爲列傳，果孰先而孰後耶？是則不待辨而自明矣。

第三節 史記本紀世家文體之辨

劉知幾史通曰：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埴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夫知幾所論，乃編年之體，非本紀之體也。凡本紀必追溯其所自出，若周秦本紀，截去文王莊襄以前，是爲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若列周秦世家於本紀之前，秦世家於秦本紀之前，則冠履倒置，名稱不順。若列周秦本紀於本紀，而

降周秦世家。儕於齊魯。則顛亂彌甚而不可讀矣。况周人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史遷冠之本紀之前。不亦宜乎。知幾特苛責前人而已。

第四節 史記世家列傳文體之辨

史遷列孔子於世家。王安石獨非之。其言曰。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者。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然荆公之說。徒爲大言而鮮實者也。由戰國以至楚漢之際。儒術不過九流之一。孔子之或與墨翟齊名。或爲莊周之徒醜詆。名稱未定於一尊。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司馬遷銳氣以名世。自任。故列孔子於世家耳。

第五節 史記十表類統計學之文體

史記爲文人所傳誦久矣。其傳誦亦不過記傳之文耳。年表則可備攷證而不便於傳誦。彼文人之無實學者。弗能摹仿其體裁也。鄭夾漈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王僧虔稱其旁行邪上。體仿周譜。蓋三代之遺法也。今歷史新裁。尤以圖表爲重。實不能出史遷範圍。觀三代世表。則古今帝王統計也。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則強大各國之統計也。秦楚之際月表。則因戰局未定而變遷較多。不能不力求詳密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皆漢室之統計冊也。或年爲經而人爲緯。或年爲經而地爲緯。絲連繩貫。開卷犁然。蓋史法與歷法相通也。

第六節 史記列傳文體之奇特

史記列傳體裁皆有精意。冠以伯夷列傳。誠龍門得意之筆也。其敘事皆以議論出之。爲古人鳴不平之意。後之文人作史者。莫能得其彷彿焉。管晏同傳。其道同其國同也。老莊與申韓同傳。痛黃老之流爲刑名也。至於屈原賈誼。異世而同傳。則悲其遇合。遷謫略相似也。刺客傳雜於列傳之間者。尊俠士以抑霸者耳。衛霍列傳。次於匈奴。司馬相如列傳。次於西南夷。所以著開邊之功也。後世列傳。名臣最前。外國最後。失史公之精意。亦失文章之次第矣。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皆各爲列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非精於判別而能若此乎。儒林之目。後世歧爲文苑。又歧爲道學。儒離爲三矣。而游俠犯禁滑稽游戲者。史臣皆不之記也。然史公精意所注。爲絕筆者。則爲貨殖傳。仲尼弟子。惟子貢互見。與范蠡白圭競。卽大

所謂生財有大道乎。

第七節 褚少孫裴駙司馬貞張守節諸家增補史記文體

史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爲百三十篇。漢書本傳稱其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注以爲遷歿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月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列傳劉知幾史通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駁張晏之說爲非。今考日者龜策二傳並有太史公曰又有諸先生曰是爲補綴殘稿之明證。當以知幾爲是也。宋裴駙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素隱皆箋注體。然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援據詳實欲更史記篇次亦自有條理。張守節正義論史例頃涉附會錄諡法解則頗便檢查足補八書所未備也。

第八節 歸震川評點史記之文體

明歸震川讀史記以五色標識各爲標識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以便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此章實齋文史通義所笑罵也章氏曰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章氏此言似指望溪且直斥歸氏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開後人以揣摩淺陋之習雖然儒生執業不可無實學無實學則文理雖通亦空文也

第九節 漢書仿史記之文體

東漢班固繼其父班彪之業作漢書一百二十卷蓋史記終於漢武自太初以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蓋仿虞書夏書商

書周書之名。其文體異於尙書。全仿龍門舊例也。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由漢高以至漢武。凡六世之紀傳。全錄史記原文。亦間有損益。宋人倪思撰班馬異同。明人許相卿編史漢方駕。皆兩錄原文。互相校勘也。但校勘過密。失於煩瑣耳。史記引左國。時有增刪。漢書於史記亦然。且有移其先後。或自此篇移入彼篇者。合二書讀之。知遷固著述。各有精神。史記衛霍傳。附錄諸將。班氏則各爲專傳。則鄭夾漈譏班氏之盡竊遷書。亦言之過激矣。

第十節 漢書地理志之文體

漢書十志。爲史記八書所未及者。班固創地理志。蒞文志也。若五行志則不足論也。史遷周遊廣覽。非不能作地理志者。必待班氏而始創前例。則後人之法。恆密於前人也。班氏漢書。乃斷代之史。其地理則上溯禹貢周

官者。明前人作史所未有也。秦人分海內爲四十郡。惜蕭何收圖籍後。未嘗撰秦地理志以貽後世也。漢北拓朔方。南并嶺粵。東收樂浪。西闢燉煌。廣九州爲十三部。班固能詳攷郡縣建置之始。戶口多寡之數。凡秦政舊迹。王莽新名。皆臚列不遺。而名山大川。亦附見於注文焉。侯國領縣。亦從茲例。西漢之世。去戰國未遠。各國遺民。畛域未化。猶自成風氣。故班固附論於篇末。蓋欲混同各國之舊俗。俾言郡國利病者可考也。班氏創此文體。可謂特識過人矣。惜其有地志而無地圖。猶未爲精備焉。

第十一節 漢書藝文志之文體

漢自武帝建藏書之策。成帝時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向卒。哀帝復使其子歆繼其事。歆於

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時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班固刪其要爲漢書藝文志。三代之舊籍。凡再見於秦火之後者。咸賴此編以存其目焉。王伯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折衷羣言得失之故者。附刻玉海之後。後世七略之目。變爲經史子集四部。目錄之體。遂一變而不可復矣。鄭樵痛詆班氏。然藝文略亦不能不取法於向歆。章實齋校讎通義。所以有宗劉鄭之篇也。

第十二節 漢書西域傳文體

漢書西域傳最詳實。龍堆以西。葱嶺以東。凡數十國。多史記大宛傳所未及。每國各記其去陽關若干里。去長安若干里。戶口幾何。勝兵幾何。凡其國王之所治。及其道途山川風俗物產。皆臚列焉。雖西域傳實西域志矣。此體與地理志同。非尋常文墨之士。可操其作傳之才。以作此也。班超投

筆萬里外。取封侯印。班氏於西域全勢。而不實驗。故其爲書。足以信其時傳於後。其文體之整潔。尤爲後人所不易及。顏師古注其訓詁。而略其名。蓋知其難也。國朝徐松以事戍新疆。著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則得諸身歷也。邇來西域圖考之類。著述日多。推求日密。魏默深龔定菴何願船諸鉅子之後。惟洪文卿攷證尤詳。蓋兼采西文地圖。以資印證也。

第十三節 班昭續成漢書八表并天文志之文體

班固從竇憲北伐匈奴。登燕然山勒銘而回。故坐憲黨以罪誅。八表天文志皆未成。和帝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後世尊之曰曹大家。誠爲文史之大家矣。作使惟紀傳較易。書志甚難。而表譜則尤難。天文志則志之最難也。王侯功臣百官公卿等表。雖仿法史記。然昭宣元成哀之事。史公蓋不及見。而有待於後人也。古今人物表。舉書契以來之人物。區分九

等。既無漢人而附於漢書。誠不可解。劉知幾謂古今人物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則譽之太過。鄭夾漈則謂其強立差等。他人無此謬也。又抑之太過。楊升菴亦謂其自亂其體。其言較允。然班昭能知西漢以前人物之多如此。後人漢史不熟。能舉漢以來人物而立差等乎。女學久絕。蔡中郎有志讀漢書。亦陷於董卓黨禍。其女文姬才似班昭。不克隨其父。匍匐渾儀。載之篇章。而女子之明天算者益尠矣。

第十四節 後漢書紀傳後附論贊之文體

南朝劉宋時。范蔚宗撰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別有後漢書論贊五卷。後人以論贊散於紀傳之後。故劉知幾曰。馬遷自序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叙。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

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由此觀之，知幾時論贊已附紀傳之後矣。夫史記太史公曰云云，大抵補紀傳所未及，非有意重複。自蔚宗作備，唐人史記索隱，亦贅以述贊矣。蔚宗之書，初爲后紀，與帝紀並列，而傳中又兼采風俗通、抱朴子之文，以騰異說，實垂正史之體。然范氏之先，若劉珍之東觀記，謝承、薛瑩、華嶠、謝沈、袁山松之書，今並無一存者，必范氏著述，博瞻過於餘子乎？或范書浮薄近俗，而淺人易入乎？馬班復起，當不謂然。蔚宗蓋有文才而無史才，實爲晉宋諸史導先路矣。

第十五節 司馬彪續漢書志之文體

隋書經籍志載司馬彪續後漢書八十三卷，唐書亦同。宋志惟載劉昭補注後漢志三十卷，而彪書不著錄，是宋時僅存其志，故移以補後漢書之

闕。今并入後漢書后紀之後。列傳之前。題曰梁剡令劉昭補并注。惟劉昭序稱司馬續書。總爲八志。歷律之篇。仍乎洪邕之所搆。車服之本。卽依董蔡之所立。儀祀得諸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藉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彪書旣并入後漢書。其目錄不知爲誰氏所訂。一志分爲數卷。一卷又分列細目。如律歷志上分列律準。侯氣。律歷中。分列賈逵論歷。永光論歷。延光論歷。漢安論歷。熹平論歷。論月蝕。律歷下。分列歷法。禮儀志則分列各節各祠。郡國志則分列各州各郡。其餘諸志亦然。其近於緜瓊爲史法家所議。然作者便於編輯。讀者易於觀覽。厥後司馬溫公通鑑目錄。卽仿此體也。一部廿四史。從何處說起。吾欲詳列目錄。以貽初學。則有志而未逮也。宋人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清錢大昭後漢書補表八卷。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皆當援司馬彪劉昭之例。增入後漢書也。

第十六節 三國志文體之勦例及正統所在

晉陳壽撰三國志六十五卷。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名則志而體則傳也。今三國志列於正史。而魏蜀正統猶爭持而未決也。朱竹垞作陳壽論曰。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爲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朱氏此論最爲平允。陳壽生遷固以後。獨刼斯體。不可謂非良史之苦心。彼習鑿齒作漢晉春秋。特以東晉偏安。藉尊蜀以自尊耳。北宋檢點纂柴氏。則溫公之通鑑。帝魏。南宋偏安。則朱子之通鑑綱目。又帝蜀焉。偏安之國。不能與五胡女真戰勝於中原。規復禹甸。其文士乃日日著書爭正統焉。與夜郎自大何異乎。彼漢光武唐靈武之中興。雖不爭正統而正統自在也。

第十七節 裴松之注三國志之卮例

唐顏師古之注漢書。章懷太子賢之注後漢書。皆明原書之詰訓而已。未嘗於原書有所增益也。劉宋時裴松之注陳壽三國志。乃博考羣編。掇三國軼事。自覈一體。其上三國志注表曰。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固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裴氏之例如此。其所徵引。如獻帝起居注。英雄記。曹瞞傳之類。今無存焉。讀其文。并可攷其事。卓哉裴松。陳壽之益友也。晉書以後。紀載日繁。故爲史注者鮮矣。然三國志最闕漏者。莫如表志。清洪亮吉三國疆域志。侯廉補三國藝文志。洪麟孫補三國職官表。其致力等於裴松。終當收入正史也。

第九章 諸史文體

第一節 晉書文體爲史官奉勅纂輯之始

晉書首列唐太宗修晉書一篇。劉知幾亦謂貞觀中治前後書史十八家。未能盡善。勅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然唐人所撰類書注釋。每稱引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及孫盛習鑿齒檀道鸞之著述。則晉書雖成。固已不愜衆論也。今晉書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總一百三十卷。惟陸機王羲之兩傳論皆稱制曰。蓋太宗親御丹鉛之文也。唐人因劉元海與高祖淵同名。不敢加貶語。則以爲符瑞焉。是以史官曰。元海人傑。又曰策馬鴻鸞。乘機豹變。何頌颺若此之甚乎。東晉九分天下而有其二。曾不足三分之一。乃地理志依然若統壹之字內焉。清洪亮吉撰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晉室分崩離析之

象如觀掌上矣。

第二節 宋書文體皆因前人之作

宋書百卷。凡帝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齊永明中。沈約奉勅撰。今本題曰梁沈約撰。以約仕終於梁。從隋書經籍志之舊也。當時作史者。有何承天。蘇寶生。徐爰之。徒。何承天不但明於文史。且習於星歷。惜其年不永。惟紀傳及天文律歷兩志。猶出承天之手。蘇徐以後。大端畢備。沈約不過因人以成事耳。永光以後。不免遷就。以合時君之旨。雖自謂勑立新史。取舍是非。未必皆當。又况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王邵所譏耶。姚察稱其高才博洽。名亞遷董。要非此書定論。其地志於僑置州郡。及勑立併省之故。多不詳其年月。亦惟疏略。惟禮志合郊祀祭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鑿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則宋書文體

之詳贍者也。

第三節 南齊書文體多諛辭

南齊宗室蕭子顯仕梁，撰南齊書五十九卷，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以故事多附會，辭多溢美。初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劉知幾曰：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爲優長，爲序例之美者。今考此書，良政高逸，孝義倖臣，諸傳皆有，序而文學傳獨無叙，殆亦宋以後所殘闕歟。曾鞏則譏其喜自馳騁，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文益下，洵非誣也。江淹知作志之難，然南齊書志天文，但記災祥，志州郡不著戶口，律歷志則闕焉而不作。

第四節 梁書陳書文體成一家之言

兩漢著作之盛，如司馬氏之談遷，班氏之彪固，皆父子相繼而成也。梁史

官姚察。仕於陳。官至吏部尙書。隋高祖問以梁陳之事。因爲書。未就而卒。子思廉能世其學。唐武德貞觀間。詔思廉與魏徵同撰梁書陳書。今本惟題思廉不及徵。意者徵但領史館而不暇撰述耳。按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卷。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合三十六卷。惟未作表志。爲其缺憾。不如馬班遠甚。但其排比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姚氏父子。歷事梁陳隋唐四代。蓋朝代雖更。史官必不死。夏太史終古之奔商。殷太史高勢之奔周。皆因一代圖籍所在。不可湮滅也。然思廉撰陳書。列其父姚察之傳於江總之後。殆雅慕江總之文辭乎。由今觀之。是猶自投於渾濁也。

第五節 魏書文體惟官氏志最要

魏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凡一百一十四卷。北齊魏收撰。收恃才輕

薄。有驚蛟蝶之稱。收之書爲世詬厲。號爲穢史。其不足以傳信明矣。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之書。浩則以直筆嬰大戮。其後邢巒。崔鴻。王遵業。溫子昇之流。皆有撰述。魏收博訪百家。包舉一代。惟先列傳而後各志。次第異於馬班。帝紀第一曰序紀。由成帝毛以逮昭成。帝什翼捷。凡二十七世。仿史記爲之。惟塞外傳聞歧異。無徵不信耳。其官氏志。言安帝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其後往往易朔漢之姓爲漢族舊姓。其姓之至今未改者。一尉遲氏而已。讀魏書官氏志。令人悚然於他族偏處之懼矣。釋老一志。亦爲魏收所剽。猶史記之封禪書乎。隋魏澹後魏書。惟存太宗紀一篇。唐張太素後魏書。惟存天象志一卷。魏收亡此二篇。後人乃取他書以補之也。

第六節 北齊書文體自成一家規模獨隘

北齊書帝紀八。列傳四十二。共五十卷。唐李百藥奉勅撰。蓋承其父德林之業。纂緝成書。猶姚思廉之繼姚察也。北齊立國本淺。無奇功偉節資史筆之發揮。觀儒林文苑傳叙。去其已見魏書及見周書者。寥寥數人。聊以取盈卷帙而已。是其文章之萎靡。節目之叢脞。固由於史材史學。不及古人。要亦其時爲之也。一代興亡。常有專史。典章沿革。政治得失。人材優劣。於是乎徵焉。未始非後來之鑒也。

第七節 周書文體欲復古而未能

北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卷。唐貞觀中。令狐德棻建議。修梁陳周齊隋五史。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共修之。當周隋時。柳蚪。牛宏。各有撰述。德棻多因循舊說。今本殘闕甚多。多取北史以補之。劉知幾於令狐之書多貶辭。謂宇文開國之初。事由蘇綽。軍國詞

令皆準尙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此。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惟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室一代之史。多非實錄。云云。然知幾論史。不知文質因時。紀載從實。周代既文章爾雅。仿古製言。自不能易彼古文。改從儷偶。知幾之文。多習駢語。故不以令狐爲然也。吾獨譏令狐於周室一代典章。及仿周禮六官府兵之制之類。不能區爲志乘。使後人有所稽考。則令狐之失。不能諱也。

第八節 隋書文體明備十志尤稱精審

隋書帝紀五卷。列傳五十卷。皆署唐魏徵等奉勅撰。志三十卷。介於紀傳之間。皆署長孫無忌等撰。據劉知幾史通。撰紀傳者爲顏師古孔穎達。撰志者爲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按貞觀三年詔修隋史。十五年又詔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故隋書十志。皆不以隋代爲限。梁

陳周齊諸書之無志者。可藉此以爲攷證焉。其編入隋書。以隋居五代之末。非專屬隋也。上接魏晉。條理一貫。律歷志出於李淳風之手。如南齊祖冲之減閏分增歲差。其子程暉之復行之于梁代。其後宋景業李業興甄鸞馬顯張賓張胃元之術。亦附見焉。北齊張子信言日行有人氣差。劉焯因以立盈縮躔衰。非淳風不能言其詳也。五行志不類淳風之筆。或云褚遂良所作。本四庫題要經籍志述經學源流多件。然四庫部分。其中所列古籍。多不見於漢書藝文志者。漢以後唐以前之著述。尤賴此備考證焉。兵志之作。又隋以來所未有也。唐書以來。皆沿其例乎。

第九節 南北史仿史記紀傳之文體

唐顯慶中。李延壽抄撮其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起自魏終於隋。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號曰南北史。初魏書謂南朝曰島夷。宋書謂北

朝曰索虜各內其國。未有折衷。今觀南史本紀中刪其連綴諸臣事跡。列傳中多刪其詞賦。然宋齊梁陳九錫之文。符命之說。告天之詞。皆沿襲浮夸。仍芟削未盡。且累朝之書。勒成通史。紀傳之外。不能撰爲表志。亦屬闕典。其列傳以姓爲類。分卷無法。南史則王謝分支。北史則崔盧繫派。故家世族一例連書。覽其姓名。則同爲父子。稽其朝代。則各有君臣。豈知家傳之體。未便施之國史乎。是不得援史記世家爲例也。劉昶蕭寶寅反復南北之間。二史互見。實不得不然。否則無可位置也。

第十節 新舊唐書文體之異同

五代石晉時劉昶奉勅撰唐書二百卷。本紀二十。志三十。列傳一百五十。卽舊唐書也。自宋嘉祐後歐陽修宋祁等重修新書。劉昶舊書遂廢。然舊本恆傳述不絕。學者表昶之長。以攻修祁之短者亦不絕。劉昶之書多因

仍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暄之舊。故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長慶以後。史失其官。故多疎舛。陶亦無所因也。新書首進表以曾公亮爲首。書中本紀十表十五。志五十。題修名列傳一百五十。題祔名。本以補正劉陶之舛漏。自稱事增於前。文增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按新唐書文體之足以上祧史漢者。表之。宰相表以年爲經。宰相三公三師爲緯。朝政得失。一覽可知矣。方鎮表以年爲經。地爲緯。藩臣叛服。一覽可知矣。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稍覺繇衍。然史記以後。世家不作。歐公復古。誠爲卓識。亦未可訾議矣。

第十一節 舊正代史文體仿三國志新五代史文體仿史記

宋開寶中。薛居正受詔修梁唐晉漢周書。是爲舊五代史。凡百五十卷。目

錄二卷。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故諸臣列傳。或云事見某書。或云某書有傳。蓋梁唐晉漢周各爲一帙。而合爲一編。如三國志之例是也。其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上擬龍門。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盡列本紀於前。而歷朝家人。歷朝不事二姓之臣。自爲一類。其特異者。如死事一行義兒。伶官宦者諸傳。皆勑例也。特識也。非薛史所及也。唐六臣傳雜傳。則近日二臣傳之先聲也。薛史世襲列傳。僭爲列傳。歐史易之曰世家。名合於古。而意得其平矣。薛史尙有禮樂食貨選舉刑法職官諸志。歐公一例芟除。僅作司天職方二考。則不逮薛氏之詳也。金章宗廢薛史。專用歐史。元人困之。明人拆薛史於永樂大典中。乾隆時復輯而出之。列於正史焉。

第十二節 宋史文體之繁舛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在一部廿四史中。卷帙獨繁。元托克托開史局。既集成衆手。必檢校難周。故柯維騏以來。多詆其舛誤。其總日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然叛臣傳後六卷。皆題曰世家。而總目未之及也。本紀第一行曰。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諱匡允云云。已令讀者不耐讀。強記者不能記矣。大抵宋人尙虛文。元人亦因而錄之。宋之宗室。不逮唐之繁衍。而宗室世系表倍於唐書。儒林列傳之外。更表異爲道學傳。然則道學或薄儒者而不屑爲耶。呂祖謙蔡元定陸九淵。又何以不齒於道學耶。文苑傳七卷。北宋已居其六卷。南宋僅周邦彥後一卷而已。循吏傳則南宋無一人也。列傳多載其祖父之名。而無事實。則似誌銘之體。詳官階升轉。又似履歷之牘。然宋人板本風行。宋人著述。存於世者較多。核以宋史。事多歧異。然卷帙太多。校

勸者亦不能盡舉其失矣。

第十三節 遼史文體之簡要

遼史一百有六卷。亦由元托克托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遼史不作天文志。而作歷象。最爲特識。而官星之關於推步者。皆可入歷志。彼前史之作天文志者。徒侈譏祥耳。遊歷屬國。雖見於本紀。仍列爲表。部族雖見於營衛志。亦列爲表。頗近於複。然表者取其類聚羣分。一覽而見。便於讀者。又何可廢耶。列傳簡明。故開國元勳耶律曷魯韓延徽之功。其傳不盈一卷。其他傳或寥寥數行耳。天祚以後。遼亡於金。而西遼耶律大石。猶帝制自爲。數傳亡於乃蠻。及元滅乃蠻。乃滅夏滅金。元人兼有西域。廣土衆民。而遼苞於域內。何以西遼偏安時代之記。曾不及南宋百分之一乎。托克托不旁徵於傲外故也。遼人東通日本。西控波

斯西突厥。今譯土耳其惟僅得中原東北一隅。不讀遼史。而僅閱俗本綱鑑者。不知遼之全勢盛於金也。厥後金源蒙古。有志於中原。皆造攻自遼。遼失而中原隨之矣。

第十四節 金史文體中交聘表最善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亦元托克托撰。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其文體足法於後世者。則交聘表是也。表起於太祖收國元年。以年爲經。以宋夏高麗三國爲緯。迄於金國之亡。凡三卷。由日和戰大局。一覽可知。要言不煩。多切中事理。今日交涉日多。則此體誠不可少也。良史特識。不讓遷固矣。至於歷志。則采趙知微之大明歷。而兼考渾象之存亡。禮志。則掇韓企先之大金集禮。而兼考雜儀之品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掃。官百首叙建國諸官。元元本本。具有條理。食貨志可證宋金互

市江浙以茶易河南之絲。今昔物產迥異。皆足以益人智識。其紀傳之詳略得宜。猶餘事也。雖有小疵。弗可貶矣。

第十五節 元史文體多疎舛

元史二百十卷。明洪武二年李善長表進。實宋濂等修之也。卷首有纂元史凡例。謂本紀準兩漢史。志準宋史。表準遼金史。列傳準歷代史。惟不作論贊。亦非毫無意例志者也。總日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按明初得元人十三朝實錄。爲紀傳史料。又得虞集經世大典。於元之一代典章粗備。惟初開史局僅八月。重開史局僅六月。以年餘之力。欲盡得元室雄才大略而書之。不可得矣。太祖紀世系。尙不及元朝秘史蒙古源流之詳。太宗憲宗威行西北。震耀歐洲。而本紀所書。不及元史譯文證補之半。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毫無詮釋。必待今日歐亞大通。轉

藉俄羅斯文阿刺伯文考證之。洪文卿之書。所以得前人未有也。諸王表但載封號印紐。不言封地大小遠近。亦失其輕重矣。若仿遼金史。尙宜作部族表。屬國表。交聘表。宋濂不能爲也。錢辛楣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皆當收入正史也。列傳中速不台。雪不台。一人歧爲二傳者有之。誠前史所無之巨謬。四法薛齊名。赤老溫獨無傳。不知何意。汪氏輝祖有元史本證。固宋濂諍友也。

第十六節 明史文體多不實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經濟聖祖世宗高宗三朝勅修。雖首命彭孫遹等五十人。繼而因王鴻緒。明史藁增損之。終成於張廷玉之表進。其間後先其事者。名儒以百計。偉矣哉。史之至文也。至於歷志用圖。實出梅文穆公手定。刼前史所未有。且明之太統。出於元之授時。爲中法之最精者。得藉以

傳諸不朽焉。有欲去圖存說者，以復古體不亦愚乎。見梅氏叢書赤水遺珍 藝文志

斷自洪武。雖爲剗體。然劉知幾已計之矣。七卿表亦剗體也。明廢左右丞相。政歸六部。而都察院糾察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剗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明季士大夫之詔附權璫。小民之困於闖獻。皆前古所未有。土司卽古羈縻州。明史列羈縻衛所於兵志。而以土司之隸於各布政使司者。爲土司傳。然清以滿人入主華夏。關於明亡清入關諸事實。多諱而不言。如揚州十日之屠。留髮不留頭之令。皆不見於明史也。

第十七節 編年文體 溫公通鑑似左氏朱子綱目似公穀

編年之書。自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以後。惟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爲大宗。溫公竭十九年之力。正史之外。采雜史二百二十二種。其殘稿在洛陽者盈兩屋。非掇拾刪併者所能爲也。同館劉放劉恕范祖禹皆通儒碩

學。非空談心性者。故網羅宏富。體大思精。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名物訓詁典章制度象緯方輿。皆非夙學不能通。胡三省之注。所以珍重於世也。溫公別爲通鑑考異。通鑑釋例。通鑑目錄。生平精力。固盡用於此矣。朱子因通鑑作綱目。如坐堂皇。決功罪。秉筆褒貶。自擬春秋。元明儒者亦以春秋擬之。莽大夫晉徵士。幾爲千古之定論焉。溫公任其難。朱子因其易矣。李燾以來續通鑑者數家。畢秋帆之書出。宋元明之續通鑑者。皆可廢矣。綱目則有金履祥前編。明商輅續編。附於朱子以行焉。觀通鑑事實詳明。如左氏。綱目之例最嚴。而事實多疎。則公穀之流亞也。聖祖御批宸謨獨斷。則麟經以後之特筆也。

第十八節 三通文體之異同

三通文體。皆通貫古今。爲諸史之緯。政典所在。爲從政者所宜讀。此史學

家爲己之學。異於略涉紀傳者。批評文章。泛論事實也。唐杜佑作通典一百卷。長於說禮。其源出於周官。今好古者皆通其書。宋鄭樵作通志。四庫列於別史。然史傳皆無足觀。惟二十略最爲簡略。元初馬端臨作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貫穿前史表志。兼綜羣書。體尤明備。力不足讀全史者。讀溫公通鑑及馬氏通考。亦足以通古今矣。乾隆三十二年撰續三通皇朝三通。雖各有體要。仍不免重規疊矩。近人多讀文獻通考續通考皇朝通考。大端已可概見。樂簡易者又爲三通考輯要。以便觀覽焉。古人讀書有提要鉤元之法。則輯要又何以菲薄耶。

第十章 漢魏文體

第一節 賈山至言爲奏議之特體

漢高帝時。元勳如蕭何張良。文學如隨何陸賈。皆未有言事之書。疏著於

世施及孝文。穎川人賈山始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宋儒眞西山文章正宗。所以稱爲漢高以來所未有也。王伯厚曰。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晁錯。明人唐荆川乃言其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今觀其閎論切喻。波瀾層出。筆力所至。自成法度。於直言極諫之中。有溫和綿密之氣。西漢文繼戰國策後。一變其囂張譎辯。歸於純正。所以開一代之風氣也。

第二節 賈誼治安策爲陳政事疏之文體

漢文帝時。雒陽才子賈誼爲博士。時年二十餘。超遷大中大夫。將更定制。度絳灌害其能。以爲長沙王傅。又爲梁王傅。王死。誼亦自傷死。誼之文最著者爲過秦論。司馬遷班固皆取其文爲論贊。清桐城派之古文辭類纂。陽湖之駢體文鈔。皆錄其文。誠古今所共賞。稱美者無異辭焉。然過秦論

在當時亦成陳迹。惟陳政事疏。因匈奴侵邊。諸侯僭擬。欲匡建大略。所云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何深切之至乎。諠之天姿極高。議論極偉。其大計在遏亂萌而厚風俗。文帝雖不能用。然諠之身後。漢有變故。仍賴其遺策以圖治安。五千餘言。痛切詳盡。爲古今敢言之士所宗。宋儒張栻譏其激發暴露。少年英銳之氣未除。不知賈生之所獨爲千古者。有此英銳之氣耳。南宋偏安。安得有此英銳之氣乎。賈牛鵬鳥賦。弔屈原文。則詞賦家所重也。

第三節 鼂錯言備邊諸書文體近似管子孫武子

穎川鼂錯於漢文帝時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數上書言事。景帝時爲御史大夫。建議削諸侯地。吳楚反被誅。其上言兵事書。唐荆川推許其文最古。似孫武子。今讀其文如云。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又云。兵不完利。與空手

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皆深明利弊之語。錯又臚舉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而兢兢於兵凶戰危之戒。非孔子所謂臨事而懼者乎。錯又有請募民實塞秦。能以秦爲鑒。又有請立邊民什伍法奏。則合於管子之制焉。量錯誠奇士也。能兼通法家兵家之長而致用矣。惜貴粟一奏。令人粟者得以拜爵除罪。流弊至於清代。而捐實官捐開復者。視官途若商市焉。今之武人政客用金錢運動升官者。更卑於專制時代無恥之徒。不得不歸咎量錯之作俑矣。

第四節 枚乘七發與諫吳王書文體略同

曹子建謂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今讀文選枚乘七發。入音說七事。以啓發太子。猶楚辭七諫之流也。枚

叔以淮陰少年爲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濞謀爲逆。乘奏書諫。及吳滅。由是知者。召拜宏農大守。病免。武帝卽位。以蒲輪徵之。道卒。林希元論六諫。吳王書曰。此書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意態橫生。真古之善言者。蓋七發詞藻雖繁。而旨歸最正。抗言讜論。窮極精微。七發之卒章曰。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枚。乘蓋明算而學於孔孟者也。

第五節 董仲舒明經術文體爲策對正宗

西漢董仲舒。治公羊氏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首對言天人相與之際。求王道於春正。次對言必稱堯舜。三對言諸子不在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董氏教之也。劉向謂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

班固謂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實則董氏爲君主之爪牙。教以摧殘言論。用儒家尊君之言。爲君主之護符。其罪大矣。

第六節 淮南子文體似呂覽

漢高帝子淮南厲王長以反徙嚴道死。文帝感民間尺縉升粟之歌。使其子安襲封安好書。天下方術之士咸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講論學術。著書曰鴻烈。是爲淮南子。後以逆謀自殺。其書之旨似老子。其書之體似呂覽。大抵取周秦舊籍。掇拾排纂。如天文訓地形訓之類。皆宋人事類賦八面鋒所師資也。非果能通達天地也。淮南之學。旣出於老氏。故武帝建元六年。遣王恢韓安國將兵擊閩越。安上書切諫。然漢武卒定閩越者。不爲辨言所惑也。然其文之明切。

雅健則不易及。其書或出於門下遊士所捉刀，亦不可知。蓋文士之文，各有面目，而富貴中人所爲文，多由於代擬。其文之本來面目，不可得見矣。

第七節 漢武帝時文學之盛

漢武帝武功甚著。臨安菑嚴安主父偃，無終徐樂，俱上書言世務。嚴安一書，漢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六卿之重，隱然有漢末割據之慮。徐樂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造語尤奇鑿。主父偃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爲諫伐匈奴。三書體格不同意，則吻合。史傳備錄其文，非以其切於吳乎。至於滑稽之士，亦多進讜言。若司馬相如之諫獵疏，東方朔之諫起上林苑書，騫謬謬能因事幾諫，亦茂陵文德之佐助也。世人徒采其客難之文，子虛之賦，是棄秋實而采春華矣。蘇武李陵，或生還，或生降，其文辭皆蕭蕭有塞土音，至今傳誦不絕焉。枚

臯吾邱壽王之流。以文采見重於時者。尤不勝僂指數。龍門一史。傳信千古。可云偉矣。

第八節 漢宣帝時書疏之文體

漢武帝晚年。託孤子於不學無術之霍光。蓋知淨華之文士。不可以任大事也。昌邑王入承大統。動作亡節。王吉諫疏切直。其旨同於伊訓說命。其辭亦可與相如並驅。宣帝時外戚許史貴寵。王吉亦上書言得失焉。是時路溫舒之上德。緩刑書。魏相之諫伐匈奴書。皆經世之名言也。趙充國好學兵法。而所上屯田三奏。罷兵留屯。爲經久之計。以待先零之敝。老成謀國之智。於此可見。其文亦彷彿孫吳。西漢文士。莫能道也。及諸羌降散。振旅而還。勳業炳於青史焉。張敞治春秋者也。上霍氏封事。則援仲尼之譏世卿。劾黃霸奏。則類春秋之責賢者。敞上書入穀贖罪。則爲蕭望之之議。

所格。大抵漢文之純厚者。無不本之於經術。昭明文選。於此多略而不采焉。王褒之書疏。語多絢爛。自是斧藻潤色之文。林希元曰。此世道所由泰也。

第九節 元成哀平之文體 匡衡劉向劉歆揚雄爲大宗

元帝之初。閭貢禹。明經潔行。徵爲諫大夫。禹因事進言。若循古節儉。奏言風俗書。皆純粹而明密。元帝好儒行。能用匡衡爲相。所上政治得失疏。治性正家疏。皆如宋人譚理之語。成帝卽位。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上納其言。匡衡不旌甘延壽陳湯矯制之功。谷永杜欽耿育皆上書訟之。劉向上疏請封。識過於衡遠矣。成帝無嗣。政由王氏。劉向極論外家封事。其言激切。讀之令人酸鼻。翼奉之應直言封事。梅福之言王氏書。哀帝由藩國嗣統。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師丹之議得禮經本旨。其言不用。故

後世濮議與獻議紛如聚訟。且興大獄也。王嘉鮑宣極論董賢之幸。哀帝亦不之省。漢之朝政如此。何異於桀紂幽厲之時耶。揚雄劉歆爲西漢之末。文章大宗。雄之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或因莽謙恭下士而盡力也。劉歆爲向之哲子。漢之宗室。領校祕書。乃爲莽之國師。孔光爲孔子裔。後人多非難之。亦附新莽。哀平之際。文有實用者。僅賈讓治河三策耳。其餘無足道也。

第十節 光武君臣長於交涉之文體是以中興

光武御製之文。勅馮異。報隗囂手書。賜竇融璽書。與公孫述書。觀其駕馭英才之略。周旋列強之際。廟算明遠。交際文牘之最優者也。讀竇融責讓隗囂書。見事勇決。措辭英敏。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婉語周詳。陳義懇切。朱浮與彭寵書。諭以大義。動以利害。雄快勁直。聳然可聽。班彪乞優答北

匈奴奏則深沈有大略。不愧爲應變之才矣。光武旣明於外交之道。和戰之機宜。又得諸賢以佐助之。其致中興也宜矣。其內治之整飭。如桓譚之上時政疏。杜林論增科疏。張純正昭穆疏。鄭興日食疏。大旨重本抑末。尊祖敬天。其文皆澤以經術。有淵古之色。亦見中興之氣象矣。

第十一節 明章以後之文體

明帝因獲寶鼎。下詔禁章奏浮辭。故東漢盛時。文體皆質實純厚。章帝時第五倫論寶氏書。防微杜漸。深切著明。其勸戒風德疏。文亦簡切。韋彪置官選職疏。明於大體。不矜小慧。孔僖上章帝自訟書。直詞不撓。何敞諫用寶氏疏。雖昌言無諱。然意在保全貴戚。非抨擊也。徐防五經章句疏。力矯諸儒私家意見。尤爲漢儒所難。和帝時魯恭諫盛夏斷獄疏。循吏之文。仁言利溥。恭弟丕經術疏。文亦渾樸。崔駰學有偉才。與班固傅毅齊名。崔駰

誠寶憲書。交淺言深。忠告懇至。其子瑗孫實皆能世其學焉。安帝時樊準勸興儒學。疏陳忠論喪服書。皆典質不飾。翟酺諫外戚疏之明切。虞詡請復三郡書之精警。左雄上順帝陳吏事疏。洞悉利弊。郎顛上災異封事。造語精核。不見其繇縟。順帝時李固之災異策對。其切直亦似之。終見殺於梁冀。冲質之間。梁石臨朝。皇甫規對策。披瀝直陳。亦足見東漢之氣節焉。

第十二節 張衡天象賦兩京賦文體之鴻博

兩漢作賦之才。幾於斗量車載。求其通天緯地之文。兼制器尙象之巧者。張平子一人而已。其天象賦。識過於楊子雲。其兩京賦。才埒於班孟堅。衡多學術。安帝雅聞其名。公車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衡乃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復造候風地動儀。施關絲機。驗隴西地震。其時不爽。足徵我國科學萌芽之早。作賦乃其餘事也。崔瑗撰衡之碑文曰。數術窮天地。制作

侔造化。豈溢美哉。後世盛稱平子之賦。而不究平子之學。唐初王勃之流。所賦天象。已不逮遠甚。下此則徵引事類。而未窺懸象。無異扣槃捫燭。以爲日曜矣。清阮文達公擬平子天象賦。蔚爲鉅製。公固深明疇人之術者矣。

第十三節 馬融鄭康成經學家之文體

西漢儒林。自丁寬施讐孟喜梁邱賀以至房鳳。凡二十有五人。惟韓嬰之外傳。文體自成一家。東漢儒林。自劉昆注丹以至蔡元。凡四十有二人。其文體亦無從攷論。惟馬鄭二子。卓然爲經生之巨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所上廣成頌。東巡頌。淵然浩然。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詩。凡二十一篇。融善鼓琴。好吹笛。高堂絳帳。侈麗自逸。已開魏晉文士浮豔之習。失身梁冀。在莊

士所羞稱。鄭子文采，不逮其師，而質實勝之。隱居著述，號爲純儒。迄今詩禮之學，皆以鄭子爲歸。康成詩譜序論風雅之正，及懿王夷王以下變風變雅，嗟哉！鄭司農蓋太息痛恨於桓靈也。詩譜編年，鄭子有春秋之意焉。傷世亂也。

第十四節 漢末黨錮諸賢之文體

漢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人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自甘陵周福，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宗賓岑晔，起自掾吏，權埒太守，是時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爲天下模楷。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一時文體不變，無不勁爽峭直，發揚蹈厲，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術士張成以風角交通宦官，乃誣李膺養大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驅。共爲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君主震怒。逮捕黨人二百餘。因竇武之請。赦歸田里。禁錮終身。然海內希風。共相標榜。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自擬於八元八愷。及陳蕃竇武。誅宦官曹節。不克而死。厥後有司希宦寺意旨。因張儉重興大獄。其能免於死者。惟郭泰一人耳。郭泰聞黨人之死。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唐之清流。宋之僞學。明之東林。何不幸於亡國之秋。摧殘士類也。

第十五節 蔡邕中郎集多碑誌爲諛墓之始

集之名始於東漢。荀况存於今者。蔡中郎集最著。王深寧曰。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墓銘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地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今觀其司徒文烈侯楊公碑。多引典謨成語。蒼勁高潔。

非若晉宋以下之綦鋪漢飾也。邕之立朝。上靈帝封事。諫伐鮮卑議。並湛深經術。通達時務。絕似西漢之文。不幸才名爲董卓所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及卓誅。坐中一歎。卽下獄論死。雖欲廣東觀之。十意。王允已不欲佞臣執筆矣。今蔡中郎集外。惟獨斷自成一家。宋元以來。筭記之體。殆仿於是歟。

第十六節 曹魏父子兄弟及建安七子之文體

漢之將亡。詞人才子如孔融。禰衡。陳琳。應劭之流。或見挫於曹操。或依違於袁紹。莫能自立。操破袁氏。一時才士。荀彧。賈詡等皆爲之用。操有文武才。把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英雄也。其卒章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魏武之權術。見乎詞矣。其子文帝不著典論。競競焉賤寸璧而重寸陰。其於學亦可謂勤矣。不弟陳思王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其存問親戚疏。陳

審舉疏。皆情辭懇切。惟以雄雉之筆。寫激楚之情。風格遂與兩漢頓殊矣。建安七字。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瓛。並驅鄴下。建安猶漢之年號也。孔北海而外。自陳孔璋以下。六子皆入於魏矣。喪亂流離。音節哀變。繁欽以後。文體漸靡。嵇康阮籍以後。文體亦放恣少法度。而曹社墟矣。

第十七節 諸葛武侯出師表之文體

蜀漢昭烈帝備。當漢祚已移。擁梁益一隅。稱尊號。規模未備。文物無足稱。後世史臣。每尊蜀漢爲正統者。則因武侯出師表而重也。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皆儒者純粹之精語。後出師表。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害。非所逆覩。非社稷之臣。而能若是乎。武侯自知才弱敵強。惟不安於坐以待亡。故冒險進取。光明磊落。可揭以告萬世。孔明將沒。自表後主。言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

以負陛下。嗚呼！此其所以爲孔明歟。魏臣華歆、王朗、陳羣、許芝、諸葛璋，各有書與孔明，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孔明不報書，作正議，其真純非魏之文士所能及也。

第十八節 孫吳文體質實非晉宋以後可及

江左六朝，建國金陵，阻長江爲天塹，自孫氏始。孫堅蓋孫武之後，其子策始有江左，皆轉戰無前，驍健尙武。策始用文士張紘，爲書絕袁術。孫權襲父兄之業，稱帝號，其文筆古雅，責諸葛瑾之詔，讓孫皎之書，所見皆卓爾不羣。其子孫休繼立爲景帝，其答張布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備，所見不少也。」由此觀之，南朝天子好讀書，孫氏實啓之矣。虞翻諫獵書之簡要，駱統理張溫表之詳暢，諸葛恪與丞相陸遜書上孫奮牋之明敏，條達吳人文之可傳者也。吳楚多才，如嚴畯之好說文，闕澤陸績之善歷數，薛綜滑

稽。出口成文。亦西蜀秦宓之流亞也。周璉傳中諫以荊州資劉備疏薦魯肅疏。皆非完璧。而雄直之氣。略可見也。吳之末造。賀邵諫孫皓書。韋曜之博奕論。華覈請救蜀表。漸近偶儷。亦皆質而不俚。足以自競於漢魏之間。孰謂南朝文士柔弱乎。

第十一章 南北朝至隋文體

第一節 西晉統壹蜀吳之文體

蜀紹漢統。文體純正。諸葛出師表。理之至正者也。眞摯之文也。蜀既亡。司馬氏篡魏。徵蜀之遺臣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作陳情表。情之至正者也。孝子之文也。吳都陸遜及其子抗。有大勳於江表。孫皓失國。抗之子機作辨亡論二篇。其文奇偉雄麗。爲六朝所祖。其弟雲。文名與之並驅。號爲二陸焉。晉室統一之功。成於羊祜杜預。皆儒將也。祜之讓開府表。上平吳疏。一

則見大臣之度量。一則見大臣之幹濟。預之考課略。具見其黜陟之明。春秋左氏傳序。具見其褒貶之允。故其用兵能信賞必罰。以立功業。其文亦無媿於漢魏焉。中原人士。如中牟潘岳。潘尼。叔姪。猶不過文賦之才耳。陳留江統。靜默有遠志。欲杜四夷亂萌。作徙戎論。昭明文選不收此論。近世選古文者。亦不收此論。可謂無識。西晉文士。傅元。阮籍。嵇康。張載。張協。左思。向秀。劉伶。謝鯤。畢卓。郭象。皇甫謐。摯虞。束皙。其文亦見重於世。皆未若江統之文。關係民族興衰。可爲萬世炯鑒。至於郭璞之奇博。葛洪之通達。所著之書。自成一家。固足頡頏乎衰周諸子矣。

第二節 東晉播遷江左之文體

西晉末。母后諸王。訐於朝。匈奴羌羯起於野。懷愍再辱。關洛爲墟。琅琊王睿稱制江左。劉琨令溫嶠上勸進表。辭氣慷慨。猶見中原文體。干寶晉紀

總論頗仿班固前漢書之意。未嘗不以光武期琅琊也。庾亮爲明帝椒房之親。雅負朝望。其讓中書監表。真誠謙退。不但平日吐屬風流也。荀崧請立博士疏。深明經術。范甯罪王何論。痛斥清談。東晉文之近古者也。蔡謨止庾亮北伐議。王羲之止殷浩再舉北伐書。其言果近於老成持重乎。庾亮殷浩非將才。不可謂非有志之士矣。蔡謨王羲之則譙周仇國論之類也。羲之宴蘭亭。觴詠風雅。然非其事也。桓溫北征。志吞胡虜。漢族之英雄也。欲還都洛陽。以圖中興。而北土蕭條。人情疑畏。孫綽諫移都洛陽疏。亦不過忘祖宗之根本。畏戎狄而欲遠避之耳。何足與言大計哉。光武中興而親追銅馬。肅宗中興則收復兩京。事未有不危而克濟者也。江左偏安則安矣。中原淪陷之大恥。若之何其忘之。

第三節 五胡仿中國之文體之關係

兩漢之盛，匈奴人未有能通漢文，識漢制，知漢地險夷，漢民情性者。然匈奴尙漢之宗室女，其子孫遂冒姓劉氏。魏武分匈奴爲五部，而劉豹爲之長。豹之子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淵雖異族，亦人傑屬，石勒之用張賓，慕容廆之用斐疑，苻堅之用王猛，姚萇之用尹緯，皆以中國人制中國人也。羌羯種人，舊無文字，不得不因中國之文而用之，而中國文字，或爲之效奔走焉。彼夷人旣通中國之情，而中國人又爲之用，固不難制中國之命於掌握中矣。中國能自強，夷人雖通中國之文，不過爲藩屬耳，不自強，則外侮日增，夫復何言。」

第四節 晉徵士陶潛文體之澹遠

東晉蘇峻之亂。陶侃有再造之功。與王導謝安。後先輝映。晉之亡也。王謝子孫。靦顏異姓。不以爲羞。其爲文亦繁縟卑靡。侃之曾孫潛。少有高趣。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所謂不慕榮利者。先生蓋自得之矣。爲彭澤令。不爲五斗米折腰。先生之託辭也。猶孔子燔肉不至之意乎。作歸去來辭。息交絕游。不與污吏爲伍也。桃花源記。自擬於避秦。亦先生之寓言也。所著文章。於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下。唯云甲子而已。潔身不仕。壽考令終。其志則夷齊之志也。自祭文。達觀世界。得老莊之旨趣。其詩賦亦閑雅澹通。如鶴鳴於九皋之上。下視六朝纖麗之文。不啻山雞舞鏡矣。歐陽修論文。於六代少許可。獨推重靖節。朱子綱目。不錄文人。於晉徵士。特褒美焉。

第五節 蘇蕙勗迴文之體

晉書列女傳載苻堅秦州刺史竇滔有罪被徙流沙其妻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江淹別賦已引用其事故古今傳爲佳話詩序稱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東觀餘論謂其圖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於句讀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康萬民更得四千二百六首後人但求輾轉鉤連協韻成句不問其義之如何失若蘭本意矣武功縣志首列迴文圖大爲章實齋所譏蓋縣志之體最重地圖作志者無才識不重地輿而重人物卽章實齋所論亦重文章而略於圖繪武功以蘇蕙圖冠首固爲失體然關雎鵲巢何嘗不爲周南召南冠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婦人具敵愾之氣者有幾人乎蘇蕙之文自成一體想見五胡之

亂周南之女學未絕焉。亦奇女子矣。

第六節 南朝宋室顏謝鮑三家之文體

宋高祖劉裕。一武夫耳。鎮京口時。與太學博士臧燾書。所言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可謂知本之言。文亦清越可誦。或者傅亮何尚之所提刀耶。後人論宋之元嘉文者。彌尚藻飾。謝靈運之興會標舉。顏延年之體裁明密。遂足以騰聲一世。靈運爲謝元之孫。襲封康樂公。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皆有才而輕薄者也。謝莊讀左氏春秋。分國爲圖。亦留心經世之務矣。袁淑僅見其賦。而歎以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曾不思並驅中原。文士雖夸氣已餒矣。雪賦月賦。皆不足以言天地之至文也。蓋自東晉之時。謝家已多韻事。道韞柳絮因風之句。實開宮闈近體之端。鮑明遠燕

城賦。以驅邁蒼涼之氣。寫驚心動魄之詞。鮑參軍集十卷。猶存於世。其妹令暉。亦有香茗集行世。今已不傳。明遠之才。洵足方駕顏謝矣。

第七節 南齊永明體之穢麗祖冲之精實

南朝王謝爲鉅室。蕭齊永明之際。王融謝朓。並以才名噪一世。王融求自試啓。上北伐疏。雖文體已成駢偶。而雄直之氣。溢於篇章。苟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未易限。謝朓文章清麗。過於王融。朓辭新安王中書記室牋。敬皇后哀策文。傳誦於世。朓官至尙書吏部郎。被誅。然詩人皆以謝宣城稱之。則以其爲宣城太守時。吟詠最盛耳。孔稚圭北山移文。於聲偶之中。發揮奇思逸趣。雕章琢句。六朝文辭之眞面目。備於是矣。北朝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稚圭乃上疏主和。不思自奮。其視王融何遠哉。南齊書文學傳。邱靈鞠輩。碌碌無所長。祖冲之更造新法。所上表文。則一代鉅製。

也。其言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筭，於古歷疎舛，類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會者，咸攷測而求合焉。沖之善製器，因風水施機，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試之於新亭江。世之文人慕王謝之纖麗，不務沖之精實。此中國文學所以每下愈況矣。

第八節 蕭梁諸帝皆能文

六朝之文，自蕭梁而極盛。梁武帝微時，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時流名輩咸推許焉。齊之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武帝與焉。武帝受齊禪後，禁祝史祈福詔，仿古人責躬之義，文亦簡古。所謂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卽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意也。與謝朓勅，與何點詔，尚賢之雅，勤懇之情，形於簡牘，同泰捨身，則英雄晚年之羞憤也。簡文帝工於賤銘小品，所謂詩賦纏綿流麗，未免失之輕豔。哀思之音，遂移風

俗方自擬於文景。乃屈辱如懷愍焉。元帝起自湘東王。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與裴子野。劉顯爲布衣交。口誦六經。心通百氏。適足以益其驕矜。不旋踵而禍至矣。讀梁書本紀。武帝以下。著述各數百卷。文集或百卷。或五十卷。輕萬幾以事虛文。梁之亡。豈亡於敬帝。方智乎。武帝簡文帝元帝。皆及其身而滅亡矣。

第九節 昭明文選 勅總集之體

魏晉後主文士日盛。文集日繁。摯虞文章流別。始分體編錄。爲總集之始。其書今不傳。宋以前摯氏書未亡時。傳習亦不如文選之盛。蓋總集之體。至文選而始備也。別集祇一人之著述。其成書也易。總集萃歷代之著述。其成書也難。至於采擷菁華。刪除蕪莠。非有大識力。必不足以鑒別去取。更如零章殘什。不足以自存。亦賴總集以傳諸不朽。方隋唐詞章最盛時。

昭明太子蕭統之文選。幾與六經並驅。唐顯慶中。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爲之作註。精實博大。無一字無來歷。開元中。工部侍郎呂延祚復集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爲之註。表進於朝。詆善之短。後人備摘其竊據善註。巧爲顛倒。力辨五臣之誣。南宋五臣註與善註合刻。是爲六臣注。今是非久已論定。李善注遂通行於世。

第十節 劉勰文心雕龍勅論文之體

文章詔於虞夏。盛於周秦。繇於漢魏。渾渾灑灑。無法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成一書。傳習至今者。斷自文心雕龍始。劉勰身歷齊梁兩朝。正文學蔚興之際。其書實成於齊代。署曰梁通事舍人劉勰撰。則後人所追題也。原道以下二十五篇。皆論文章之體製。神思以下二十四篇。則論文章之工拙。學者由此討論瑕瑜。別裁真

僞博參廣攷。亦有裨於文章。宋史藝文志有辛處信文心雕龍註十卷。其書不傳。明梅慶生註。組具梗概。多所未備。清黃叔琳輯註最善。今通行本。至於任昉所集秦漢以來詩賦騷詞。凡八十五題。爲文章緣起。似爲後人所僞託。故稱述者亦鮮矣。

第十一節 鍾嶸詩品類詩話之文體

梁鍾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名。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白漢魏以下。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近時王漁洋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遺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於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於附會耳。史稱嶸求榮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之詩

不過中人未爲排抑也。厥後唐人孟棻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世愈近詩話愈繁。賦話詞話制藝叢話楹聯叢話。皆由此體而踵起焉。西國文學史之外。有科學史。中國作史之才。苟充其詩話之量。作科學史。不亦善乎。章實齋論著述。極詆詩話。不見當日袁枚放蕩時。藉詩話爲獻諛弋利之具耳。

第十二節 蕭梁文士之盛文體之縟

周衰文盛。南朝衰而文益盛。蕭梁一代君臣。皆浮華之士也。曹景宗凱旋。以險韻競巧。韋叡臨陣。以儒服治軍。二子雖戰勝北人。不過保守疆圉而已。其不能恢復中原者。江左文弱之習所囿也。同時元勳。如范雲。機警。所爲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稿。沈約該洽。博通羣籍。精於四聲。竭雲約之才。締成梁武之篡謀焉。江淹任昉。辭藻壯麗。觀文選所收。知其才名已震於

當世。至若彭城劉溉。吳興邱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
譙壽光。皆後來之秀也。何遜劉孝倬齊名。元帝則著論論之。其見重如此。
周興嗣於當時。未能比肩於諸也。其所撰千字文。乃爲後世童蒙所傳誦。
官場商市。編號之字。恆用之以爲次第焉。蓋周興嗣之質實。猶勝於江沈
之浮藻也。

第十三節 徐陵玉臺新詠勦詩選之體

孔子刪詩。其選詩之始乎。聖人將以別貞淫。移風俗也。歷秦漢晉魏。其風
詩往往合於雅頌之遺。然未有刪採以爲總集者。玉臺新詠。因選錄豔歌
而作。其旨與聖人背馳。方梁簡文爲太子時。好此體。境內化之。晚年欲改
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厥後徐陵入陳。爲尙書左僕
射。故今人以徐陵爲陳人耳。陵與庾信齊名。徐庾一家。造六朝駢偶之極。

境。庾信爲梁元帝守朱雀航。望敵先奔。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人尤不足重。哀江南賦。曾何益乎。王通中說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嗚呼。江東危弱之秋。至陳後主益淫放無度。目侈紅紫。心隨鄭衛。江總之徒。號爲狎客。玉樹後庭之樂。春江花月夜之曲。遂傳爲亡國之音。而南朝之局終矣。

第十四節 北魏文體近於樸質

拓拔氏爲北部雄長。初無文字。道武帝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及大武帝。燕辟召賢良。詔辭平粹。再傳至孝文帝宏。其條禁決獄免租。求直言。諸詔皆刊華存實。語樸而擊。北魏諸臣。如元暉論御史。巡行疏。清言可誦。張普惠與任城王澄奏記。經術紛綸。韓麒麟陳時事表。及其子韓顯宗上時事書。皆切於事理。而文則超然入古。孫惠蔚請收校典籍表。言似緩而實切。

崔光答宣武帝雞異表。則明切無浮響。立說亦鑿鑿動人。甄琛請弛鹽禁。表則以實心行實政者也。邢巒再上伐梁表。洞晰利害。其規度如聚米畫沙。高謙之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足使豪貴斂手。亦爲政要務也。然北魏一代。文之有實用者。莫善於高允之言天闕駟之志地。至於文苑傳袁曜。裴敬憲之流。無足稱述。溫子昇受學於崔靈恩。乃能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然謂其凌顏轢謝。含任吐沈。則北人自夸之詞也。楊遵憲作文德論。以古今詞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亦可以見北人風氣之尙德也。雖然三子之德鮮也。

第十五節 北齊文體顏之推出入釋家

北魏分東西二國。高齊受東魏之禪。邢邵以國子祭酒授特進。邵博覽墳籍。凡禮儀典故之文。援筆立成。證引賅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

獨步當時。初與溫子昇齊名爲溫邢。魏收雖天才豔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子昇死後。方稱邢魏。此外文苑傳所列。若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之徒。其文章著於當時。不重於後世。沒世而名不稱也。顏之推爲文學傳之殿。其家訓二十篇。今傳於世。本傳載其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意則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家訓自成一子。深明世故人情。而文之以經訓。故唐宋蘇文志列之儒家。然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旨。而所言字畫音訓典故文藎。實開後世訓子弟之常談。其垂戒終不出釋氏也。

第十六節 北周蘇綽六條詔書文體之復古

周太祖宇文泰爲西魏丞相。欲革易時政。爲疆國富民之法。蘇綽贊成其事。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詔書六條奏行之。一治心身。二敦超軼六朝。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文氣疏達。絕無雕飾。實足

本王道立說。重農務本。矜慎刑法。整頓征稅。皆粹然有儒者氣象。蓋駢偶至南陳爲極。則而復古之文。卽萌芽於北朝。駢文多飾詞。而古文則率真以達意。蓋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命蘇綽做尙書撰大誥。自是以後。文筆皆依此體。宇文建國號後周。故遵周制。其文固不愧古人。惟力行則未至耳。蘇綽之文。雖不足上擬賈董。實足爲盛唐韓柳之先驅。庾信聘於周。不遣。因仕於周。官至開府。庾信之文。雖極浮豔。入周以後。乃歛才就範。華實相扶。故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則一世之風氣變。一人之文體亦變矣。

第十七節 隋李諤論文體書之復古

隋之初葉。高帝尙質。不嫺詞章。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尙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乃上書論文體。所謂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矜吟詠。遂

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塗。既開。愛尙之情。愈篤。諤之書。其言如此。不獨於文教有裨。且可挽澆風而歸之純厚。諤又云。未窺六甲。先製五言。尤後世之通弊。蓋甲子出於歷志。不明歷數。則記事前後參差。於古今大局。終屬恫恍也。卓哉李諤。蓋深知文體之要矣。詞人典故。多屬借用。移步換形。張冠李戴。所記不過瑣瑣細事。而懵於大體。李諤欲盡使之鑽仰墳素。棄絕華綺。其識亦卓矣哉。

第十八節 隋王通中說之文體

周隋文體競復古。王通講蓀龍門。乃撰中說以擬論語。是爲文中子。隋書及新舊唐書皆無王通傳。故學者多疑其僞。宋人講學。則以文中子爲荀楊以後之大儒。雖尊之過當。然其言王道禮樂實爲二宋語錄之濫觴。朱

氏無邪堂答問謂其事迹散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及徵之唐初王無功楊盈川陳叔達之言。豈得謂文中子爲子虛烏有耶。朱竹垞王西莊姚立方。騫口相譏。不亦過乎。文中子牴牾雜亂。證以正史。顯而易見。然周秦諸子。自相牴牾處甚多。何獨於文中子而疑之。隋煬帝時。文體又趨浮豔。經術棄而不講。王通乃取論語及詩書春秋。字摹句倣。亦賢矣哉。其孫王勃。有文藪而無器識。不能希乃祖家風。以起八代之衰。而以摹倣徐庾爲事。則南北朝駢雅之尾閹也。南人以文弱。北人以質勝。南北統壹。而後文質彬彬焉。文體之變。可以覘世運之變矣。

第十二章 唐宋至今文體

第一節 總論古文之體裁名義

古文者。漢人稱倉籀篆文之謂也。凡龍鳳之書。蝌蚪之字。皆謂之古文。蓋

以秦漢以前爲古也。唐宋至今。所謂古文家。名爲上祧孔孟。實則摹擬兩漢而未能也。周隋之士。已厭南朝文體之陳濫。物極而反。唐人乃別出新法。自成一體。遂以古文爲專門名家。夫漢魏六朝。其文體之變也。以漸。世人日趨之而不覺。唐初四傑之才。亦徒知齊梁爲近古也。昌黎欲自出新法。又懼其驚世駭俗。行之不遠。不得已託言前古。以示有所徵信。可以箝守舊者之口耳。雖然。極六朝之弊。不過揣摩聲調也。極八家之能事。亦不過揣摩聲調也。同一揣摩。反唇相譏。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唐宋諸家古文之佳者。不過明白曉鬯而已。必欲步驟兩漢。則昌黎進學解。不逮東方朔之答客難。莫送窮文。亦不若楊雄之逐貧賦。然唐人學兩漢者。猶力求典重。宋人學韓柳者。漸運以輕虛。明人學唐宋八家者。則在流連跌宕之間而已。近人學八家不能成。充其量。僅肩隨於明之歸震川。豈上古必不

可學乎。抑學之未得其道乎。吾惟祝明白曉鬯。盡人可知。何必爲古人之奴隸乎。

第二節 唐宋八家文體之區別

唐宋諸家文體略同。惟境界各異。明人茅坤編韓柳歐曾王三蘇八家文。頗爲塾師所傳誦。遂有八家之目。爲治古文者所宗。甯都魏叔子評八家之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春山平遠。亭臺林沼。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東坡如長江大河。子由如晴絲裊空。介甫如斷岸千尺。子固如陂澤春漲。又言學子厚易失之小。學永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子固易失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由易失之蔓。惟學昌黎老泉。學之少病。然學昌黎或蹈生撰。學老泉或露粗豪。不可不慎。八家各有性情。學者因其性之相近而習之。然學者又

各有性情。不能與古人化而爲一。以歐蘇王之學昌黎。其成也。各具有本來面目焉。自宋以來。揣摩成風氣。其能子然自立者無幾矣。然唐宋文之可傳者。猶不只此八家。儲氏增李翔孫樵爲十家。亦未足以盡唐宋文體。故略述其源流遷變於後。以諗學者。

第三節 唐初元結獨孤及諸家始復古體

唐初王楊盧駱之藻儷。燕許姚宋之手筆。皆駢體也。自陳子昂自奮於陳隋之後。力追古作。其論事書疏。樸質近古。而表序尙沿駢偶。故起衰之功。斷推元結爲首。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清張嘯山氏唐十八家文錄。特選以冠諸簡端。獨孤及以李都統書記。代宗召爲左拾遺。卽上書陳政。極言當日冗兵糜食之害。史稱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議論。洵古文家之先河也。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歸獄於張禹胡廣其識最卓梁肅作補闕李君前集序分文章爲王霸二途立意恢奇亦前此所未有此外如蕭穎士李華之流又從而左右之而六朝之流弊遂漸次湔除矣。

第四節 韓昌黎文體爲唐以後所宗

韓昌黎之文體自出新裁非沿襲前人也其婿李漢爲昌黎集序言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終而翕然以定嗚呼先生之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昌黎初學獨孤及之文繼而學司馬相如楊雄之作深知世俗學文恆肖其形貌故獨運精思別開生面焉蓋古人文字未備時每有新器而無名者則造新字以名之有新意而不能達者則造新句以達之昌黎之意實上契倉籀卣字之意是以謂之古文也獨孤及諸家交駢文爲散文猶解漢隸爲散隸耳昌黎以大氣運

之。則如草書應急。無不可達之意。用以治事而事無不治矣。至於紀述明暢。議論嚴警。尤非駢體所能爲。雖時人莫之許。而後世尊用之。昌黎之文。遂與秦山北斗並重。蘇氏謂文起八代之衰。其信然歟。

第五節 柳子厚文體與昌黎異同

柳子厚與韓退之同時治古文。雖文體小異。然昌黎當時引爲同調者一人而已。柳州初學駢文。後乃篤志希古。其才氣陵厲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遜韓多矣。故歐陽公論文。惟以韓李並稱。未嘗以韓柳並稱也。雖然李氏事韓氏者也。柳州則昌黎友之矣。或謂昌黎出於經。柳州出於史。昌黎自謂奧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子厚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唐荆川謂柳州文字理精而文工。左傳國語之亞也。蓋昌黎實近於諸子。柳州則近於傳記耳。柳州之文。其獨到處。莫若永州八記。今徘徊愚溪之上。越西山

求鉗錡潭袁家渴不得。然心目中彷彿若有其境。則柳文之善移人也。今永州澹巖幽邃。爲湘江流域之最勝處。子厚當日未能記也。柳文傳習不逮韓文遠甚。清乾隆通儒焦里堂獨推爲唐宋以來第一人。鄒伯奇讀柳子厚非國語。謂子厚所非。類皆祝巫瞽史之說。董仲舒劉向所沿習爲通天地人之學也。子厚有見於此而非之。其識卓矣。觀二先生之言。子厚之文。願不重歟。劉禹錫才辨縱橫。自爲軌轍。與韓柳鼎足而三。而傳習不盛。李觀歐陽詹與韓愈爲同年。以古文相砥礪。厥後昌黎雄視百代。而二人文字存於世者。寥寥無多。豈非有幸有不幸乎。

第六節 韓門張籍李翱皇甫湜文體

昌黎提倡古文。從遊於其門者。張籍李翱皇甫湜其尤也。張司業八卷多樂府詩。惟文苑英華載張籍與韓愈二書。餘不概見。想其筆力亦在翱湜

之間。李文公集。皇甫持正集。文體畢備。一得昌黎之理。一得昌黎之辭。李翱得其理。故文體純實。皇甫湜得其辭。故文體奇崛。翱之才學遜於其師。不能鎔鑄百氏。如己出。湜之盛氣抗辯。過於其師。若著力鋪排。反不愜人意。是兩家之短耳。昌黎文法傳於湜。湜傳於來無擇。來無擇授於孫樵。孫樵務爲奇峭。其詣亦不易及也。皮日休當唐之末造。請列孟子爲學科書。請韓文公配饗書。其議論正大。在唐人洵不數覩。文亦磅礴有奇氣。若在韓門。庶幾籍湜之列矣。韓文至北宋而傳習最盛。建安魏仲舉編輯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集。凡韓門論文。下逮朱子之考異。臚列者三百六十八家。雖不足五百之數。不可謂非鉅制矣。

第七節 杜牧文體爲宋之蘇氏先導

杜牧之因唐末藩鎮驕蹇。追咎長慶以來。措置亡術。嫌不當位而言。故作

罪言。綜天下之情形。權累朝之得失。如聚米畫沙。不爽尺寸。其原十六衛。痛言府兵內剗。邊兵外作。窮源竟委。論斷謹嚴。戰論守論。皆雄奇超邁。光燄炤人。燕將傳筆力陡健。卽以太史公取戰國策材料爲之。亦不過如是。宋蘇洵好言兵。因西夏久無功。乃著權書。皆論兵法。縱橫開闔。壁壘皆新。其子蘇軾之策略。以雋快之筆。騁英偉之氣。雄辭博辨。矯厲不羣。蘇轍民政策及商周六國秦晉隋唐諸論。其精警處。亦不讓父兄也。杜牧之文。選八家者棄而不收。而蘇氏之平淡者亦收之。明人無識之甚也。至于王安石文筆刻露。不過唐之牛僧孺。曾鞏之文筆紆徐。不過唐之元稹。蓋不僅歐公之文出於昌黎也。彼選唐宋八家者。固不足以語唐宋之流別矣。

第八節 五代文體似南北朝而不工

司馬炎滅蜀漢。而匈奴劉淵。昌言復讎。朱溫篡唐。而沙陀李存勗。昌言嗣

統中原有亂。他族乘之。漢族因之衰落。漢文亦因而萎靡。六朝時。中原雖亂。江左正統猶存。其文物尙能自立。五代時。中原既非正統。而江南又裂爲數國焉。唐末羅隱。懷才不試。好爲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亦晚唐之後勁。吳越。文人所仰景望也。錢鏐爲吳越王時。撰杭州羅城記。涉筆嫺雅。亦有淵渾之氣。南唐主李昇。舉用儒吏。戒廷臣勿言用兵。其詔辭雖淵然可誦。適以肖東晉南宋偏安之計耳。其臣張義方。江文蔚。歐陽廣。潘佑。之文。徐鍇。徐鉉。之學。視梁陳江淹。徐庾輩。文不及而學則過之矣。蜀之馮涓。韋莊。杜光庭。閩之徐寅。黃滔。楚之丁思覲。文學斑然。亦不讓梁陳文士也。惟中原經沙陀契丹之蹂躪。文物蕩盡。李繼岌。李嚴。之文。曾不如北魏邢溫之什一。惟王朴。平邊策。以視蘇綽之大誥。則遠過之矣。五代武人。多以彥名。而名士寥落如晨星。漢族式微。則漢文亦絕矣。數往察來。可不懼。

乎。南唐其能保國粹者乎。

第九節 宋人起五代之衰。柳開王禹稱穆修諸家文體。

宋初承五代之敝。文體多沿偶儻。楊億錢惟演劉筠之流。又從而張之。石介作怪說以譏楊劉體。而推重大名柳開。開少慕韓柳之文。因名肩愈。字紹光。既而改名開。改字仲塗。自以爲能開聖賢之塗也。其河東集猶沿郡望之俗稱。東郊野夫補亡先生二傳。自述甚詳。實開宋人好標別號之始。其文能變五代偶儻之習。實居首功。惟體近艱澁。是其所短耳。仲塗尊楊雄太過。至比之聖人。持論未允。要其轉移風氣。於文格殆有關係。王禹偁小畜集。古雅簡淡。其奏疏尤極剴切。宋史采入本傳者。議論皆英偉可觀。惟詞垣應制時多拘於駢偶耳。穆修學於陳搏。遁而入儒家。其文章莫考。其師承。尹洙學古文於穆修。歐陽修則學古文於尹洙。宋之文章。於斯爲

盛。而柳開穆修尹洙之名，轉爲後人所掩矣。

第十節 宋文以歐陽修爲大宗

北宋名人文集，多存於今。張詠乖崖集、晏殊元獻遺文、夏竦文莊集、宋庠之元憲集、其弟宋祁之景文集、余靖之武溪集、韓琦之安陽集、范仲淹之文正集、尹洙之河南集、蔡襄之忠惠集、蘇舜欽之學士集、蘇頌之魏公集、王珪之華陽集、司馬光之傳家集、韓琦之清獻集、文彥博之潞公集、范祖禹之太史集，皆當時所板行，名重一世，而傳於後，然未足以膾炙人口也。惟歐陽修之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則蔚然爲北宋之大宗焉。陳同甫編歐陽文粹二十卷，似不足以盡所長，而大端可見矣。歐公胚胎史記，而變化於昌黎之文，議論叙事，參伍錯綜，而出以紆折之筆，行以秀雅之度，致以感慨之情，備極佳境，宜後人之歎賞不置也。新唐書新五代史，皆公手

筆。五代伶官傳論其魄力殆偏近過秦。瀧岡阡表爲公晚年着意之作。其文可上追太史公自序。而無愧矣。公少孤。受母教。終成大儒。歐母亦享遐年。膺景福焉。

第十一節 蘇氏父子兄弟文體同異

明人選唐宋八家古文。眉山蘇氏父子兄弟。分爲三家。以倫紀論之。選入家者。殆欲離間他人之骨肉耶。然士子當有自立之精神。文章學問。父不得而傳之子。父之教子。無所不至。必欲使子之肖父。則堯舜猶病也。馬班出於家學。韓柳不出於家學。造詣各視乎其人耳。或傳蘇洵嘗挾一書誦習。二子亦不得見。他日竊視之。則戰國策也。軾轍兄弟。少年所有之才。皆習於其父之業。長於議論。各有崢嶸氣象。及其成也。子瞻爲文愈奇。子由爲文愈淡。或譏子由未足列於八家。特附父兄之驥。亦非無因也。今合觀

老蘇之嘉祐集。大蘇之東坡集。小蘇之欒城集。雖氣息略同。而面目小異。知子瞻子由。皆不藉父兄而傳也。蘇過爲名父之後。其颯風賦。思子臺賦。亦稱於世。詩書之澤深矣。蘇氏同時文人。黃庭堅。秦觀。張來。晁補之。畢仲游。諸家文體。多類蘇氏。亦一時風氣爲之也。歐蘇以下。文集愈夥。一人詩文集。有無數標題。著百卷而無一篇可傳。雖多亦奚以爲。

第十二節 王安石曾鞏之文體

江右章貢之浚。多古文家。自歐陽公起於廬陵以後。未幾王安石興於臨川。曾子固出於南豐。遂極一時之盛。唐宋八家。宋得其六。眉山三蘇與江右各得其半焉。安石與鞏締交之情。見於安石答段縫書。曰。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安石祭曾博士易古文。則鞏之父也。故當時學者稱二人曰曾王。曾鞏傳曰。安石得

志後遂與之異。蓋安石以新法致黨禍，爲宋儒所不韙，惟其文勁爽峭直，如見其爲人焉。則其最長者莫如上神宗書，其最短者莫如讀孟嘗君傳書後，皆傳誦於世。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也。曾王之文有極相似者，如子固之墨池記，荆公之芝閣記，皆寂寥短章，使人味之雋永。此曾王之所長也。朱子云：熹未冠而讀曾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洵子固之定評。曾王之異同，在於所持之理，其詞氣固未嘗歧異也。

第十三節 北宋道學家文體亦異於語錄

宋之道學，始於濂溪周子之太極圖說，其文多引易傳，而宗旨所在之一語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張程朱陸各家之鼻祖也。陰陽五行，漢儒董仲舒劉向皆不能免，何足責於宋儒。橫渠張子作西銘，豈獨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姚惜抱古文辭類纂，亦引重焉。明道程子之奏疏，

如論君道論王霸論十事論新法。可以見純儒學識。而詞意雅馴。明白四達。猶餘事也。伊川程子上仁宗皇帝書。上太皇太后書。論經筵劄子。總在本原上立論。故純正宏闊。絕無偏駁。龜山楊先生時於靖康之季。所上之議事疏。排和議。爭三鎮。請一統帥。罷奄寺守城。以及茶務鹽法。轉般羅買。坑冶諸議。所見俱偉。其學傳於羅從彥。從彥傳於李侗。侗傳於朱子。朱子之文。若壬午應詔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封事。甲寅行宮便殿奏劄。其言皆暢而不冗。明顯而不流於淺近。平直坦夷。宣朗閎闊。但恐時君味道不深。展卷未終。倦而思臥也。上宰相書之痛陳時事。答陸子壽書之考據古禮。皆井然之作也。宋之末造。金仁山上書請由海道北伐。直取燕山。宋不能用。元人平江南。乃用其策以通海運焉。夫語錄所錄者語也。文集所集者文也。孔子著述。論語文言。各爲一體。清人譏語錄之俗。是不知其各

有體要也。

第十四節

南宋文體宗澤岳飛陳亮文天祥謝枋得之忠憤

南宋君相燕衍湖山久無生人之氣其講學者復以門戶相攻擊渾焉噩焉不知中原之淪陷吾於其舉世之披靡之際求其能挽狂瀾扶正氣者得五人焉讀其文可以起衰世之頑懦勵國民之壯志一曰宗忠簡孤忠耿耿精貫三光其奏劄規畫時勢詳明懇切其條畫四事劄子乞都長安書當日狃於和議不用其言其文之存者幸賴樓昉綴輯猶可誦也岳忠武朱仙之捷雖未必能直擣黃龍其氣勢之盛直欲全吞女真三字獄成人亡邦瘁其文亦散佚不可收拾然岳侯善書其手蹟流傳於世者甚多故武穆遺文以外尙多佚文可采陳龍川集首列上孝公皇帝書銳意恢復其意同於諸葛亮之出師表同甫以亮爲名亦有管樂之意乎以同甫

之才。得一鄉解。未足爲榮。其末路乃必以狀頭自許。致爲後世所笑。科第誤人。徒使英雄短氣也。文文山集之正氣歌。謝疊山集之却聘書。皆作於入元以後。然二公宋之遺老矣。二公亡宋乃亡矣。元人能使漢族回族契丹女真各族。皆爲之屈。二公獨不屈。豈非豪傑之士乎。

第十五節 遼金文體至元好問而大備

遼太祖起自松漠。得韓延徽始有文治。及太宗入汴。取中原漢唐以來之圖書禮器。北遷於燕雲。而後制度漸臻明備。遼人試士。且以得傳國璽爲正統命題。彼心目中無南朝久矣。統和重熙之文治。肅韓家奴對策累千言。不愧遼之賈晁。王鼎忠直。其文達政事。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其論五代史。且欲與歐陽公抗衡。至於耶律之族。庶成孟簡之倫。亦明於漢文之體焉。遼之亡也。其文臣左企弓。虞仲文等。相繼降金。皆才識之士也。金太

祖自得遼人韓昉。遂重文學。宋之文人。宇文虛中。蔡松年等。亦先後歸之。及撫有中原。王寂有拙軒集。趙秉文有滏水集。王若虛有滹南遺老集。李俊民有莊靖集。爲金文極盛之世。及其亡也。元好問之遺山集。以宏衍博大之才。足以上繼唐宋。下開元明。屹然爲文苑大宗焉。俗子讀宋文不讀遼金之文。昧於塞外之情勢。無惑乎視塞外土地。如棄敝屣耳。

第十六節 元人文體孱弱

元聖武帝成吉思。起蒙兀舊族。兼併歐亞五十餘國。剋前古未有。初用耶律楚材及其子鑄。官至宰輔。今人攷西北和林諸境者。必以耶律氏雙溪醉隱集爲證。世祖統合江南。卽位詔書。出於王鶚。建國號赦詔。出於徒單公履。頒授時歷詔。出於李謙。皆曲重堂皇。不愧鉅製。求其古文大家。上繼歐曾者。則必以姚燧之牧菴文集。虞集之道園遺稿。屹爲大宗。許衡陳時

務五事。郝經之立政議，皆名臣奏議之著也。李冶之測圓海鏡序，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馬端臨文獻通考序，皆收入元文類，則專門之文也。蒙古人能文者，如夾谷之奇賀正日牋，頗類應酬四六字，尤魯紳之駐蹕頌，亦不免於冗散。彼哉彼哉，不足責也。然元時戲曲甚發達，文學史上已有重要之位置。

第十七節 明人文體屢變 宋濂楊榮李夢陽歸有光之異同

明初文人，宋濂爲首。其文昌明雅健，自中節度。濂學於吳萊，柳貫、黃潛，皆元末之傑士。劉基與濂齊名，爲文神鋒四出，閎深肅括。方孝孺受業於濂，氣最盛而養未至。危素之文，演迤澄泓，而人不足重。解縉通博，永樂大典，卽出其手。明初洪永之間，其文體精實，略可見矣。自楊榮、楊士奇以雍容平易，爲臺閣體，柄國旣久，摹倣者遂流爲膚廓。是時文人，惟王鏊學蘇學

韓雖爲時文。亦根柢古文也。李夢陽厭臺閣體之冗沓。起而復古。何景明之流和之。以難深鉤棘爲秦漢之法。而七子之體遂風行一世。然是時王守仁之文。博大昌達。足以砥柱中流。既而後七子繼起。李攀龍。王世貞。爲之冠。其高華偉麗。斑駁陸離。直可抗揚馬。揖李杜。王弼。州山人。四部稿。尤風行一世。俗子竊其篇章。裁割成語。亦覺炯爛奪目。及其久。則成腐敗。故爲袁宏道。艾南英所譏。歸有光出而爲明白曉鬯之文。庶幾乎無弊矣。然其文惟留意於抑揚頓挫間。亦無謂也。有明諸家。得失互見。論古文者。僅錄歸熙甫一人。亦未允矣。

第十八節 清代古文之流別

清代專力古文者。初則有侯壯。梅朝宗。甯都。魏氏三兄弟。而叔子魏禧爲尤著。厥後方望溪。苞。崛起桐城。益究心聲希味淡之作。所選四書文。爲一

代宗誠不媿清真雅正四字矣。一傳爲劉才甫大櫪，再傳爲姚姬傳，而桐城一派遂爲山斗。陽湖惲子居敬起於才甫之後，張皋文、惠言亦弃其音韻訓詁攷據之學，以治古文。正容甫中，李申耆、兆洛、董方立詒誠，所爲古文上法漢魏，遂與桐城異流。中興之際，曾文正公以古文起於湘鄉，兄弟父子間相勵以學，湖南文風因以大變。今日言古文者，惟吳擘甫爲近代名流，今已作古矣。象譯曰：歧文章日陋，擘甫旣沒，惟侯官嚴子幾道，其後勁乎。

第十九節 民國之文學革命

共和締造，政體更新，人民思想，日有進步。章太炎、王湘綺、林琴南諸人，或以古文見長，或以駢文鳴世。迄於民六，胡適之、陳獨秀等，以改良文學爲議。當時之贊成反對者，紛紛不一，而胡陳諸人，努力奮鬥，卒獲勝利。胡氏

改良芻議所標改良文學八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倣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同時陳氏文學革命論有云。孔教問題。方喧呶於國中。此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也。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自文學革命成功後。我國學術思想之進步。一日千里。胡陳之功。豈淺鮮也哉。

第十三章 駢散古今分之漸

第一節 唐虞之文駢散之祖

帝典之文有法度。有法度者必整齊。分命申命四節。文筆相似。章法之整者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雖一氣銜接。句法則已對待矣。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凡數目之字。已無不對待整齊矣。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竟居然以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焉。但不調平仄而已。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元首對待。實爲律詩之遠祖也。古人詩文不分途。厥後文有駢文散文。詩有古詩律詩。一而二。二而四。皆歧中生歧也。唐虞之際。文史質實。大抵散文居多。駢文絡乎散文之間。猶偶數絡乎奇數之間也。文之初。駢散合用。數之初。奇偶間用。厥後文法日備。駢文與散文。乃自爲家數。數理日精。奇數與偶數。遂各立界說。然則駢散古合今分者。亦文字進化之一端歟。雖典謨

之文。謂其草創未備可也。

第二節 有夏氏駢散相合之文

禹貢所言隨山刊木。偶語也。高山大川。偶語也。今蜀西叩嶮九折坂之陰。有磨崖之壁。窠書。則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八字也。雙碑屹立。儼如對聯。後人雖工撰著。必不能如是之渾成也。禹貢多四句。或駢或散。文無定法。若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之類。對仗極整飭。其言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爲記四至之始。若以後人行文之法爲之。東西南北四句。必盡改用四字句。而排列整齊矣。蓋古人據事直書。無意爲文。或駢或散。未可一律論也。夏后啓嗣位作甘誓。其言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類。文亦整飭。讀史記夏本紀。可見當時之體焉。

第三節 殷商氏駢散相合之文

商湯之興。四征弗庭。所謂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詞意已成對待。其誓辭。所謂女無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詞意亦對待。至於仲虺之誥。所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意亦對待。詞尤工整。然不免於繁複。駢拇枝指。非古文對待之意。盤庚三篇。最爲佶屈聲牙。句法奇變。長短參差。亦間有整齊對待者。如謂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又如用罪代厥死。用德彰厥善。皆對待之善者也。但不若古文尙書對待句多用四字六字耳。說命三篇。上篇之舟楫霖雨。中篇之甲冑衣裳。下篇之鹽梅麴蘖。每有引喻。必引排疊句法。所謂古文者。曷若今文盤庚之最古而可信也。今文商書。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之命三篇。皆用散文。商人尙質。故文不能尙質也。散文尙質。駢文尙文。觀駢散之分合。亦可見文質之升降也。

第四節 周初駢散相合之文

武王牧野之誓。史臣記其左杖黃鉞。右秉白旄。駢語之中。已有藻繪之意。武王誓辭。所謂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後世檄文。多仿其體。史記述武王不寐告周公之言曰。麋鹿在牧。蜚鴻滿野。置之晉宋人之文集中。幾不能辨。古文武成。所謂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與史記略同。必周史之舊文也。當時駢語。亦可略考見矣。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大略因殷人不服而作。其文古奧。如盤庚三篇之體。蓋欲使殷頑咸喻。茲意不得不從殷之質。樸實開說。猶今官場告示之佳者。往往以白話訓愚蒙也。在昔爲俗體。後人不盡通古訓。各國亦不同殷之方言。故覺其鉤棘字句而難讀耳。蘇綽因江南之未平。韓愈因淮西之初服。所作文告。不能不屏去駢飾。直達其意所欲言。乃去文崇質之道。非

有意言文也。遠人不服，而僅以文德徠之。雖至愚亦知其不可也。

第五節 逸周書駢散相合之文

逸周書文從字順，多駢偶重疊語。度訓篇云：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命訓篇云：以紼統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武稱篇云：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開武篇云：在昔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武順篇云：天道尙左，日月西移，地道尙右，水澤東流，人道尙中，耳目從心。大聚篇云：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致用兵。作雒篇云：南繫於洛水，北困於邾山。周月篇云：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王會篇云：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禹氏駒駒，犬戎文馬，皆字句整齊，與漢魏駢體爲近。王會篇言四方殊異，文字益煇爛矣。故著駢

雅者多援其奧詞奇字備撫拾焉。

第六節 周髀駢散相合之文

周髀算經殷高曰。

通行本作商高太平御覽所引爲殷高

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

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文法極整飭。陳子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下極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又云。春分以至秋分晝之象。秋分以至春分夜之象。又云。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又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又云。冬至從坎。日出巽而入坤。見日少。故曰寒。夏至從離。日出艮而入乾。見日多。故曰暑。凡此皆文法工整。雖不合今日之公轉自轉之說。

然亦足以攷我國科學初軼之一般也。又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乃借喻滂沱四隕之形。非其實也。後世作駢文律賦者。誤以笠以寫天。爲尋常典故。能讀周髀者益尠矣。

第七節 左傳駢散相合之文

左傳文法奇變。整散兼行。其最整者。如石碻諫寵州吁曰。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鄭伯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七字聯語。虛實皆愜。則非左氏有意爲之也。魯臧哀伯諫納郟鼎之言。文極典贍。姿致蔚然。其言曰。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饗。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紉紘紝。昭其度也。藻率鞞鞶。櫜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云云。峭拔

古腴爲秦漢詞華之文所師法。昌黎薄左氏爲浮夸。或以此歎。然左氏所紀神祇巫卜之事。詞尤奧博。古色陸離。窮極幽渺。茲不備論焉。

第八節 國語駢散相合之文

國語文法。曲則媿於左傳。文亦整散兼行。如祭公諫穆王之言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戒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荒服者王。以上皆四言之工整者也。又云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祝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則六言之工整者也。但不若六朝人之專意駢四儷六耳。仲山甫諫宣王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族。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雖三五錯綜。未嘗不對待整齊。單襄公過陳而歸。告於定王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後世駢文引天象者。類如

是造句。六句字第四字用而字。尤爲六朝句法之準繩。胥臣對晉文公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籛條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瞶司火。凡此之類。皆字奇語重。駢文家炫博洽者所師也。照今日類典較多。識奇字者未必博洽也。

第九節 戰國策駢散相合之文

戰國策爲古文之雄勁者。然其中往往雜以駢語。而風格益高峻。黃敬說秦王曰。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氏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類格調。建安以後多摹之。讀李蕭遠運命論可見也。莊辛論幸臣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魏晉以後。言事之文。每多引譬喻爲起筆。亦詩人比興之遺也。蘇秦說趙。謂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

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皆以數名對數名。地名對地名。極爲工整。謂秦劫韓。苟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雖對仗極工。然非尋常駢偶。家所能學步矣。魯共公論亡國曰。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台。強臺之樂也。其論最正。其辭甚妍。後世相如之流。爲古豔體。其鋪張更甚於此矣。

第十節 孔孟荀諸子皆駢散相合之文

孔子之文。如文言之聲偶。論語之整肅。爲萬世所師法。孟子之文。整散兼行。不如孔子之簡要。孔子言入則孝。出則弟。孟子則言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孔子言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孟子則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文之駢者。亦不過層疊之句而已。荀子之辭。視孟子爲妍。勸學篇言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修身篇言跖步不休。跛鼈

千里累土不輟。邱山崇成。不苟篇言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榮辱篇言呻呻而眺。鄉鄉而飽。非相篇言聽其言則詞辨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凡此皆裁對整齊。孟子七篇所未有也。荀子賦篇所言螭龍爲蝦蟇。鴟梟爲鳳凰。比干見刳。孔子拘匡。又云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皆駢偶用韻。音節清涼。而義理之正。不媿繼起孔孟之後矣。

第十一節 老莊列諸子皆駢散相合之文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數。老子之文高澹。其對待整齊者多類此。若莊子文之對待者。則多腴辭藻飾。如逍遙遊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齊物論曰。螂蛆甘帶。鴟鵂嗜鼠。人間世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也。大宗師曰：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莊子之文，其奇闢類如此。其間僻字與詞，雖不聯屬，後世駢文家亦擷以資潤飾焉。列子之文，不逮莊子。其駢語用韻者，如天瑞篇曰：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云云，皆似魏晉間語。又云：后稷生於巨跡，伊尹生於空桑之類。裁對亦工整。莊列文之偶儷者，不可枚舉。茲特略舉其一二耳。

第十二節 管晏諸子駢散相合之文

管子之言治，層出而不窮。故多層疊之文。牧民篇言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皆四言之整潔者也。形勝篇言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又云：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則於魏晉以後之儷體矣。晏子之文亦潔矣。其近於儷體者，如

諫禱雨云。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引喻最妙。諫熒惑守虛之異曰。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迹。孛星在旁。則駢偶而用韻矣。諫朝居殿曰。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合縷疏之緹。以成梯幕。其叙古治之勇則曰。左操驂尾。右挈鼉。其叙退處之窮則曰。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皆似魏晉人詞藻。或謂諸子多僞託。然藻詞之古腴者。周秦間恆有之。未可盡斥爲僞託也。

第十三節 孫吳諸子駢散相合之文

孫子言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皆一意而疊爲二三句。又言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則摹寫聲勢。已開漢魏告功之文體矣。又引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又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其文皆對仗整齊焉。

吳子言於魏文侯。其辭如革車奄戶。縵輪籠轂。皆潤以古藻。又言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則文以妙喻。其旨則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二句而已。其料敵之言曰。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日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其文亦對仗整齊焉。又言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則與孫子所言同意而異其詞矣。大抵文法如兵法。善用兵者。或止齊步伐。或縱橫掃蕩。駢文者。止齊步伐之文也。散文者。縱橫掃蕩之文也。按吳孫兵法。以行文亦整齊有法度矣。

第十四節 墨子駢散相合之文

墨子首篇親士第一。其文有駢偶用韻者。曰。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有數典之駢語。曰。比干之瘡。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有引喻之駢語。曰。江河之水。非

一水之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修身篇言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則文雖排偶而意則質實矣。所染篇言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伊，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則文雖排偶而氣則近於儒者矣。公輸般篇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輦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則文雖排偶，其善爲說辭，可謂辨矣。墨子之道，疇昔與儒術並重。唐以其書久束高閣，無復肄習其文者矣。

第十五節 韓非子剏連珠之體

韓非子文之工整而深中事理者，如安危篇曰：安危在是非，不在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衆寡。外儲篇云：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韓非

子最惡文學之士。其言曰。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數語亦對仗工整。其譬喻之精妙者。如以肉去蟻而蟻愈多。以魚驅蠅而蠅愈至。其駢語之古奧者。如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之類是也。又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後世作駢文者。於四字句。刪除虛字。自覺簡古矣。韓非之文。如云。發困倉而與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則深刻而不近情矣。內外儲說。寶連珠體所昉。淮南子說山。卽出於此。漢班固以後。遂遞相摹仿矣。抱朴子尤類連珠。則漢以後之文體。漸有變遷也。

第十六節 屈宋騷賦皆散駢相合之文

楚辭爲詞章家所祖。其奇字奧旨。多爲作駢文者所摭拾。然其辭不盡駢偶。亦間有對待者。其中間以兮字。如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名與

字相對。正則與靈均相對也。亦有四句相對待者。如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堯舜與桀紂相對。遵道與捷徑相對也。如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則數目之相對也。又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則朝夕相對也。又云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則衣裳相對也。宋玉九辯所云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委黃。其對待句亦間以兮字。招魂所言赤蟻若象。元蜂若壺些。五穀不生。叢管是食些。則以四言句爲偶儷。而繫以些字也。又云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樹。臨高山些。則七字皆對待而繫以些字矣。光風轉蕙。汜崇蘭些。唐人且去其些字。入七言律詩之中矣。屈宋葩豔。擷之不盡。好學者當取楚辭騷賦。誦習焉。

第十七節 呂氏春秋駢散相合之文

呂氏春秋稽古擇言。取材鴻富。哀集衆長。詞旨精備。呂氏旣勤襲前人之言。後人又勤襲呂氏之意。裨販習氣。實自呂氏開之。其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藥。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枚乘七發。卽襲其詞。有始覽曰。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穀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淮南子地形訓。卽襲其詞。呂氏春秋徵引多似類書。本味篇言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雉鱗之翠。述蕩之璧。旄象之約。凡言一事。必臚舉數條。整齊對待。後人駢文之炫博者。遂資以爲獮祭矣。

第十八節 李斯駢散相合之文

李斯之文。最綺麗者。上書諫逐客是也。其辭曰。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

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如此之類。其才思豔發。迥非先正清明之體矣。真西山文章正宗。不錄李斯諫逐客書。惡其文勝質也。然宣聖於變風變雅。存而不刪。論文章之流別。固不可因人而廢言矣。

第十四章 駢文又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之別

第一節 總論四體之區別

文章難以斷代論也。雖風會所趨，一代有一代之體製，然日新月異，不能以數百年而統爲一體也。惟揣摩風氣者，動曰某某規摹漢魏，某某步趨六朝，某某誦習唐駢文，某某取法宋四六，然以文體細研之，則漢之兩京各異，至於魏而風格盡變矣。六朝之晉宋與齊梁各異，至於陳隋而音節又變矣。而唐四傑之體，至盛唐晚唐而大變，至後唐南唐而盡變矣。宋初揚劉之體，至歐蘇晁王而大變，至南宋陸游而盡變矣。吾謂漢魏六朝駢散未嘗分途，故文成法立，無所拘牽。唐宋以來，駢文之聲偶愈嚴，用以記事則近於複，用以論事則近於衍。故李中者駢體文鈔，起於秦而迄於隋，取其合不取其分也。至於陳均之唐駢體文鈔，曹振鏞之宋四六選，編帙輕便，坊肆通行，欲窺四體大略，讀三家所鈔，亦可見矣。必欲剖析各家文體而詳說之，非舉四庫集部之文盡讀之，不能辨也。

第二節 漢之駢體至司馬相如而大備

周衰文盛。辭藻始尙鋪張。楚漢之際。戰攻未已。文統中輟。及賈誼枚乘出。西漢彬彬乎風雅矣。蜀郡司馬相如集賈枚之大成。合戰國策楚辭之奇變。遊梁作子虛賦。武帝讀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因狗監楊得意。知相如名。召問之。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故上林賦曰。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灑灑。出入涇渭。鄩鎬濛濛。紆徐委蛇。經營乎其內。云云。又云。於是游戲懈怠。置酒乎灑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虛。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其文則源於李斯諫逐客書矣。其封禪文極雲亂波涌之觀。語有歸宿。難蜀父老。藻思絕特。尤爲擷香拾豔之淵藪。吳江吳育論相如之駢體。有書之昭明。詩之諷諫。禮之博物。左之華腴。故其文典。其音和。盛世之文也。其

推崇之意豈溢美乎

第三節 揚雄仿司馬相如之駢體而益博

揚雄蜀郡人也。蜀郡文章自司馬相如開之。而揚雄爲之後勁。成帝時揚雄作羽獵賦。長楊賦。卽仿相如之子虛上林而作也。羽獵賦云。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云云。皆極力鋪張。數典繁博。李申耆曰。子雲善做。所做必肖。能以氣合。不以形似也。細尋之。乃得做古之法。又揚雄解嘲。仿東方朔答客難。猶其餘事也。十二州箴。百官逝。取式經訓。爲四言之極則。崔駰班固所不能肖也。桓譚新論言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今世所傳揚雄劇秦美新。元后詠。皆作於王莽篡漢以後。大爲世人所詬病。明時蜀人有揚慎者。能博覽羣書。自擬於揚雄後人。爲揚雄極力申辨。且痛詆朱子以報之。抑揚氏

之賢子孫乎。

第四節 後漢班固張衡之駢體

少讀文選。開卷卽得班孟堅之兩都賦。張平子之兩京賦。皆設問答之辭。極衆人之所眩矐。初讀時。竊謂今人仿古製。古人必有所仿。及讀子虛上林二賦。乃定相如爲兩漢駢文之宗主焉。班氏之文。雖出於相如揚雄。所著典引。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殆欲凌駕前人而力未逮也。典引裁密思靡。遂爲駢體科律。然語無歸宿。閱之覺茫無畔岸。所以不逮卿雲。張平子應問。文體似班孟堅之賓戲。而詞尤博瞻。應問篇。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鼃鼃蟄。雖裁對精密。然非六朝文士所能學步也。張平子四愁詩序。謂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故託辭淵永。得比興之遺也。

第五節 後漢蔡邕之駢體

蔡伯喈篆勢云。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又云。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曹子建洛神賦。卽摹此格調也。後漢文體與魏人文體不能剖析分界者。以此。隸勢曰。兔能星陳。鬱若雲布。幾幾乎齊梁之先唱矣。邕撰太傅文恭侯胡公碑曰。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又云。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其諛胡廣也甚矣。太尉揚公碑。則言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陳太邱碑。則言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紀。猶爲頌揚得體者也。郭有道林宗碑曰。若乃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雖四六之文。實異於尋常之諛墓也。胡夫人神誥曰。夫人躬聖善之姿。蹈慈母之仁。胡夫人靈表曰。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皆言之得體者也。後人諛墓。

奉中郎之遺矩。昔之佳句。今日幾成濫調矣。

第六節 潘勗冊魏公九錫文之體

九錫禪詔。類相重襲。愈襲愈濫。不過亂世貳臣。獻媚新主之辭耳。故盛世文人。屏之而弗屑道。然此體文字。自魏晉以至唐宋皆用之。論文體之源流正變。不能不歸獄於潘勗之作。備也。曹操戰功頗多。潘勗臚列不遺。每一款下。輒繫之曰。此又君之功也。此又君之功也。重重疊疊。實類駢拇枝指之無所用已。且曰。雖伊尹之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潘勗之奸險。罪不在曹操下矣。冀州十郡。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三面距河。既有茲土。漢雖有英主起。亦不能復制。而曹丕遂從容受禪矣。潘勗之辭。如云。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家社。猶屬典重之語。晉宋齊梁陳隋。文益冗而詞益費矣。趙宋之初。陶穀袖中。

禪詔。直是夙構。自是以後。遼金元明。皆以征伐爲革除。不復用此虛文矣。其虛文之存於史乘者。亦可考當時之體焉。

第七節 魏曹植之駢體

曹子建之文。步武中郎。有雍雍矩度者。惟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體製典重。其辭曰。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肩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而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紹顯上世。追存三代之體。兼紹宣尼之後。云云。誠不媿制作之文。可以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文心雕龍云。陳思叨名。體實綏緩。文皇誅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李申耆曰。文之綏緩。誠如所譏。使彥和見江謝之篇。更不知作何彈詆。至其旨言自陳。則思王以同氣之親。積譏讒之憤。述情切至。溢於自然。正可副言哀之本致。破庸

冗之常態。誅必四言。美無前典。固不得援此爲例。亦不必遽目爲乖也。

第八節 六朝駢體之正變

駢體隸事之富。始於晉之陸士衡。織詞之縟。始於宋之顏延之。齊梁以下。詞事並繁。淒麗之文。如江文通。鮑明遠。俱臻絕調。丹青昭爛。元黃錯采。跌宕靡麗。浮華無實。而古意蕩然矣。蕭氏父子。其流斯極。簡文帝大法頌。馬寶頌。題皆不經。而文之華腴。不下顏鮑。且裁章宅句。彌近彌平。斯固後來所取法也。其間文士。如任昉。沈約。邱遲。徐陵。庾信爲之。莫不淵淵乎文。有其實焉。齊梁啓事短篇。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大都以雕飾爲工。而近於遊戲。何仲言爲衡山侯與婦書。庾子山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以夫婦之親。贈寄之常。亦必倩文士爲之。其崇尚虛文。無所不至矣。吳叔庠之餅說。韋琳之鮪表。袁陽源之雞。九錫文並勸進。

則詼諧辨譎。有類史之滑稽傳者。以文理文法繩之。當屏之文苑之外矣。

第九節 徐庾集駢體之大成

昭明文選以後。集駢體之大成者。有二人焉。徐孝穆庾子山。其健者乎。其駢體緝裁巧密。頗變舊法。多出新意。其佳者。緯以經史。故麗而有則。徐孝穆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曰。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助華。鳴謙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光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牒攸歸。何至堯門之瑞。則字字調聲。聲協矣。庾子山賀平鄴都表曰。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殊禮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函八荒之志。其揆一矣。凡數目字。亦皆工對。是王勃以前。已有算博士也。孝穆上梁元帝表。有聯語曰。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與王僧辨書中。亦用

此一聯駢文多勦襲陳言。雖一人爲之。或不免錄舊也。徐庾以前之駢體。猶間以散文。徐庾興而散文幾不見於集中矣。故駢文之極則。徐庾其集大成者乎。世人右韓柳而左徐庾。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第十節 唐初四傑之駢體

初唐四傑。王楊盧駱並著。今世傳本有王子安集十六卷。楊盈川集十卷。盧昇之集七卷。駱丞集四卷。自裴行儉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四傑遂爲人所輕矣。雖然。有裴行儉之器識。然後可議四傑之文。藝。否則以不學無術之徒。妄詆才士。豈得其平。杜詩云。王楊盧駱常川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責世之輕論古人者也。王勃爲四傑冠。其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張燕公讀之。悉不解。訪於僧一行。亦僅解其半也。其博洽亦豈易及。

舊唐書楊炯本傳中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援引經術。最有根柢。蓋詞章瑰麗者。必能貫穿經籍也。盧照隣遭遇坎坷。所傳篇什亦少。窮魚病梨。皆賦以自況也。駱賓王之文。討武曌檄最著。雖武曌亦惜其才也。嗚呼。彼三傑未可知。賓王草檄於僞周臨朝之際。聲罪致討。爲天下先。其舉動亦人傑哉。

第十一節 燕許大手筆之駢體

張說蘇頌。雍容揚揄於盛唐開元之際。其文章典麗宏贍。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號曰燕許。而張燕公集爲尤著。讀張說之大唐封禪頌。蘇頌之大唐封東嶽朝覲頌。崇宏鉅製。雖不逮西漢封禪之文。然矩度秩然。異於六朝衰世之作。張說撰姚崇神道碑。宋公遺愛碑頌。喬皇典雅。粲然成章。蘇頌撰中宗謚冊文。睿宗哀冊文。雖無史魚之直。其文則工整矣。張說爲留

守奏瑞禾杏表。以獻媚於天冊金輪皇帝。謂炎帝教洽於人心而嘉禾秀。周公理合於天道而嘉禾豐。又云聖道隆渥。靈祚宏多。朱萼素花。彰孝理於詩傳。一莖九穎。合德躍於祥經。由此觀之。張說之文品亦卑矣。蘇瓌父蘇瓌。於中宗時。力斥韋庶人。抗辯不屈。瓌有父風。所作夷齊四皓優劣論。曰。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是可以見蘇瓌之志矣。

第十二節 李杜二詩人之駢律

李白杜甫。以蓋世詩名。鼓吹盛唐之中葉。其文遠不逮其詩。然當四傑之後。而不規規於四傑之窠臼。則李杜之駢文。亦足以各成一體矣。李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其文之著者。若上韓荊州書。春夜宴桃李園序。皆爲宋明清以來古文選本所批點。二篇固爲李白文之質實。

者也。李白集中送蔡十序有朗笑明月時眠落花一聯。送張祖監丞序有紫禁九重碧山萬里一聯。大抵涉筆成趣。不待規削而自圓。唐之駢文。間以散文者。猶漢之散文。間以駢文耳。杜甫之文。如畫馬讚之類。四言雅鍊。雖不足以比兩京。視六朝則有過之矣。然六朝徐庾詩歌。已多偶儷。亦如漢魏散文中之駢語耳。有唐一代。文體歧枝。社會進步。人事繁雜。文亦隨之。文之用古體駢體。各視乎性之相近。及用之適宜耳。又何必相譏相詆乎。

第十三節 陸宣公奏議爲駢體最有用者

唐德宗因朱泚之變。幸奉天。集臣猶請加尊號。以應厄運。陸贄謂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乎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帝納其言。但改年號。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

人誰肯懷。乃別爲詔。悔過引咎。其最切盡者曰。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云云。山東士卒。讀詔書無不感泣。故興元得以中興。其餘奏議。皆切中時弊。雖言必成儻偶。音必調馬蹶。然樸實陳說。毫無浮響。論治亂之略。疏論徵稅。疏論納諫。疏論關中事宜。狀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請罷瓊林大盈庫。狀論兩稅以布帛爲額。狀請罷兵。狀雖處亂世。事暗君。所言所行。皆足補劑末運。在專制時代。駢文豈無大用者乎。宣公因論裴延齡之姦邪。貶忠州別駕。終難竟其懷抱。是可哀也。

第十四節 元白溫李之駢體

唐代詩人。善言兒女情者。至元白而盛。至溫李而極。元白皆能古文。元稹

滔滔清絕。白居易灑灑敷詞，皆可傳誦。其駢體亦擅場，而文詞每多浮麗。求其典重者，如元稹追封宋若華河南郡君制曰：司徒之妻有禮，齊加石窳。廷鄉之母有德，漢置封邱。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制曰：鷹隼擊則妖鳥除，弧弓陳而天狼滅，皆字字矜鍊矣。白居易太湖石記曰：有盤物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尊官，神人者有纈潤削成如球瓚者，有廉稜銳劒如劍戟者，則駢語之近於古者矣。溫庭筠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其詩不出綺羅香豔，其文雖規規駢偶之中，觀其上蔣侍郎啓，上令狐相公啓，皆平正不入惡道。李商隱初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乃學章奏，同時溫李齊名，然商隱詩多感時事，得風人之旨，非溫飛卿比也。商隱上河東公啓曰：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伎，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又云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義山集中之錦瑟碧城。

不過子虛烏有耳。

第十五節 宋初西崑駢體步趨晚唐及北宋諸家異同

吾論唐駢體以李商隱爲殿。蓋以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輩皆以李商隱爲宋法也。宋史楊億本傳所著有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麓各集。今所傳者惟武夷新集而已。楊億等時際昇平。其爲文春容大雅。無唐末五代衰颯之氣。西崑酬唱亦極一時之盛。呂祖謙宋文鑑不尙儷偶之詞。楊億之表啓亦采錄焉。其駕幸河北起居表曰。毳幕稽誅。鑿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氓後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而耀武云云。可謂有典有則矣。賀刁祕閣啓曰。羣玉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兼該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台之祕記。辨

魯壁之古文。克分亥豕之非。榮對鬼神之間。允資鴻博。式副選掄。云云。詞意爽潔。猶存古意。厥後歐蘇四六。皆以氣行。晁無咎又以情勝。北宋之駢文。亦屢變其體裁矣。

第十六節 南宋駢體汪藻洪适陸游李劉諸家之異同

南宋駢體。浮溪集爲最盛。汪藻爲隆祐太后草詔。告天下以立康王之故。其警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一時推爲雅切。故逮炎之詔書。多出於汪藻。紹興間洪适知制誥。撰親征詔。其警句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成肥水之功。鬥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文氣亦復勁健。陸游詩學老杜。爲南宋第一人。其賀禮部鄭侍郎啓之警句曰。文關國之盛衰。官以人而輕重。籲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鐘鼓之間。歛福錫庶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其文可謂工雅得體者矣。李劉待

制寶章閣。長於偶儷。著有四六標準。南宋駢體之專家也。其餘劉克莊之後村集。名言如屑。方岳之秋崖集。麗句爲隣。迄於文山。名作相望。考南宋文範。視北宋又何多讓焉。

第十七節 元明以來四六體之日卑

駢體之文。自宋四六後。元明皆等諸自檜耳。元之駢體。猥猥瑣瑣。明之駢體。疎疎落落。無足徵引。其文集存於今者。不下千餘種。名篇鉅製。不如漢魏六朝唐宋之中駟也。最陋者屬對雖工。其詞則以巧而愈佻。甚至以卦名對卦名。以干支配干支。立定間架。幾如刻板。至於官場尺牘。齋醮青詞。膚廓陳濫。萬手一律。其佳者亦僅資諛頌耳。况時文旣作。排偶斯極。類典串珠。花樣集錦。凡村塾傳習之兔園冊子。大抵皆明季周延儒輩爲之。大江南北。父兄訓子弟者。無不以選聲檢韻爲入學之門。竭天下英俊之才。

使之流連於聲調中。鼓之吹之。舉國若狂。此明人所以作帖括以制處士也。

第十八節 清代駢文之盛及民國駢文之廢

清代駢文卓然號稱大家者。長洲尤西堂氏侗。宜興陳迦陵氏維崧。最爲卓出。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久矣。紹興胡稚威氏天游。爲文奧博。得燕許二公之遺。錢塘袁簡齋氏枚。能於駢體中獨抒所見。辨論是非。昭文邵荀慈氏齊燾。玉芝堂集。尤能上下六朝。同時與荀慈爲駢文者。有武進劉圃。三氏星煒。錢塘吳穀人氏錫麒。南城曾賓谷氏煥。全椒吳山尊氏薰。皆不媿驂行四傑。其外洪稚存汪容甫二人並稱。然洪奇汪秀。各有擅場。或謂清代駢文之長。無出汪洪之右者也。蓋散文以達意爲主。空疏者猶可敷衍。駢文包羅宏富。儉腹者將無所措其手足。自道咸以後。士林僉尙

古文駢文漸衰。梅伯言曾滌生有以創之。清之末葉。湘潭王湘綺氏實駢文專家。民國肇興。南社諸子多能駢文。但歐化東漸。文學革命起。胡適氏爲革命鉅子。排擊古文駢文。而白話文尙焉。



1343

